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辦理計畫成果報告」

研究名稱

「大甲溪流域泰雅族三大戰役」調查(上)
-烏來里馬戰役部份

成果報告書



受委單位：苗栗縣原住民工藝協會
研究主持人：尤巴斯瓦旦
協同主持人：弗耐瓦旦、尤瑪達陸
時間：民國 105 年 12 月 23 日

「本報告內容及建議，純屬研究小組意見，不代表本機關意見」

「大甲溪流域泰雅族三大戰役」調查(上)
-烏來里馬¹戰役部份

目次

第一部份 三大戰役背景

壹、緣起與目的	3
貳、日本殖民台灣的重大政策	4
參、日本理番政策中「原住民(番人)」的定位	6
肆、日本隘勇線前進隊	7

第二部份-烏來里馬戰役始末

壹、烏來里馬社族源、遷徙與分布	10
貳、關鍵性地圖	12
參、前期-北港溪戰役	17
肆、中期-遭受「番人奇襲隊」四次奇襲	22
伍、後期-逼遷到谷關地區	29

第三部份 - 「烏來里馬戰役」田野調查

壹、主要受訪耆老背景、時間、地點	31
貳、「烏來里馬戰役」田野調查訪談耆老名單	35
參、「烏來里馬戰役」田野圖片	36
肆、大甲溪流域三大戰役相關歷史事件年表	47
伍、田野報導人簡介	49
陸、田野訪談錄部份	51
柒、相關地圖	86
參考文獻	92
「烏來里馬戰役」相關二張照片	94

¹「烏來里馬」一詞取自泰雅語 ulay-rima，是一群住在大甲溪上游左岸白狗大山北麓青山峽谷一帶泰雅人之自稱。「日治時期原住民政務」第三卷(原名:理蕃誌稿) p. 174 內用「烏來盧馬」；同一卷書 p. 559 用「烏來魯馬」。為了更貼近泰雅語的原文 ulay-rima，在此統一採用「烏來里馬」。

第一部份-三大戰役背景

壹、緣起與目的

戰爭是人類社會一種無可避免的病態，人類文明的進步要靠競爭，而競爭的極致就是戰爭。歷史告訴我們被戰爭淘汰的國家民族，不外三種，一是窮兵的好戰者，一是耽於逸樂而忽略國防準備者，另外一個是被侵略者打敗而被收編的少數民族及原住民。史實見證者，在這場戰爭遊戲裡，少數民族及原住民極大部份都是輸家，外來入侵者進入少數民族地域，往往無視於在地原住民的存在，肆無忌憚進行掠奪侵佔與殺戮。台灣原住民屬於第三者，清朝時期，清軍將原住民族由西部平原趕到高山；日治時期，日軍又以現代化軍事裝備，優勢的軍力，攻入原住民居住的深山，雙方在極懸殊武器兵力之下，日軍侵佔各個原住民的各大山脈與傳統領域，然後再以「集團逼遷」方式，強制原住民由各高山深谷移入平地，以利其掠奪開發山林資源，而且將頑劣部族予以打散，發配到不同地區部落，防制他們再團結反抗。至此，日本「理番計畫」終告完成，逐漸推行皇民化政策。二戰結束，中華民國接收台灣，接續遵行日本殖民政策，將台灣土地，包括中央山脈兩側高山民族傳統土地全部國有化，並推行其同化政策，時至今日。

當戰爭的型態由部落戰爭轉型為國家戰爭時，整個戰爭的結構與結果也變了。部落傳統出草活動進行時，都會伴隨一系列神聖的儀式，包括準備期、組織、守禁忌、占卜、出發、厭勝、襲擊等歷程，部落人遵守 gaga²，重視祖靈的構通，敬重敵我雙方的生命，一旦目的達成，即停止一切殺戮。日本政府進來之後，一切都變了，「親日番」被日本組織成專門獵殺「抗日番」的奇襲隊，神聖的馘首文化拋諸腦後，聽命日方貪婪、邪惡命令，如野獸一般儘行殺戮。

2011年9月，台灣上映電影《賽德克·巴萊》，重現八十年前台灣發生的霧社事件。台灣全島內心沸騰，票房直線上揚，賣座奇佳。電影《賽德克·巴萊》熱映，片中被塑造成抗日英雄的賽德克族頭目莫那·魯道，在大甲溪流域和泰雅人眼中，卻不見得是英雄。因為霧社事件發生的前幾年，大甲溪流域沿岸泰雅族部落曾經遭到「親日番」所組成的「番人奇襲隊」攻擊獵殺。司拉茂地區的泰雅人曾經被日方所派遷不同族群的「番人奇襲隊」輪番奇襲，族人慘遭馘首殺戮。青山峽谷之內二個小部落，統稱烏來里馬社，也遭到莫那·魯道率領的「霧社群」奇襲隊屠殺，老弱婦孺遇害共二十六名。當逃過一劫、如今年逾八十歲的泰雅族耆老蘇樣·瓦浪，以母語忿忿地說：「莫那·魯道不是英雄，當年他幾乎滅了我們的村」，原民會前主委、賽德克民族議會召集人瓦歷斯·貝林坦承，「確實有這起殺人事件！」（台灣蘋果日報 2011年09月12日）。青山峽谷小部落被屠殺只是一小部份，而大甲溪上游司拉茂群、司考耀武群的泰雅部落更是被國家戰爭

² Gaga 泰雅族法律、規範、制度等

機器和奇襲隊輪番蹂躪剿滅。國家戰爭深入部落，取代了以 gaga 為核心的部落戰爭，殺戮不再是族人心目中神聖的「馘首(mgaga)文化」，「親日番」變成國家用來操弄大屠殺的戰爭機器。

日本進入泰雅族部落，族人為了保衛家園領土，保護家人，沒有一個部落不起來抗日，有單一部落性的出擊，有整條流域部落聯合抗日，更有跨越山脈、河流各個族群聯合起來對抗日本，大大小小戰役不下二三百回合，大甲溪流域三大戰役戰役只是泰雅族在台灣中部地區大型的戰役之一。到部落耆老訪談部落曾經發生的戰役，將會發現這個民族的韌性與偉大，看見這個民族威武不屈饒勇善戰剽悍的民族性，知道這個民族背後所堅持的自由平等與尊嚴。清國時期曾經多次派軍隊入山征剿，一直都無法得勝，日本人進入台灣，用一般撫育「理番」不成，最後動用國家軍隊，以極優勢的軍力與現代化武器，方能將「北番」泰雅族平定征服，這就是高山紋面民族泰雅人的族性。

部落耆老告訴我們：「殺戮不是很好，非不得以當敵人入侵時，就要勇敢捍衛家園，起來戰鬥」。戰爭所帶來的傷害是極大的，傷痕久久才能療癒，我們應該記取教訓，但不可以記恨，因為像日本人的這種行為，它是人類貪婪自私之心所引起，這是「獸性」，我們是人，不應該如此。我們必需朝共存、共有、共享很有「人性」的社會邁進。

戰爭史代表一個民族光輝燦爛的冠冕，一場戰役一個冠冕，每場戰役都是族人用生命打下來的，相信台灣人的血液，包括漢人與原住民族，血液裡都蘊藏這個生命。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洪流裡，台灣本島的人如果接續祖先的冠冕，懷抱祖先的榮耀，堅定民族的認同與內心永恆的歸屬，就不會迷失消亡。有朝一日「泰雅族戰爭史-大甲溪流戰爭史」出版下來，就可以從讀者眼中看見驚奇，看見希望與驕傲，這是整個台灣人的核心資產。

貳、日本殖民台灣的大政策

日本佔據台灣，並不是那麼平順，日本接收清國所割讓的台灣，遭遇西部平原漢民族與高山原住民族的阻擋，因此治理台灣有幾個階段性的策略與方向。

一、「平定漢民族」

1894³ (日明治二十七、清光緒二十) 年，中日甲午戰爭，清軍戰敗，兩國訂立馬關條約，清政府賠償大筆軍費外，並割讓臺灣本島及附屬臺灣之各島嶼及澎湖列島予日本，而臺灣、澎湖則從此由日本殖民統治五十一年。日本據臺之後，

³ 一律以西元來呈現年代。明治 33 年為 1900 年；也就是民國元年；大正元年為 1912 年。

首先遇到漢民族強烈反對，各地抗爭事件風起雲湧，日本當局在戎馬倥傯之際，對於分住於崇山峻嶺之原住民只能採取懷柔政策，盡力安撫籠絡，而不為積極討伐，僅行數次威壓性之討伐而已。為了有效管理原住民，日本官方訂出另外一套有別於漢人的制度，以獲得山林資源與土地，因而在不同時期定訂了不同的「理蕃政策」以行使其統治之權。

日治前期，日本政府以壟斷的模式對山地資源進行開發，將原住民傳統領地沒收，歸為「國有化」，並以「集團迫遷」政策，強迫原住民遷出原居住地到淺山或別處，集中管理；同時延續前清於沿山地帶以武裝防備原住民的「隘勇」制度，擴大設置「隘勇線」，防止原住民進入隘勇線內以利日本樟腦事業的進行。

二、第一次理蕃計畫-隘勇線前進

平定漢民族之後，1906(明治三十九)年起，日本政府為積極開發與掌控山林資源，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更進行了將近十年的掃蕩威壓「理蕃政策」。首先採取「隘勇線前進」策略，以鎮壓、威脅手段企圖將隘勇線外的原住民遷居線內並實施撫育、授產等好處，使其成為線內的「歸順番」；相反的，那些留在線外反抗、不願移住的原住民，則以封鎖形式，縮小圍堵其生活圈，並禁止一切物品之交換，期逼迫線外番因食鹽、食物等民生用品的匱乏，而考慮歸順成為「線內番」。此時期，共計畫開鑿十條隘勇線及一條經中央山脈縱貫南北的隘勇線。對南部原住民族群歸順者仍採取安撫籠絡手段，對於北部原住民族群和南部部分不順從之部落，積極擴張推進隘勇線，促使「線外」原住民「自行」遷居「線內」，嚴格管制人員進出山地、物品交換、槍、彈藥，迫使原住民歸順。

三、第二次理蕃計畫-討伐隊征剿

1910~1914年(明治四十三)年，日方以武力圍剿為手段，定出鎮壓原住民反抗勢力的策略，運用龐大軍事力量進入原住民領域。一方面實施嚴厲圍堵及封鎖政策，增設隘寮及隘寮監督所、分遣所，配置巡查或巡查補，駐屯警部或警部補。另一方面又運用其絕對優勢軍、警力，進入深山進行討伐、掃蕩、剿滅未歸順之原住民。軍事彌平之後，沒收槍枝，並將殘存之原住民強迫遷至別地，令其失去重建家園之機會，打散部落的凝結力，切斷與原鄉的母帶關係。理蕃事務改由「警察本署」接管，透過警察系統建立其統治秩序，政策中禁止原住民擁有槍枝，改採「貸與」方式，僅於外出打獵時才能至管理蕃社的「駐在所」借貸槍枝與子彈，而想前往高山者得要登記取得「路條」(通行證)才能前往，徹底解除原住民的武裝，同時令原住民居住、耕種、生活在日方所設定的「蕃地」，限制其自由。

四、撫育與同化政策

隨著遷居隘勇線內「歸順番」的增加，及北部原住民的征伐工作大致底定，日本政府改以綏靖的「撫育」工作為首，對原住民採取「同化」政策，以開鑿理蕃道路、強迫集體移住蕃社、獎勵定地耕作、普及原住民教育、推行觀光、改善易貨制度、增加醫療設備、貸借狩獵用之槍械彈藥---等措施，企圖改變原住民傳統生活習慣。

五、皇民化之路

1930(昭和五年)年「霧社事件」爆發，引起總督府及日本國內政黨間的震撼。事後，總督府做了深刻的檢討，於1931(昭和六年)年頒佈新的「理蕃政策」大綱，要求理蕃課人員改以「愛」和「理解」為精神，將原住民視為「帝國子民」，以「同化」政策進行撫育、教化、醫療等工作，並注重警察之品格，以涵養原住民青年人具備「日本國民精神」為目標，引導原住民社會融入其所建構的「國家意識」「皇民化」之路。

(參考文獻：一 許瑞芳，〈日本殖民政策對泰雅族傳統文化的影響-以教習劇場《彩虹橋》演出為例〉，發表於「霧社事件-八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228-230。二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蕃誌稿 伊能嘉矩等編)第一卷~第二卷〉，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參、日本理蕃政策中「原住民(番人)」的定位

一、否定「原住民(番人)」的存在

1895年四月十七日締結中日馬關條約，日本政府任命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為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在八月二十六日公佈的「訓示」中說：「若欲拓殖本島，非先馴服生蕃」，由此可見樺山又有用「馴服」的方式來掠奪山地資源的意圖。民政局長水野遵，於一八九五年五月至八月底在其所提出的在臺施政報告『臺灣行政一斑』中，更明確地把山地人列入「殖產」(農林)的項目下，而與作為「地方行政」對象的漢人統治完全分開。把臺灣居民分為「文明」的漢人和「野蠻未開化」的「蕃人」。對待漢人，臺灣總督府司法部擬定了簡易的「殖民地法」來統治，但「蕃人」則完全地排除在「法制」的範疇之外。這充份顯示出日據時期「理蕃」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否定了臺灣原住民的基本人格和其尊嚴，而偏重山地開發的所謂「殖產興業」。(藤井志津枝，1997：4~6)

二、掠奪「原住民(番人)」土地

1895年十月三十一日臺灣總督府公佈「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

第一條 無官方證據，及山林原野之地契，算為官地。

第二條 臺灣交接以前，除有清國政府之允准執照者外，一概不准民人採伐官地之樹木及開墾官地。

日本政府決定採取依法斷然收歸官有的措施，以「無主(無契約)之地」名義，將台灣原住民世代擁有、居住的土地，收歸國有。沒有明確證明資料的，也就是所謂「無主之地」，其開墾權，乃都歸日本當局所有，「蕃地」因而則全歸日本所有。(藤井志津枝，1997：14、18)

三、把「原住民(番人)」視為類似禽獸的「劣等人種」

1903年兒玉總督訓令「臨時蕃地事務調查掛」時，表明其基本立場「這裡只談蕃地問題，因為在日本帝國主權的眼中，只見蕃地而不見蕃人」。日本帝國以「蕃地」在經濟上或財政上的利益為主，因此並不需要把「蕃人」當人看待。他說對待「蕃人」不以宗教家或慈善家的人道主義處理，也不必從法律技巧去謀求解決方案。因為「蕃人」為類似禽獸的「劣等人種」。(藤井志津枝，1997：153-154)

四、以「以番制番」處理「番害」

派軍警討伐不歸順的原住民(番人)，特別是那些避居到高山，日本軍警無法上山攻打時，就命令已歸順的原住民(番人)上山攻剿。被解除武裝而又被剝奪土地和生業的「蕃人」，其命運就完全操在日方的殖民地統治者手掌中，淪為只能出賣勞力的無產農民，充當隘丁或被利用為「以蕃制蕃」的工具，充任「奇襲隊」，專門擔當替日警討伐同胞的工作。(藤井志津枝，1997：148) 以服從為標準來評斷「生蕃」，認為他們「自日本帝國取得臺灣以來未曾服從，對帝國主權繼續維持叛逆狀態」。「生蕃」的「馘首跳梁」是積極的叛逆，「不納稅不守禁令」是消極的叛逆，因此主張：「國家對此叛逆狀態的生蕃，擁有討伐權，其生殺予奪。換言之，持地明確地判定「蕃人」的「出草」砍頭行為是對日本帝國的叛逆，而在理論上肯定日本對「蕃人」擁有討伐權，甚至於可以採取滅族政策。如此一來，凡是犯過「出草」的「蕃人」，不管是那一種族，即可被視為掃蕩殲滅的對象。(藤井志津枝，1997：156-167)(參考文獻：一、藤井志津枝，1997，《理番-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台北：文英堂；二、森丑之助，1917，《理番-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森丑之助編著 黃文新譯，1915，《台灣番族志 卷一》；三、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番誌稿 伊能嘉矩等編)第一卷-第二卷》，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肆、日本隘勇線前進隊

隘勇制度的淵源，可以追溯到明鄭時期的所謂「土牛」「紅線」，但是從制度的設立來說，是始於1788(清代乾隆五十三)年，福康安設立「隘丁」，以鞏固

「漢」「蕃」接壤地帶的安全。隘丁及隘寮為防番機關，設於有番害危險之番界，配置隘丁或隘勇，以駐防，其駐屯處所，稱曰隘寮。設有官隘與民隘之別。1895(光緒二十一、明治二十八年)年，清國將台灣割讓日本，清代所遺留之隘寮有八十所，隘丁一千七百五十八人，隘路達一百六十華里。唯當時日本當局正在和掃蕩西部平原抵抗日本的漢人，因此日本政府未暇顧及番地，致清代所留官隘概歸廢撤。1896年日本官方彌平漢人反抗軍之後，才開始把治台目標指向中央山脈兩側高山原住民。當時製腦事業正是世界各國爭相開發的重要經濟，樟腦為大宗外銷產品，除防蟲藥用和無煙火藥用途之外，也是賽璐珞(celluloid)工業的原料，產地以台灣和日本最有名。台灣總督府採取樟腦專賣政策，全力開發，除了保護日本國內樟腦業者的利益，並藉此驅逐德、英外商在台經營腦業的勢力，達成獨霸世界樟腦市場的目的。

1899年台灣總督府在台灣全島已經設立了六個樟腦局，包括台北樟腦局、新竹樟腦局、苗栗樟腦局、台中樟腦局、林圯埔樟腦局、羅東樟腦局，其開採腹地含蓋整個高山上原住民，首當其衝受害面最廣大地域是中北部的泰雅族。製腦事業日漸興盛，出人番地者眾，番害隨而頻繁。土地被侵佔，生活環境被緊縮情形之下，泰雅族各個部落都起來反抗，台灣西部中部以北平原丘陵淺山地區，各地番害頻傳，樟腦局訓練出來的「隘勇」，這些熟番組成的壯丁，根本無法事禦「生番」的勇敢善戰，僅在1899年七月至九月宜蘭地方樟腦局剛開辦時，共發生五次「番害」，死傷者達四十餘名之多。雖然隘勇、警丁不斷遞補增加，但仍然無法阻止「番人」的襲擊。台灣總督府為山保護樟腦事業的利益，採取加強警備的措施，以國家須算把「隘勇」整頓擴大，變成一支雷警察直接指揮的警備系統，隘勇步入制度化的過程，也是「番人」團結抗日日趨激烈的時期。(藤井志津枝，1997：102~112)。

日本總督府在台中地區官設隘勇路線，一、為東勢角支署附近，1 自水底寮經馬鞍龍、二櫃、三隻寮，2 水馬寮至三層埔，3 三層埔起經北港溪大坪頂至小埔社及自三層埔經內國姓至龜仔頭之支線。南投地區設有一、白葉坑至鹿高仔附近，二、統櫃庄附近。隘勇之指揮監督為警察機構，總督府以殖產課來主管隘勇制度。1903年，日本總督訂定理番施政大綱，一面開發番地資源，一面開闢前進隘勇線，包圍壓迫窘縮番族，從消極的防守進為積極的主動討伐。隘勇線前進隊的關建又不斷增加，深坑廳獅頭山至平廣坑間之隘路，桃園廳大崙崁白石山方面之隘路，南投廳埔里阿冷山至台中廳東勢角白毛山三隘路等。隘勇線設有隘勇監督所、隘勇監督分駐所、隘寮。監督所派駐警部，警部補，巡查，巡查補，隘勇等，隘勇線之警備機關更加堅實完善。當時隘路每一日里⁴之間平均設有隘寮六至十二所，每所派駐隘勇二至三人。隘寮每每隔四、五所即指定其中一所為隘勇監督所，派駐巡警部或警部補及巡查補隘勇。此外又設有一種流動隘警備，

⁴日本明治維新以後規定1里相當於3.927公里直至現在

名曰流隘，在隘勇線外或無隘勇線設備的地點保護製腦事業之員工。1906 年佐久間總督在警察本署內設置番務課，將原警務課所掌管之隘勇事項移歸番務課掌管。佐久間總督就任後，即規劃強硬的彈壓威嚇政策，出兵討伐。1907 年南投廳下即完成霧社方面隘路二十一日里餘路，開闢北港溪左岸隘路，並繼續開闢---。當時在南投廳方面，北港溪線擴張的隘勇線，由白狗監督所附近經白狗社、馬烈坡社、司拉茂社、司考耀武社至中央山脈連接宜蘭廳轄內之道路;眉溪監督所經霧社、道達社至土魯閣社;土魯閣社沿合歡山崎腳連接便宜隘線---。如此，自 1906 年佐久間總督就任後，年年開闢隘路，組織大規模的討伐隊，彈壓威嚇番族。(「台灣蕃政治」卷下，頁六九五~七〇六。)

荷蘭、西班牙、鄭氏王朝及清國雖然經略山地，但皆歸於失敗原因為原住民決死反抗。原住民並無文字的歷史，卻有傳說，他們相傳誇耀祖先拓地建社之事蹟，並認為應遵守其遺習，因而有一家專有之田園、林野，一社或一部族共有之獵地或漁場，皆區域分明不許相侵佔，有人侵略時要求賠償，連親戚、故舊亦不例外，若他人或他族侵佔則動武。他古來與動輒企圖侵佔領地之外敵區劃鴻溝，在高山峻嶺高山上之過著自由自在小天地，對於外面山下互面侵略殺戮的國家社會毫無所知。他們有尚武好勇之風俗習慣，且自幼時經家庭教養與部落族人平時訓練，養成強健體力及粗曠膽大的豪氣，發怒則如野獸，而且健步如飛，來去迅疾，到底無法預測，亦善於攀樹、泅水，尤其長於射擊，其一種戰術確實不可侮。使用火槍有毛瑟及斯奈德，連發槍也不少，泰雅、布農及排灣三族之火槍大多屬於此類。一旦與外敵相戰時，攻守同盟之團體舉社參與，同盟外之同族壯丁亦大多前來支援，並以殺人馘首，掠奪火槍為家門榮譽，其中慍悍泰雅族敢以兩三人突擊日方砲隊、機關槍或單身揮刀躍入日方壘內，其不怕死之勇氣確實令人不可設想。原住民難治之原因雖然出於強悍的民族性，但禍根完全在他備門手中對火槍和彈藥，必需沒收此等武器始能制服，於是日本政府決定下令推動「隘勇線前進隊」，強迫原住民繳械、歸順，不從則屠殺毀社。(理蕃誌稿 第二卷(上卷) 頁 3-4)

當時在南投廳方面，日本政府擴張隘勇線的方向，其一為北港溪線擴張的隘勇線，由白狗監督所附近經白狗社、馬烈坡社、司拉茂社、司考耀武社至中央山脈連接宜蘭廳轄內之道路這是縱貫北部中央山脈的主要隘勇線。其次為由眉溪監督所經霧社、道達社至土魯閣社;再由土魯閣社沿合歡山崎腳連接便宜隘線---。自 1906 年佐久間總督就任後，沿用清代開闢的舊有隘路，修築繼續往深山推進，並派軍警保護之。

早在 1897(明治 30)年間，賽德克族霧社群(dukudaya)和日本發生幾回合慘烈戰鬥，距埔里社八公里之山間-人止關，霧社群賽德克戰士在人止關扼制行軍回營之軍隊，使其蒙受幾乎全滅之損害，日本警察前後攻擊達五次，皆被賽德克族戰士擊退，折損為數相當多的日本警察、隘勇和般運工。1910(明治 43)年 12 月，

南投廳長久保通猷組織警部以下一千有餘名討伐隊，分為六個部隊，另設砲隊、輸送隊，向高山地區一直都不歸順的賽德克族霧社群、土魯固群、道澤群進行討伐。討伐隊由眉溪隘勇監督所出發，部隊配置在三角峰、立鷹、眉溪、哈朋、巴蘭等各線，並於三角峰、立鷹、巴蘭等各監督所以及見晴、西寶、溪上、石牙山、關頭等各分遣所設立砲台。第一對於土魯固群、第二對霧社群，予以問罪，命其繳械以表恭順。若不服從則以討伐行動令其屈服，使其切身感覺官威之不可抗拒。討伐時，主以砲擊為之，視其效果如何。起初開始砲擊之時，頓時施加猛烈砲擊，以極短時間內破壞其住屋及穀倉，使其糧食無法他遷，藉以嚇破其膽，迫促其投降。當時發射彈數高達一千五百二十三發，展開山地空前之大砲擊，施加如此之猛烈砲擊之後，原住民各社蒙受極大損害與傷亡，比鄰各社望風哀願歸順。1910年12月15日霧社方面討伐行動直到1911年3月霧社群才歸順下來。1911年4月隘勇線前進隊繼續向北港溪上游拜巴拉群、白狗群、馬烈巴群推進，6月1日才完全平定北港溪三個泰雅族部族。白狗、馬烈巴兩原住民部群之形勢雖已定，但司拉茂群、司考耀武群等，憑恃天險，仍在高山上頑抗不屈。日本隘勇前進隊從埔里攻下賽德克族-霧社、土魯固、道澤三群之後，繼續攻打北港溪上游泰雅族拜巴拉、白狗、馬烈巴三群。三個部族歸順之後，隘勇前進隊就停在司拉茂鞍部，不再繼續向大甲溪流域上游司拉茂群、司考耀武群前進。（理蕃誌稿 第二卷(下卷) 頁133-149、273-281)

第二部份-烏來里馬戰役始末

壹、烏來里馬族源、遷徙與分布

有關烏來里馬戰役始末，必需要回顧到他們的族源-北港溪戰役，然後再連接他們從故鄉逃離，翻越白姑(白狗)大山逃亡到大甲溪，在大甲溪上游重新建立新部落，「烏來里馬社」。此後，日本接二連三派「番人奇襲隊」到大甲溪上游搜尋他們，於是發生無數次突擊隊攻擊殺戮烏來里馬社的戰役。

一、族源

烏來里馬社是由二個小社所合稱，即「拜速社或畢亞桑社」和「戈賽旦社」，這二個小社的人都來自南投縣北港溪上游的泰雅族「白狗蕃(kinhakun)」，一個是邁西多邦社，另一個是馬卡那奇社，這二社日本俗稱白狗群(hakku 蕃)。當時的「白狗蕃(kinhakun)」，它們是沿白姑大山之南，即沿北港溪上游居住的部族，由三社組成，戶口有90戶，人口有449人。東接馬烈巴蕃，西鄰巴阿拉蕃，北至白姑大山，南以北東眼山與土魯固蕃、道達蕃兩個賽德克族的領域毗鄰。日人稱之為「白狗蕃」。

日治時期南投廳轄區內北港溪流域中上游有拜巴拉(maibara)蕃、白狗(hakku)蕃、馬烈巴(maleppa)蕃，大甲溪上游有司拉茂(Saramao)蕃、司考耀武(shikayau)蕃，濁

水河流域有萬大蕃、霧社蕃、道澤蕃、土魯固蕃等之各部族等為其所管轄。白狗蕃為南投廳霧社支廳管區所屬，占居北港溪上流沿岸地帶，由三社-邁西多邦社、馬卡那奇社、貼比倫社所組織的部族。中國人稱此部族為福骨蕃，見於台灣府志，蓋係據其舊稱者也。近來改為白狗蕃，如今按族人自稱為肯那哈古(Knhakun)。

最近之蕃社邁西多邦社是在埔里社東北四十五公里，距離霧社支廳北方三十二公里之處。台灣府志都有記載有關濁水溪沿岸的布農族各社及從埔里社至水社附近之各社和居住在濁水溪上游地域的泰雅族各社社名。這些漢文之社名多從蕃稱而譯為近音的漢字。由此觀之亦可知其往昔就已有交通，自日本佔領台灣之後，幾乎不見其出現平地方面，自 1911(明治四十四)年以後，他們以北港溪中上游的拜巴拉蕃為介而暫時歸順埔里社支廳，從此也就與埔里社有所交通。蕃人間之交通有霧社蕃、土魯固蕃、道澤蕃、司拉茂蕃等，其與馬烈巴蕃、拜巴拉蕃尤為親密，其中亦有親戚關係者。

烏來里馬社的語言系統同拜巴拉蕃亦接近南澳蕃的語系等。在此方面的蕃地的地質為黏板岩系之屬，蕃社之位置在海拔一千公尺至一千五百公尺之間。住家為石板片葺，形成為集團部落。道路有從埔里社溯眉溪而經過白狗、馬烈巴以至司拉茂方面的隘路和從白狗蕃經櫻峰以至土魯固及霧社方面者和從白狗群以下，沿北港溪往下游以至拜巴拉方面的舊隘路。(台灣番族志 p39~40)

二、遷徙情形

烏來里馬社泰雅人的族源都是從台灣中部北港溪上游泰雅族的肯那哈古(白狗蕃)而來，1911年日本隘勇線推進北港溪高山地區之後，就開始對抗日本，攻擊日本「前進隊」，1912年日本人又組陣容龐大「討伐隊」入山征剿。戰鬥到後面，在日本強大的武器和兵力之下，白狗蕃三社都歸順投降，只有少部份的人主張繼續戰鬥，他們翻越白狗大山，繼續往下沿著達拉黑溪下來，逃到大甲溪上游，在達拉黑溪和大甲溪匯流處建立避居的部落，即烏來里馬社，繼續抗日。從北港溪邁西多邦社逃出來的主戰派是由瓦力士谷木率領的族人，人數大約在五十名，逃到大甲溪建立烏來里馬社。之後，馬卡那奇社被日本隘勇前進隊攻破，族人投降繳械，唯獨主戰派尤命貝賀家族不肯繳槍投降，日本要抓他，他就率領主戰派戰士逃往深山，然後翻山越嶺下到大甲溪上游，加入瓦力士谷木等人，在其部落下方建立戈賽旦社，二社相鄰而居，互相照應。幾年之後，周邊耕地漸漸不足，瓦力士谷木一行人，就往上大約三公里，在匹亞桑溪和大甲溪匯流處三角台地上，建立新社-拜速社，也有人稱畢亞桑社，二社相距不遠，仍然合稱烏來里馬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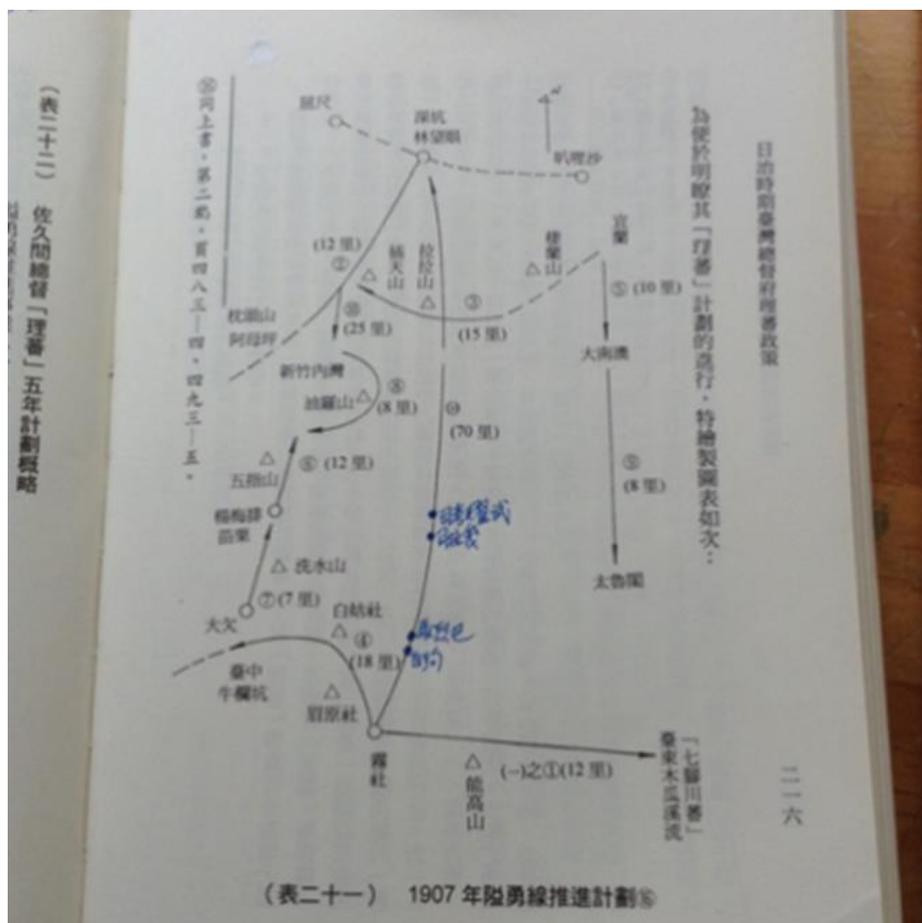
十幾年之後，日本政府為了要剿滅避居在大甲溪上游的司拉茂人和烏來里馬人，就另闢一條新的警備道路，從台中谷關開始開鑿，經過大甲溪綿延流長的大

峽谷，目標大甲溪上游青山一帶的烏來里馬社和司拉茂人。在多年的征剿戰鬥，日本派了許多番人奇襲上山攻擊他們，始終無法消滅或降服下來。直到有一天從谷關開關上來的警備道路出現在烏來里馬社前，然後又看到一波又一波日本軍警在道路上行軍，泰雅人怕了，族人們才警覺大勢已去，已經無處可逃了。1923年，烏來里馬社的二個社終於向日本繳械、投降、歸順下來。日本將瓦力士谷木一社遷到谷關地區的哈崙台部落，尤命貝賀一社遷到德芙蘭部落，直到今日。

以上是烏來里馬社的族源、遷徙與分布簡單說明。

貳、關鍵性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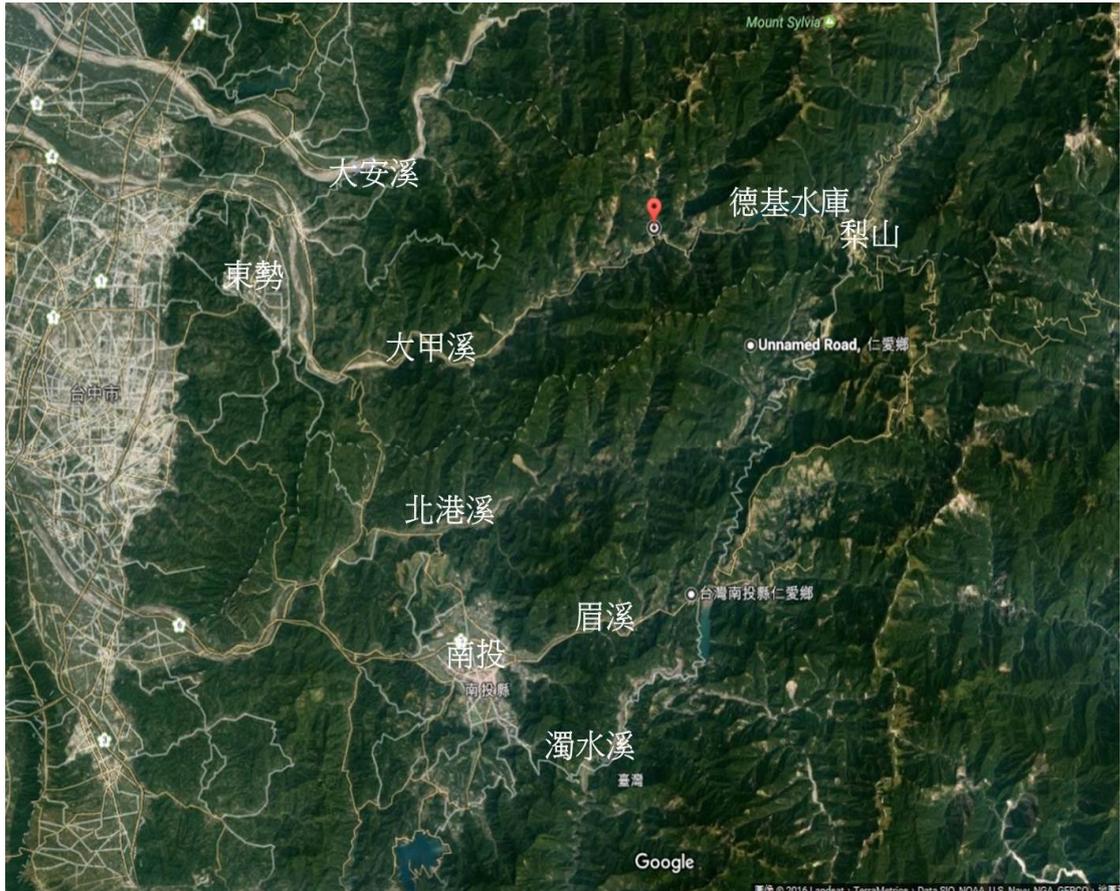
進入「烏來里馬戰役始末」之前，先簡單介紹一些地圖，使讀者比較能瞭解當年的情形。



圖一：

自1906年佐久間總督就任後，日本政府的計畫是修築隘勇線繼續往深山推進，並派軍警保護。中北部地區隘勇線的目標如圖一所示：

圖上之隘勇線，主要針對中北部地區的「紋面民族」-泰雅族、賽德克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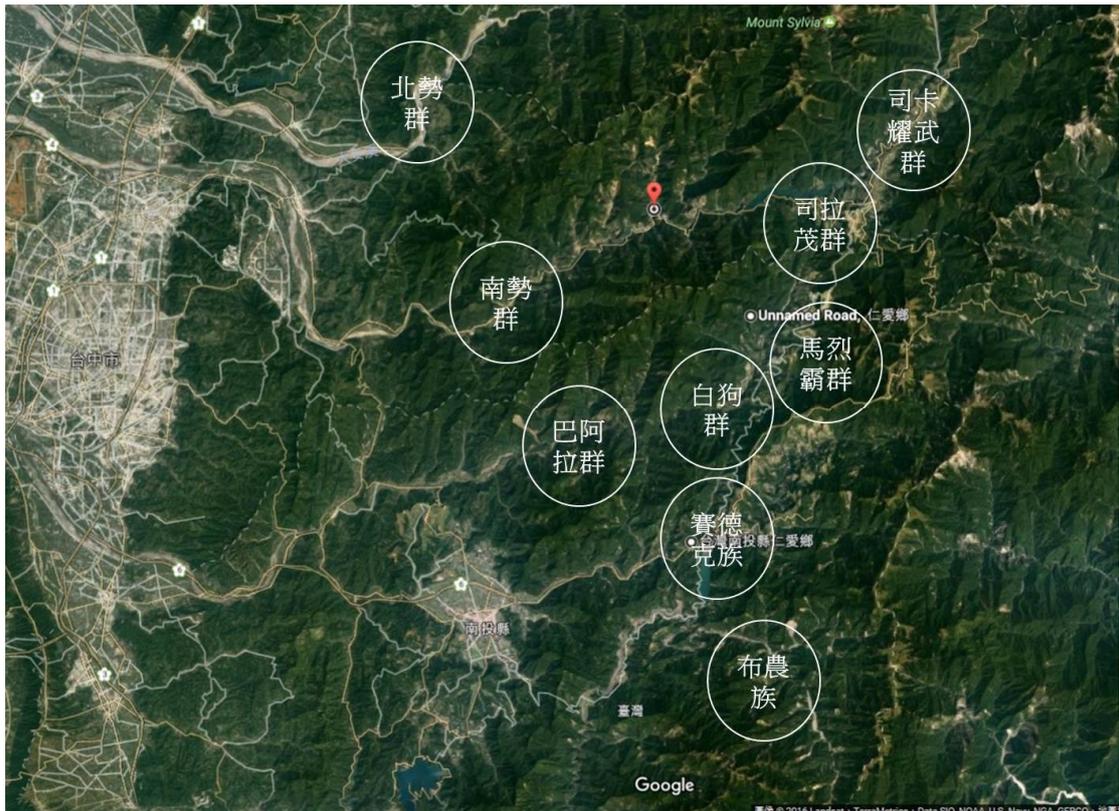
圖二:

日本隘勇線前進隊，攻打台灣中部原住民的四條路線圖片

日本隘勇線前進隊分四路討伐，由北而南，分別為

- 一、大安溪流域-由卓蘭進入大安溪，攻打北勢群八社。
- 二、大甲溪流域-由東勢進入，攻打南勢群部落。
- 三、北港溪流域-由水長流進入，攻打巴阿拉群、白狗群、馬烈巴群。
- 四、眉溪以及濁水溪流域，從埔里攻打霧社巴蘭群、土魯固群、道澤群。

南投廳分二隊，一隊從埔里前進，進入眉溪往上攻打霧社，攻打濁水溪流域賽德克族。另外一隊，從北港溪前進，進入蕙蓀林場，攻打北港溪上游泰雅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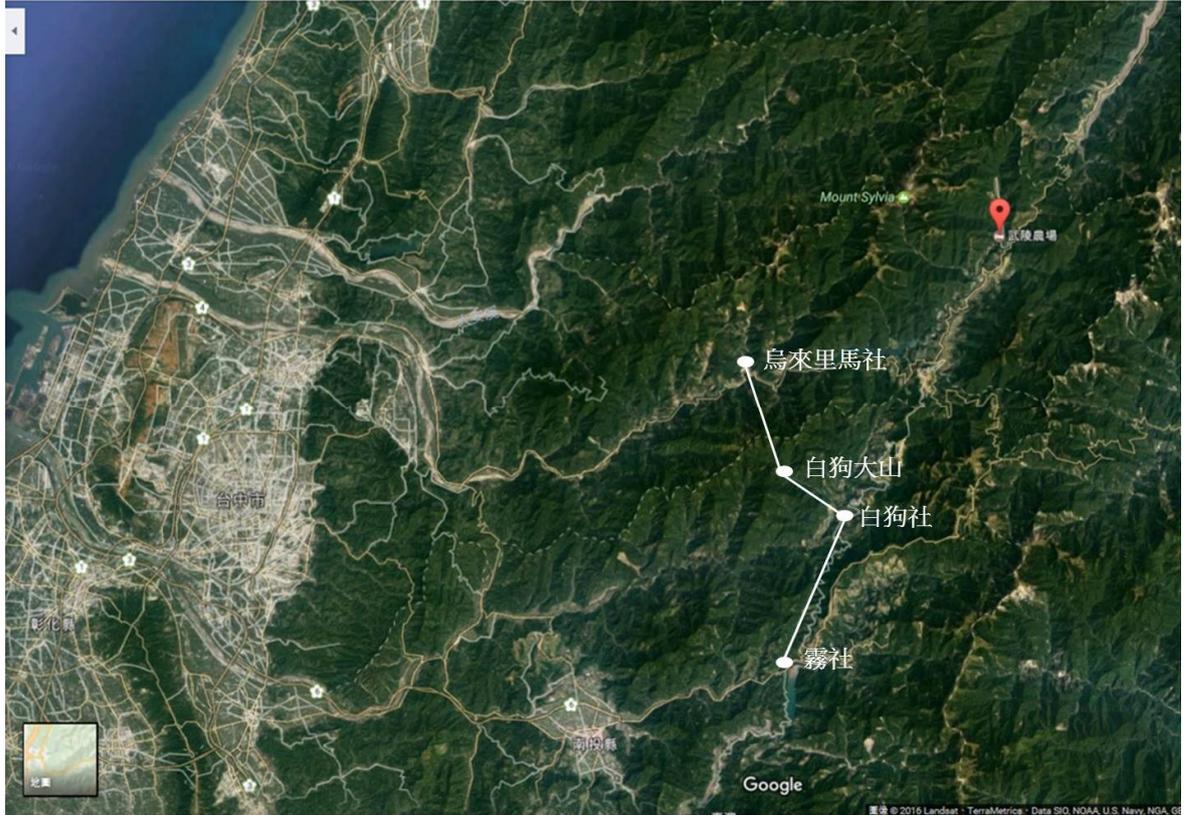
圖三、當年台灣中部地區原住民族分佈位置圖

當年台灣中部地區原住民族的生態位置，大安溪流域的北勢群，大甲溪流域的南勢群、司拉茂群、司卡耀武群，北港溪流域的巴阿拉群、白狗群、馬烈巴群。眉溪上游賽德克族德基達亞群。濁水溪上游賽德克族的德基達亞群、道澤群、士魯固群。



圖四:手繪當年北港溪戰役(前烏來里馬戰役),北港溪、大甲溪沿岸族群分佈圖

- 一、北港溪中上游:巴阿拉(番)群六社。他們曾居住在蕙蓀林場一帶。與日本戰後遷居目前的南投縣仁愛鄉北港溪新生村眉原一帶。北港溪上游:白狗(番)群三社-邁西多邦、馬卡那奇、貼比倫等,目前整合在發祥村。北港溪上游:馬烈巴(番)群六社,中華民國遷台後整併在力行村。
- 二、大甲溪上游畢亞桑溪一帶烏來里馬,向日本歸順之後,下遷到谷關地區博愛村。梨山地區司拉茂二社-佳陽社、開崖社,中華民國來台之後合稱梨山村。原司卡耀武群-大久保社,併在梨山村的松茂部落,今卡拉干社的二個小社-silung 和 sinat,全部遷人目前的環山盆地,中華民國遷台稱平等村。



圖五:「番人奇襲隊」攻打烏來里馬社路線圖

莫那魯道率領「番人奇襲隊」從霧社出發，第一天晚上紮營在白狗社，第二天爬上白狗大山，下降到大甲溪上游，迷路，第四天才找到烏來里馬社，第五天黎明突擊攻擊。

「番人奇襲隊」路線簡示圖:

霧社→北港溪上游白狗群→白狗大山→大甲溪上游→烏來里馬社

「烏來里馬戰役始末」，依照它生的戰鬥場景和年代順序，約略可分成前期、中期和後期，前期-戰鬥地點在南投縣仁愛鄉北港溪上游，中期-戰鬥地點在大甲溪上游的青山、畢亞桑溪一帶，後期-歸順、遷徙，由畢亞桑社先被遷到理番道路上暫建烏來社，不久再下遷到谷關地區。

參、前期-北港溪戰役

1905年日本隘勇線進行擴張時，除了由警察機關派警察隊率領隘勇、般運工、工人等把隘勇線一步一步往深山高地擴張，還要求軍方派軍隊來保護工程和人員安全，隘勇線擴張到那裡，軍方砲隊也開到那裡。施設隘勇線之際，附近之原住民因安全受威脅而會誓死反抗或制機先而突然來襲，因此隘勇線前進時，日方採取的手段是先鋒部隊先以大砲猛烈砲擊，然後隘勇隊員在砲火之後進入番社強逼社裡族人繳槍，不從則抓問拷打。之後，在隘勇線上每隔一段距離就興建隘寮，在反抗部落的制高點山頭上設立砲台，誰反抗砲彈就轟過去，隘勇線擴張到深山之後，就像一把長刀直接切入原住民傳統領域，切斷原住民生活命脈，遂引起各社強烈抵抗。

南投廳長久保通猷率領一千多名隘勇線前進隊討伐霧社地區和北港溪拜巴拉泰雅人。日本隘勇線前進隊就像螃蟹左右大爪攻入山中，雖經當地原住民激烈抵抗，終歸兵力懸殊，原始刀弓無法抵擋日本軍警現代化武器，山中原住民各社無法抵擋，南投廳埔里支廳轄下各原住民部落紛紛歸順投降。1906(明治 39)年 5 月 31 日霧社群十二社歸順日本; 1909(明治 42)年 4 月 8 日土魯固群歸順; 1909(明治 42)年 10 月 17 日道澤群也投降，濁水溪上游原住民各社都歸順下來了。1910(明治 43)年，南投廳轄內之霧社群、土魯固群、道達群、馬烈坡群、白狗群等雖表面歸順，但仍然攻擊隘勇線，阻止開鑿，因此日本官方決定派軍隊與警察討伐。7 月，中止開鑿南投廳轄內司拉茂社與中央山脈鞍部間道路。12 月，討伐南投廳轄內之土魯固群。1912(明治 43)年 4 月，日本隘勇前進隊繼續揮軍北上，朝北港溪上游挺進，將近 2000 名日本隘勇前進隊以颱風般捲進整個北港溪上游的泰雅族各社。



說明:

1910(明治 43)年 12 月，南投廳長久保通猷率領將近 2000 名討伐隊和後備運輸隊，由眉溪隘勇監督所出發，先攻打霧社群、土魯固群、道澤群等賽德克族，日本討伐隊展開山地空前之大砲擊之後，各社蒙受極大損害與傷亡，比鄰各社望風哀願歸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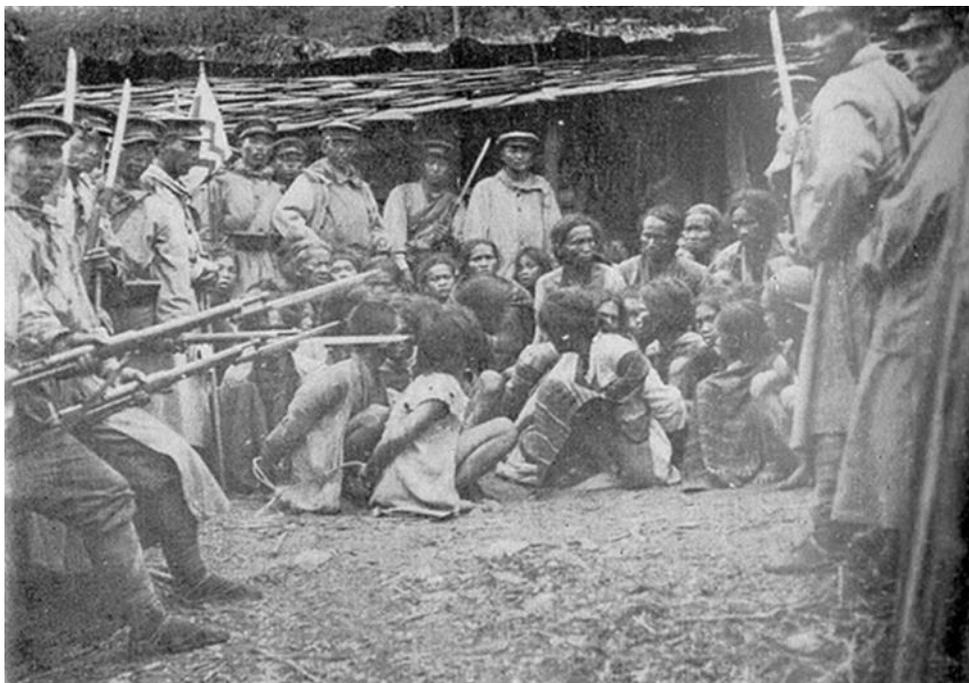




日本前進隊帶來的各種野砲和山野兼用砲，其最大射程均為一千五百公尺，北港溪上游泰雅族九社都在其射程之內，隘勇部隊尚未進入部落，砲火就先居高臨下轟！轟！轟！不停砲轟。日本軍警砲擊部落時，他們前夜就完成射擊準備，第二天凌晨四時泰雅人尚未起床，過五時天際尚在暗夜無法看清東西之時，砲塔上日本觀測員從望眼鏡望見模糊聚落影像時就行開砲，幾百發砲彈一下子在黑夜中連續發砲，把尚在睡夢中的泰雅人統統轟飛其魂魄，一下子社內到處哀嚎慘叫，百姓籠罩在死亡極度恐懼中。族人從來沒有遇見過如此恐怖的災難，民房、穀倉山林處處著火炸裂，各家傳來哀嚎傷亡---。白狗群三社-邁西多邦、馬卡那奇、貼比倫等戰士，他們在前一天戰備已完成，利用黑夜日本人完全不知情之下，兼程趕往山上的日本砲台，準備奇襲。當黎明來臨，砲台上的山砲開始噴火之時，白狗群的戰士在各個目標砲台全面發動攻擊。邁西多邦社由頭目鐵木阿萊(Temu Arai)率領勢力者瓦力士谷木一行戰士，副頭目尤幹瓦沙烏(Yukan Wasaw)留在部落以應萬變;馬卡那奇社由頭目蘇彥吉娃絲(Suyan Ciwas)率領勢力者尤命貝賀等戰士;貼比倫社由頭目雅衛莎雲(Yawi Sayun)和戰士等，大家分頭往鄰近高山砲台分頭奇襲。凌晨五時許，大地剛從沉睡中甦醒，砲塔上觀測員連續發砲後準備喘喘氣，鬼魅般泰雅戰士已經飛掠衝進塔頂奇襲，日本警察和隘勇愕然警覺時，已經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頭顱落地之時。泰雅人殺盡塔上日本人之後，戰士們用大刀猛砍砲身，眾人合力把山砲往底下山崖推，沉重的砲身怎麼推也推不出去，黑粗鐵鍊緊緊鎖住，砍也砍不斷，它是用鋼鍛製成的，反而戰刀刀鋒變成了刀鋸--。閃電奇襲沒有多久，驚醒了戰壕內日本警察和隘勇，激烈戰鬥馬上又展開。在日方強大火力之下，指揮者大喊撤退!撤退!撤退!戰士們一下子又消失在模糊的黎明中。戰士們在第一次奇襲中砍下不少日本警察和隘勇頭顱，但是當他們回社時，目睹自己部落慘澹光景，房屋被炸，熊熊火焰到處燃燒，穀倉炸裂，小米、農作物散落四處，都不堪食用。最重要是族人傷亡極慘，處處哀哭嚎叫--。而當

部落慘況還沒處理完畢，日本隘勇前進隊已經如潮水般殺進社來---。剛回來的奇襲隊驚魂未定，一聽到敵人喊殺聲，領導者狂喊叫老弱婦孺趕快逃往深山，族人們連衣物食物都來不及帶，就這樣狼狽不堪奔竄--。男人們眼看家人逃出去之後，馬上回頭拔出大刀，衝向如潮水般湧進來的日本隘勇，進行白刃肉搏戰，戰鬥！戰鬥！戰鬥下去---。

族人經過幾回合的攻防戰鬥，幾次無數個傷亡，幾個月之後，逃往山中的族人又飢餓又寒冷，傷亡也愈來愈多，戰士們垂頭喪氣含恨不知該怎麼辦?---族人從山上看見底下的部落，在日本砲火繼續不斷猛烈轟擊之下，炸裂、冒煙、燃燒，白狗群三社頭目、副頭目和勢力者看不下去了，大家商議結果，只好下山委屈求全向日本人低頭，願意歸順投降，不要再殺戮了。日本看到這些頭目出現，馬上叫人抓起來拷問，邁西多邦社鐵木阿萊、瓦力士谷木、尤幹瓦沙烏等立時被逮捕，馬卡那奇社蘇彥吉娃絲、尤命貝賀以及貼比倫社雅衛莎雲和勢力者等，也統統被逮捕。日本人眼中的這些慄悍寧猛人物，踏破鐵鞋無覓處，如今竟然得來不費工夫啊!日本人沒有給他們任何的說明與辨解，抓起來，強迫族人馬上拿槍械來贖人，沒有繳械就拷打不放人。幾天下來，族人看見自己的頭目、副頭目、勢力者、族長日夜被拷打倒掛，族人忿恨咬牙切齒只好拿槍去贖人。日本人算算槍枝，不足他們的原先目標數目，仍就不放人，大吼叫家屬去找，連以前陪葬死人埋入墓地的槍，也逼家屬把它挖出來---。



圖中，日本討伐隊俘虜社人男女婦孺，強逼繳械、歸順。

族人拿槍贖人之後，被抓的人終於被日本警察放出來。當大家以為沒有事了，

可以喘口氣時，消息傳來頭目、副頭目又被抓的消息。日本人說還有重要槍枝沒有繳出，毛瑟五連發槍五支和村田式步槍七支，這些都是殺傷力極強的槍，日本人一定要一一追查下來。日本兵先抓走頭目和副頭目，第二天準備就要再入社抓其他人時，這些藏槍的人馬上連夜備着逃往深山。邁西多邦社頭目之一瓦力士谷木率領兄弟和家族戰士翻越白狗大山逃亡大甲溪上游;馬卡那奇社頭目之一尤命貝賀也率領兄弟和家族戰士，連夜逃亡，越過白狗大山，逃向大甲溪流域，二批逃亡人馬在大甲溪和達拉黑溪匯流處的小台地上會合，建立烏來里馬社。他們在那裡過著幾年沒有日本人攻打，沒有隘勇出現安祥的日子。

烏來里馬社逃亡路徑:

一、由瓦力士谷木率領的族人

北港溪邁西多邦社 →翻越白狗大山，下到大甲溪，建立烏來里馬社

二、由尤命貝賀率領的族人

北港溪馬卡那奇社 →翻越白狗大山，下到大甲溪，併入烏來里馬社下方，稱戈賽旦(ksetan)小社

二社合併稱「烏來里馬社」。

以下圖表是「烏來里馬戰役」中重要的地名和人名，以中文來對照。閱讀戰役「中期」番人奇襲隊攻擊烏來里馬時，對照圖表比較容易閱讀。

「烏來里馬戰役」泰雅語名稱對照中文

項次	泰雅名稱	中文	備註
1	slamaw 社	司拉茂社	大甲溪右岸(佳陽新村對面三角沖積扇大平台)。
2	towaqa 社	托阿卡社	松茂對面大甲溪右岸的舊址。
3	sqoyaw 社	司卡耀武社	位環山派出所後南湖溪右岸。
4	qalang Slaqq	希拉克社	司抗茂人避居地之一，位志樂溪中游。
5	qalang Lebluki	來魯固社	司抗茂人避居地之二，位匹選桑溪上游左邊高山上。
6	qalang Tapaqtunux	達巴都努社	開崖社避居地，位志樂溪最上游佳陽大山後面，散居型。

7	Kawas Wilang	林誠	烏來里馬社僅存耆老之一，住松鶴。
8	Siyat Kumu	夏德谷木	谷木家族老大。抗日期間家族從南投北港溪逃到大甲溪建立烏來里社。
9	Walis Kumu	瓦力士谷木	谷木家族老二，烏來里馬社頭目。
10	Pengan Kumu	貝南谷木	谷木家族老三，曾擊傷莫那魯道。
11	Toci Kumu	都積谷木	谷木家族老四。
12	Mekah Walis	美卡瓦士	瓦力士谷木之老大
13	Hayung Nomin	哈勇諾命	烏來里馬社尤命家族老大
14	Walis Nomin	瓦力士諾命	烏來里馬社尤命家族老二
15	Siyat Hayung	夏德哈用	哈用家族之一
16	Yabu Hayung、	亞福哈用	哈用家族之一
17	Yukan Hayung、	尤敢哈用	哈用家族之一
18	Yumin Hayung	尤命哈用	哈用家族之一
19	Yabu Mawi	亞福那威	烏來里馬戰將之一
20	Pihaw Ali	比浩阿力	烏來里馬戰將之一
21	Yumin Pehu	尤命貝賀	烏來里馬戈塞旦社頭目
22	Syat Pehu	夏德貝賀	尤命貝賀大哥
23	IbanPehu	尹班貝賀	尤命貝賀弟弟
24	YuminNokan	尤命諾幹	戈塞旦戰將
25	Wilang Nokan	偉浪諾幹	戈塞旦戰將(林誠之父)
26	Tawkil	倒葛了	戈塞旦戰將(南勢人)
27	Biyaw	比要	戈塞旦戰將
28	pesyux 社	貝速社	畢亞桑溪和大甲溪匯流處沖積台上的部落。莫那魯道奇襲隊第一次攻擊之處。
29	Ksetan 社	戈塞旦社	尤命貝賀他們住的部落，是莫那魯道奇襲隊第二次攻擊之處。
30	Ulayrima 社	烏來里馬社	pesyux、Ksetan、Pyasan、Tunuxbalung 社等社合稱之大社名稱。
31	Tunuxbalung 社	都努巴隆	Pyasan 社之別稱。
32	Pyasan 社	畢亞桑社	位於畢亞桑溪上游右岸。

肆、中期-四次遭受「番人奇襲隊」奇襲

1913(大正二)年 8 月，日本南投軍警聯討伐隊從南邊往高山，與北邊由宜蘭南山上來陸軍平岡部隊討伐軍，南北聯軍聯合上山討伐司拉茂、司考耶武二部族，屠殺 slamaw(司拉茂)社、kiyai(開崖)社、towaqa(托阿卡)社、sqoyaw(司卡耀)社。戰後，司考耶武群歸順下來，司拉茂人逃亡深山。之後，日本官方派南投廳轄內歸順番組織「番人奇襲隊」入山進剿司拉茂人和烏來里馬人。司拉茂主戰派避居深山另建 qalang Slaq(希拉克社)、qalang Lebluki(來魯固社)、qalang Tapagtunux(打巴都努社)等繼續抗日。日本討伐司拉茂群、司考耀武群時，也同時派遷親日番的賽德克人和泰雅人去尋找逃亡到大甲溪上游殘餘的烏來里馬人，並進行征剿。位於大甲溪上游的烏來里馬社，於是連番遭受番人奇襲隊的攻擊。

起先日本第一次強迫同樣是白狗群邁西多邦人組織奇襲隊去攻打烏來里馬社，他們堅持不肯，不願前往，因為大家都是親戚，叔叔堂兄弟都在那裡，當時的頭目-鐵木阿萊死也不肯聽命，日本就命令親日番當紅的馬黑坡社頭目-莫那魯道組織賽德克番人奇襲隊前去尋找並奇襲逃竄到大甲溪上游的烏來里馬社，貝速社和戈塞旦社。

第一次被奇襲

-莫那魯道率領霧社群奇襲隊屠殺烏來里馬社之一貝速社

1916(大正五)年 10 月 16 日 番人奇襲隊攻擊烏來里馬社之貝速(畢亞桑社)(pesyux)社。由蘇庫、保哥及波阿崙三社賽德克族戰士 104 名所組成隊伍，由莫那魯道率領於 10 月 16 日出發，他們原先打算攻擊比奇諾夫(司拉茂社)及高山來魯庫社一帶。後來，奇襲隊中途迷路，在大甲溪岸森林中露宿二夜，最後找到位於大甲溪和貝畢亞桑溪(下游又稱貝速溪)匯流處平台的烏來里馬社。18 日奇襲隊過大甲溪駐紮在烏來里馬社對岸隱密灣處，19 日拂曉出其不意突擊部落，屠殺眾多社裡老弱婦孺。烏來里馬社人驚慌失措，大部分都被殺，僅僅少數逃向上方耕地森林中。這次的奇襲戰，番人奇襲隊殺死烏來魯馬社老頭目等，後割取其首級達二十多個，但是奇襲隊亦有戰死四人、負傷後死亡一人、受傷七人，是役莫那魯道被貝南谷木擊傷腳部。

依據部落耆老訪談整合內文，摘錄如下：

「---當時，白狗群三社及馬烈巴六社平定之後，日本就準備派番人奇襲隊攻打大甲溪上游司拉茂人和打烏來盧馬社。日本官方命令莫那魯道組織賽德克族突襲隊去攻打司拉茂人，包括烏來社馬社，日本人給他們工錢，也給他們槍枝、彈藥，並給獵首獎金，一位頭目首級日本官方就給 150 圓日幣、一個敵方戰士給 100 圓、婦女小孩老人給 50 圓，命令莫那魯道帶突擊隊員去殲滅青山峽谷一帶抗日的泰雅人。日本人派遣莫那魯道和賽德克戰士將近 200 名，攻擊大甲溪上游青山地區

的烏來里馬社。當莫那魯道奇襲隊要來攻打烏來里馬社時，經過他們原鄉邁西多邦社，瓦力士谷木留在那裡的親戚看到了，連夜趕到烏來里馬社來報訊警告說莫那魯道組織的賽德克族突襲隊要來攻擊他們，要他們早日準備。烏來里馬社的人於是趕緊帶著大小家眷、攜帶食物、衣物到更深更高的山上藏躲，戰士們則到大甲溪底下埋伏，等候敵人。等了好幾天都不見莫那魯道他們蹤影，所帶的食物也吃光了，大家心裡非常焦急，大家心裡猜想可能不會來了吧，或者不差那麼一天吧---部落人便從躲藏地方回到底下部落大吃大喝一頓，由於食物缺乏，第二天部落大人們又緊急到高山上狩獵，只留下幾位老將和老弱婦孺在部落。

莫那魯道所率領的奇襲隊原來在半路上迷路了，他們走了好幾天才終於找到烏來里馬社。奇襲隊一個個突然由高處下到大甲溪底，緊急紮營在溪另一端彎處的溪畔。天將破曉黎明時分，烏來里馬社的人在毫無警覺，沒有備戰之下，奇襲隊就總攻擊，砰！砰！砰！槍聲四起，敵人直接攻進社來，直接殺到家裡面。那些社裡的人醒來，準備拿刀槍迎戰時，來不及了，根本沒有時間反應，敵人已經殺進家裡，並一個個把他們砍殺，就像砍南瓜一般砍首級。敵人在那個上午殺死了 29 個(也有耆老說 25 或 30 多個)烏來里馬社的人，頭顱被奇襲隊砍回去了。

莫那魯道奇襲隊他們上午在攻擊部落時，在高山上狩獵的大人們聽到槍聲，知道部落被攻擊了，馬上從高山上衝下來救援。正在高山上進行追獵的司拉茂獵團，30 幾名戰士，也一同趕下來救援。司拉茂戰士和烏來里馬人沖刷下來之後，頭目瓦力士谷木和戰士站在不同方位、山丘制高點上，砰！砰！砰！往下射擊敵人，正在追殺逃入山中婦孺的奇襲隊隊員，也馬上回頭不追，退回去了。烏來里馬社戰將貝南谷木直接抄近路攔截莫那魯道等人的後路，怒罵：「狗糞便的日本走狗，有種別逃，來和我單挑」，莫那魯道一看，怒罵：「你是誰？膽敢向我指名道姓單挑」，貝南谷木大吼：「我是貝南谷木，你這個日本走狗-莫那魯道，我今天就要把你的頭顱砍下來」，雙方立時戰鬥起來，砰！砰！砰！槍聲大作，互相射擊肉搏戰，過不了多久，莫那魯道在遠處舉起槍大聲說「貝南谷木，你贏了，我的腳被你砍傷了，下回我一定討回來」，莫那魯道看看戰況，被襲的烏來里馬社死亡慘重，而奇襲隊員一下子也死亡多達十幾位，莫那魯道看著自己也受傷，於是大喊：「撤退！撤退！」命令隊員盡速撤離戰場。

鄰近的戈賽旦社戰士，聽到槍聲就知道貝速社被襲擊了，趕忙過來救援時，莫那魯道等人已經逃離現場，他們看到現場貝速社當時被屠殺的情形，其淒慘之情況，猶如太陽被黑幕遮蓋，地上到處都是無頭死屍，有貝速社社人和莫那魯道留在現場死屍的隊員，哀嚎之聲，響澈山谷。貝速社大人小孩被殺了 29 名(有人也說 30)，首級都被日本番人奇襲隊砍下帶回去了。

下午，此時莫那魯道一行人已經遠離大甲溪，爬往白狗大山，沿著來時的路

徑趕往霧社方向準備向日本官方報功領賞。貝速社的泰雅人被殺的很慘，50 人中死了 29 名，老頭目夏德谷木、哈用諾明、雅福那威老將和眾多婦孺在當時戰鬥都死了，而莫那魯道奇襲隊在現場也留下 14 名賽得克族人屍體，幾乎兩敗俱傷。烏來里馬社算是小社，人數約 50 幾名，可戰男人大約 12 位，一下子突然來了一百多名番人奇襲隊來襲，若非司拉茂獵團三十幾名及時下來救援，貝速社有可能在莫那魯道帶來的一百名奇襲隊之下全部被殲滅。

貝速社的後裔中，目前高齡 92 歲的林誠耆老(kawas wilang)，他的媽媽(102 歲過逝)在那次大屠殺中，僥倖逃過死劫，並把當年被奇襲隊攻擊情形，多次告訴其子。以下是林誠耆老(kawas wilang)敘述當年被襲情形:

「Kawas Wilang(林誠)牧師:

日本官方命令莫那魯道組織賽德克族突襲隊去奇襲烏來里馬社，日本人給他們工錢，也給他們槍枝、彈藥，並予以獵首獎金，一個頭目首級日本官方就給 150 圓日幣、一個敵方戰士給 100 圓、婦女小孩老人給 50 圓，命令莫那魯道帶突擊隊員去殲滅青山峽谷一帶抗日的泰雅人。日本人派遣莫那魯道和年輕戰士將近 200 名，攻擊大甲溪上游青山地區的烏來里馬社。根據耆老們之口述，莫那魯道奇襲隊要來攻打烏來里馬社，經過他們原鄉邁西多邦社，瓦力士谷木留在那裡的親戚看到了，連夜趕到烏來里馬社來報訊警警告說莫那魯道組織的德克達亞(賽德克族)突襲隊要來攻擊他們，要他們早日準備。烏來里馬社的人於是趕緊攜大小家眷、食物、衣物到更深更高的山上藏躲，戰士們則到大甲溪底下等敵人，等了好幾天都不見莫那魯道他們蹤影，所帶的食物也吃光了，大家心裡想可能不會來了吧，不差那麼一天吧，部落人便回到底部部落大吃大喝一頓，由於食物缺乏，第二天部落大人們緊急到高山上狩獵，只留下幾位老將和老弱婦孺在部落。莫那魯道所率領的 100 多名戰士原來在半迷路上了，他們走了好幾天才終於找到烏來里馬社，奇襲隊一個個突然由高處下到大甲溪底，緊急紮營在溪另一端的溪畔旁。天將破曉黎明時分，烏來里馬社的人在毫無警覺，沒有備戰之下，蕃人奇襲隊總攻擊，砰！砰！砰！槍聲四起，敵人直接攻進社來，直接殺到家裡面。那些社裡的人醒來，準備拿刀槍迎戰時，根本沒有時間反應，敵人已經殺進家裡，並一個個把他們砍殺，就像砍南瓜一般。敵人在那個上午殺死了 29 個(也有耆老說 25 個)烏來里馬社的人，首級被被敵人砍回去了。美卡亞福還是十二~三歲小孩，看到敵人正在砍殺他的父母，他馬上取下爸爸的箭，拉滿弓“嘟！”他射中一位賽德克人胸膛。賽德克人驚慌說「箭！箭！箭！」的喊叫時，敵人立刻退下，他們誤認有弓箭隊人員在等候迎戰射擊。就在敵人退下的剎那，小孩子們立時逃往深山溪谷。敵人在攻擊部落之時，在高山上狩獵的大人們聽到槍聲，知道部落被日本蕃人奇襲隊攻擊，馬上從高山上衝下來救援，烏來里馬的頭目瓦力士谷木和其他戰士，站在不同方位、山丘制高點上，砰！砰！砰！射擊敵人，敵人又誤認為烏來里馬的人在那兒等候射擊他們，因此正追殺婦女、孩童的敵人立時退下

來，也因此烏來里馬社才有存活下來的人，並沒有完全被殲滅。部落戰將貝南谷木直接抄近路攔截莫那魯道，怒罵：「狗糞便的日本走狗，別逃，有種和我單挑」，莫那魯道怒罵：「你是誰？膽敢向我指名道姓單挑」，貝南谷木吼道：「我是貝南谷木，你這個日本走狗-莫那魯道，我今天就要把你的頭砍下來」，立時雙方砰！砰！砰！槍聲大作，互相射擊，過不了多久，莫那·魯道舉起槍大聲說「貝南谷木，你贏了，我的腳被你擊傷了，下回我一定討回來」，莫那 魯道看看戰況，被襲的烏來里馬社死亡慘重，而奇襲隊員自己也一下子死亡多達十幾位，莫那魯道看著自己受傷，於是大喊這些人怎麼那麼會作戰！於是命令隊員盡速撤離戰場。鄰近的戈賽旦部落族人，知道他們被襲擊趕忙過來救援時，莫那 魯道等人已經逃離現場，他們看到烏來里馬社當時被屠殺的情形，其淒慘之情況，猶如太陽被黑幕遮蓋，眼前都是無頭死屍，哀嚎之聲，響澈山谷。烏來里馬社的人大人小孩被殺了 29 名，首級都被日本番人奇襲隊砍下帶回去了。此時莫那魯道一行人已經遠離大甲溪，爬向白狗大山，趕往霧社方向準備向日本官方報功領賞。

烏來里馬社的泰雅人被殺的很慘，死了將近五分之三，老頭目 Syat kumu 和重要耆老 Hayung Nomin(哈勇諾命)、Yabu Mawi(亞福納威-黃秀娥祖父)等人也在當時戰死，莫那魯道的奇襲隊也並沒有好到那裡，現場留下 14 名賽得克族人死屍，幾乎兩敗俱傷。烏來里馬社算是小社，大大小小才 50 幾名，可出戰的男人大約 12 位，一下子突然來了一百多名番人奇襲隊來襲，若非來魯固社的司拉茂人及時下來救援，可能還無法將莫那 魯道等敵人趕走。烏來里馬社的勇士為：Siyat Kumu(夏德谷木)、Walis Kumu(瓦力士谷木)、Pengan Kumu(貝南谷木)、Toci Kumu(都積谷木)、Mekah Walis(美卡瓦力士)、Hayung Nomin(哈勇諾命)、Walis Nomin(瓦力士諾命)、Siyat Hayung(夏德哈勇)、Yabu Hayung(亞福哈勇)、Yukan Hayung(尤敢哈勇)、Yumin Hayung(尤命哈用)、Yabu Mawi(亞福納威-黃秀娥祖父)、Pihaw Ali(比浩阿力)等 13 名，戈塞旦(Ksetan)小社的勇士為 Yumin Pehu(尤命貝賀)、Syat Pehu(夏德貝賀)、IbanPehu(尹班眨賀)、YuminNokan(尤命諾敢)、Wilang Nokan(偉浪諾敢)、Tawkil(倒葛了)、Biyaw(比要)等，整體而言烏來里馬戰士並不多，但是非常勇猛。」

第二次被奇襲

-莫那 魯道率領霧社群奇襲隊屠殺烏來里馬社之一戈賽旦社

1916(大正五)年 10 月 30 日，日本派往搜索志樂溪(希拉克)方向之馬黑坡、保哥、波阿崙三社番人奇隊 150 名在路上耗費四日，於 11 月 2 日始抵達烏來魯馬社之一戈賽旦社。社人已知奇襲隊行動，攜帶財物逃走，遁其足跡，逃亡到溪流下游。3 日晨，奇襲隊遭遇戈塞旦泰雅人約十六人，交火八小時之久，泰雅人被擊斃二人，奇襲隊二死五傷。奇襲隊燒毀房舍五棟、倉庫二棟。回途中在馬烈巴警戒所西北方白狗大山受到烏來里馬社戰士的追擊，當場死亡三人、負傷二人，

無法撤退。北港溪上游白狗駐在所獲報後緊急派出巡查 33 人、挑夫 20 人支援，下午一時才救援返回。是役與莫那魯道同行某社頭目也被擊重傷，而莫那魯道本人又被追擊的人擊傷臉部。

以下是綜合受訪耆老的訪談口述，整理如下：

「---烏來里馬社經過了上一次奇襲之後，日本方面又告訴莫那魯道，說：「你們並沒有完全殲滅他們，還有另一個部落叫戈賽旦社的，你們並沒有去」，於是日本官方又派莫那魯道一行 140 多名獵殺部隊上山尋找。戈賽旦部落的人，原先來自於南投仁愛鄉馬卡那奇部落(紅香部落)，因此當莫那魯道一行人出發前往戈賽旦時，馬卡那奇部落的親屬便連夜趕到青山峽谷戈賽旦社報警訊，說：「日本人又派莫那魯道，率領相當多的戰士前來殺你們，你們要準備迎敵啊！」。住在戈賽旦的人並不多，能作戰的男人只有七位，其餘是老人、婦女和小孩，七位能作戰的人包括：尤命貝賀三兄弟(夏德、尤命、尹凡)、偉浪諾幹、尤命諾幹、比要、倒葛了等，人口單薄。敵人來了，戈賽旦部落立刻就把老弱婦孺隱藏到大甲溪對面山後小雪溪裡，藏在在高山深谷中，白天戰士們就在一個只有一條路可以通過的大峭壁崩崖上等候敵人，夜裡就回到躲藏地方。幾天之後，莫那魯道等人就抵達大甲溪。三更半夜，番人奇襲隊越過有放陷阱、石頭、大木頭的大峭壁，找到戈賽旦人躲藏的地方，夜宿溪底，準備黎明總攻擊。部落中有一位啞吧女子，一大早前往溪谷揀拾蓋屋頂用的樹皮。過不多久，遠處就傳來：「砰！砰！」槍聲，部落立時喧嚷：「來囉！來囉！」。尤命貝賀率領夏德、尹凡與其他四位戰士迎戰莫那魯道的奇襲隊，戈賽旦的人佔據天險阻擋百人奇襲隊，雙方在小雪(knul)溪兩岸你來我往，槍聲大作。對戰約一小時，尤命貝賀在槍林彈雨中，“砰！”，被對方子彈一聲劃過頭頂，差一點就被擊中，他立即拿起槍反擊射擊他的人，正好擊中奇襲隊一位頭目。頭目被擊之後，莫那魯道奇襲隊槍聲立即停住，因為他們的頭目受傷了。於是大家扶著頭目和受傷人員往後撤退，丟下被射死隊員屍體，急速下大甲溪谷，再往白狗大山方向逃逸。這場戰役，賽旦社死了六人，莫那魯道的奇襲隊死在現場的三人。

正當莫那魯道一行人攻擊戈賽旦社之際，鄰近烏來里馬社的人(原貝速社的人，後來逃到畢亞桑溪裡)知道戈賽旦社被攻擊了，頭目瓦力士谷木告訴族人，說：「要快！你們趕快到那個白狗大山的山頭，到瞭望崖去等他們」，從畢亞桑社到那個山頭至少要六~七個小時的行程。烏來里馬戰士夜裡摸黑急行。由哈勇率領前往，當時貝南谷木年輕力壯，也跟著他們一起去，他們在瞭望崖等候敵人。一大早，莫那魯道等人慢慢往上爬行，準備往霧社方向走回霧社他們的故鄉，距離山頭上有一段長路。不久，只見幾個敵人已經上來接近他們，莫那魯道還在後頭往上爬。敵人先頭部隊抵達山頭，就坐下來休息。砰！砰！砰！崖上埋伏的人就開始射擊了，大家全面開火射擊。指揮官哈勇約略槍響幾下之後就熄了，他被敵人正中額頭被擊斃，貝南谷木立刻跳出來，站到大石上射擊那些上前攻擊的敵人，

其他戰士也拼命朝下方射擊。莫那魯道突然出現，衝上前來大喊：「可惡的肯那哈古(泰雅人)！」，拿著大刀衝過來砍人，剎那間之間，貝南谷木端槍朝他，砰！砰！其他戰士也集中射過去，子彈從莫那頭皮上劃過，從臉頰皮被射下來，莫那魯道當場嚇得直冒冷汗，整個人往下滑落，莫那魯道心神定下來之後，氣的大吼：「衝上去殺光這些肯那哈古，衝啊！」，奇襲隊全部大喊殺！殺衝上去。砰！砰！砰！崖上火力更加猛烈，一下子又擊傷奇襲隊隊員，莫耶魯道驚愕中滑落下來，所有奇襲隊頓時也跟著沒命地往下亂竄。奇襲隊往下逃竄時，烏來里馬人才發覺身後突然出現馬卡那奇戰士前來助戰。馬卡那奇戰士的出現，才能將莫那魯道的 140 幾名奇襲隊擊退。在高山深谷中漫無方向迷路因山難死亡的奇襲隊，其人數還比戰場上死的更多，最後抵達故鄉-霧社的人已經寥寥無幾---」。

第三次被奇襲

-馬烈巴奇襲隊來襲

莫那魯道回來之後，不再聽日本警察的命令上山攻擊泰雅人了。於是日本就找歸順的泰雅人，尤其是更近大甲溪的白狗群。日本起先命令白狗群的馬卡那奇社去攻打烏來里馬社，他們在不能違抗日本命令下，翻山越嶺下到大甲溪，到了烏來里馬社，就和他們聊天用餐之後，回去時欺騙日本人說不知逃到何處了。日本警察又改派馬烈巴社組奇襲隊去攻打避居到匹亞桑溪上游的烏來里馬人，他們在深山相遇對戰。死亡人數不確知，傷亡差不多。

下面是田野訪談中整合出來的戰鬥情形：

「---莫那魯道第二次來襲之後，日本方面知道那二個部落仍然有存活的人，日本再怎麼命令莫那魯道去攻打那二個部落，莫那魯道都嚴加拒絕，不再服從了。日本轉而派遣同樣是泰雅族的親日派馬烈巴部落，鐵木諾幹聽從日本的命令，日本就派他率領馬烈巴奇襲隊來攻打逃到畢亞桑溪裡面的烏來里馬社人。前往攻打的戰士，其人數多少已不知。這些人出發之後，邁西多邦社的親戚們馬上連夜派人過去警告，說：「日本人又派馬烈巴社的人來攻打你們」，因此烏來里馬社的人又躲藏到山上。他們藏躲的山上，馬烈巴的戰士也跟著追到那裡。最後，烏來里馬的人逃到四面都是峭壁，無處可藏、無路可退之絕境，他們就在那裡迎戰。鐵木諾幹率領奇襲隊攻打烏來里馬社，自己人打自己人，雙方在畢亞桑溪兩岸，互相射擊。神槍手貝南谷木帶領族人負責守住橫臥在溪面上巨木的橋頭，敵人衝出來，要跑著通過橋殺過來，「砰！」一個倒下，「砰！」一個掉下去，馬烈巴奇襲隊連續被貝南谷木擊落五位，之後奇襲隊就已經衝過巨木橋到對岸進行肉搏戰。那次雙方戰鬥慘烈，到處都是砰！砰！砰！，兩敗俱傷，那個時候烏來里馬社戰將都在現場作戰，馬烈巴傷亡很多，。那一場戰役，烏來里馬社也有十幾位傷亡，而馬烈巴奇襲隊傷亡更多」。

第四次被奇襲

-邁西多邦奇襲隊來襲

另外一次，日方又強迫邁西多邦社親日派組織番人奇襲隊攻打畢亞桑溪裡面的畢亞桑社，其實他們都是親戚。那個時候，適值畢亞桑社男人(戰士)都上山追獵，奇襲隊突擊過來時馘取二名社人而返。獵團下山歸來之後，大家整個都氣死了，怎麼是自己人攻打我們呢？貝南谷木等人，發瘋似的馬上追過去，直追到北港溪邁西多邦社，進入社內，貝南谷木大吼：「其他人別動，叫隊長出來！」，他單挑當時率領奇襲隊攻打部落的隊長，一對一戰鬥，很快的擊殺、馘取其首級，然後返回。

如此算來，烏來里馬社兩個小社，先後曾經遭到「番人奇襲隊」四次以上攻擊，前兩次是莫那·魯道率領賽德克族的人，第三次鐵木諾幹率領馬烈巴人攻擊他們，第四次是自己原鄉邁西多邦社來襲。番人奇襲隊人數、武器遠遠優於烏來里馬人，結果雙方兩敗俱傷，奇襲隊隊員比烏來里馬死的更多。烏來里馬的二社-拜速、戈賽旦，經歷多次戰鬥和滄桑苦難，最後堅強地存活下來了。

伍、後期-逼遷到谷關地區

(一) 歸順

日本軍警攻打烏來里馬和司拉茂人，一直攻不下，派番人奇襲上山攻打也無法殲滅他們，於是直接從谷關另闢新的理番道路，從谷關開往青山、德基大峽谷。當新的理番道路穿越大甲溪峽谷，繼續往佳陽、梨山地區上來，進入烏來里馬社傳統領域之後，烏來里馬人就開始害怕恐慌起來，又窺見軍隊在新道路上來往行軍，人人恐懼會被軍隊屠殺。此時，日本警方又不斷派谷關地區古拉斯社頭目-勒巴克巴蘭上山勸降，最後畢亞桑社和戈賽旦社終於投降。1923(大正 12)年 2 月 12 日二社重要人物下到久良栖(古拉斯)駐在所，舉行歸順儀式，日本把畢亞桑社的人暫時遷到理番道路上來，在白狗大山登山口附近建「烏來里馬社」，戈賽旦社的人就直接遷到古拉斯社，因為當時古拉斯社頭目-勒巴克巴蘭和尤命貝賀是堂兄弟。之後，日本警察帶烏來里馬社重要代表下山尋找土地，再將族人全部收容到谷關地區古拉社。

以下是(理番誌稿卷四 p354~355)記載烏來里馬歸順情形:

1923(大正 12)年-烏來魯馬社歸順:

「--烏來魯馬頭目等三十五人於 1923(大正 12)年二月九日來到久良栖駐在所，經由久良栖阿冷社頭目交出村田式槍二把、子彈九發及彈夾十五個，聲稱該社全體

均真誠請求歸順，請予核准。二月十二日東勢郡守特前往會晤，依據下列各條件批准歸順。同時命令久良栖阿冷社頭目密切予以監控，並指定土地令其遷居。

- 一、應遷往指定區域內居住。
- 二、應絕對服從政府命令。
- 三、農地之開發應在政府指定區域內為之。
- 四、原住民兒童應到教育所上學。
- 五、在一定期間內暫不出借狩獵用槍。
- 六、槍彈等管制品今後絕不可持有。
- 七、原住民產品不得在交易所以外場所進行易貨」。(理番誌稿卷四 p354~355)」

(二) 逃離線外又歸順

古拉地區發生流行性疾病，又加上勢力者謀合問題，烏來里馬社的人永久居注意願不高，因此 13 戶 68 中，頭目瓦力士谷木一族 3 戶 14 人，於同年(1923)6 月 23 日又逃離線外，居住到畢亞桑溪上游右岸。後來因生活不穩定，擔心日本派番人奇襲來襲，又加上結盟抗日的司拉茂集團-來魯固社、司拉克社也下山歸順，於是便於於 1927(昭和 2 年)12 月再次下山歸順。戈賽旦社的頭目尤命貝賀率領族人下山遷到古拉斯之後沒有再移動。瓦力士谷木一行人逃回匹亞桑溪上游他們以前的匹亞桑社之後，幾年之後瓦力士谷木一族人又重新歸順。下山後被日本警察遷到哈崙台地區，建立哈崙台部落。中華民國遷台，他們又遷到部落上方過去一點的十文溪台地，建立「十文溪部落」，直到如今。

(三)前後期的遷移路線

- 1 瓦力士谷木頭目率領族人自北港溪邁西多邦社 → 翻越白狗大山，下到大甲溪，建立烏來里馬社→拜速(pesux)社→匹亞桑社→烏來里馬社→哈崙台社部落
- 2 尤命拜賀頭目率領族人自北港溪馬卡那奇社 → 翻越白狗大山，下到大甲溪，併入烏來里馬社，稱戈賽旦(ksetan)小社→德芙蘭部落。

以上是「烏來里馬戰役」前期、中期、後期不同時空發生的戰役。

第三部份 - 「烏來里馬戰役」田野調查

壹、主要受訪耆老背景、時間、地點

(1) 2006.9/3~4 受訪人陳和貴(已經逝世)

受訪人： 陳和貴(Kici Mekah)頭目

時間：2006.9/3

地點：南勢村和平區公所附近陳和貴頭目住宅

參加人員：尤巴斯 瓦旦、陳和貴夫婦

調查記錄：

為了想瞭解有關「烏來魯馬社」的歷史，2006.9/3 我由花蓮開車到台中縣和平鄉南勢村，專程尋訪「馬來魯馬社」最後一代頭目-陳和貴(Kici Mekah)先生。他們老家在哈崙台部落，座落在谷關之前豐原客運十文溪站上方的小台地上，由於工作關係，他們在南勢村平鄉公所斜對面小巷的一排房子，租一棟房屋來住。陳和貴夫婦非常高興的接待，還特地煮了從大甲溪早上捕上來的大尾鱸鰻，來請我享用。在三~四個鐘頭聊天訪談裡，我們相談甚歡，還約定下回見面，繼續未聊完之事。事隔幾年後，方知陳先生罹患癌病，等我再回去拜訪時，他人已逝世，---心中留下無法仰制的遺憾---，他曾說有很多話要留下來。

(2) 2006.9.3~4 受訪人蘇阿金(Watan Yabu)、陳文筆頭目(Hayung

Walis)。 (二位都已逝世)。

受訪人: 蘇阿金(Watan Yabu)、陳文筆頭目(Hayung Walis)

時間：2006.9.3~4

地點：哈崙台部落蘇阿金住宅

參加人員：尤巴斯 瓦旦、蘇阿金、陳文筆頭目

調查記錄：

有一天的時間，我們和蘇阿金(Watan Yabu)、陳文筆頭目(Hayung Walis)三人，在蘇阿金耆老的家喝酒吃東西聊天，東西南北都聊，聊他們的過去。蘇阿金(Watan Yabu)和陳文筆(Hayung Walis)二位耆老都曾參加二次大戰，期間，參加日本高砂義勇隊到南洋作戰，幸運的二位都活著回來，聽說去五個人，回來時只有一位---。二位都沒有趕上「烏來魯馬社」被莫那 魯道奇襲隊攻擊的年代，他們的爸爸有參加，親自和莫那 魯道對戰，陳文筆頭目(Hayung Walis)的爸爸就是當年率領族

人翻山越嶺逃到大甲溪的大頭目-Walis Kumu，也順利的帶領族人遷移到谷關地區的哈崙台部落。父親(Walis Kumu)和大哥(Mekah Walis)先後過逝之後，陳文筆就承接部落頭目責任，等到過世了才交棒給姪子陳和貴(Kici Mekah)先生。蘇阿金(Watan Yabu)的父親-Yabu Hayung 和祖父，當年都是「烏來魯馬社」當年的戰將，父親曾經在追襲戰中擊傷莫那 魯道的頂上頭皮，祖父卻在部落被奇襲中遭敵方擊斃。日本敗戰歸國，中華民國遷台，蘇阿金曾經擔任第一~二任的村長。二位耆老都擁有豐富的人生歷練與歷史文化。(2015年7月22日的今天，二位耆老先後都過逝了。)

(3)2014年4月23~28日 受訪人羅進發

(2014年4月23日由花蓮開車往台中，4月28日由梨山回花蓮)

受訪人1：羅進發 (Suyan Walang)

時間：2014年4月24日 2016年8月18日

地點：羅進發住宅(哈崙台部落)

參加人員：尤巴斯 瓦旦、羅進發夫婦、羅賓漢

調查記錄：

為了想了解「畢茨坦(pistan)事件」，專程到谷關地區尋訪一位重要耆老-羅進發(Suyan Walang)，他的父親 Walng Noraw(Yuraw)是「畢茨坦(pistan)事件」三位父親之一，他們在大峭壁上各抱著日本警察跳下大峭壁同歸於盡。透過電話和訂定訪談日期，我直接開車到哈崙台部落羅進發(Suyan Walang)耆老的住宅，拜訪他。他們夫婦及次男羅賓漢在家裡熱忱等候接待。耆老喜歡喝葡萄紅酒，耆老夫人也為我們準備了一些下酒菜，在聊天中，我們度過了非常愉快的一天。正午時分，我們一起在麗陽我家餐廳用餐，下午，又繼續在耆老家聊當年，聊其父親抗日的故事。

※ 2016年7月曾經造訪耆老並訪談之。

(4)2014年4月26~27日 受訪人劉金盛

(4月26日由谷關再上梨山地區拜訪佳陽新村劉金盛頭目)

受訪人2：劉金盛頭目(Wilang Yabu)

時間：2014年4月26~27日 2016年3/8、6/22、9/18~19

地點：劉金盛頭目(Wilang Yabu)住宅(梨山里佳陽新村)

參加人員：尤巴斯 瓦旦、劉金盛(Wilang Yabu)頭目、劉學明(劉金盛次男-Yumin Wilang)

調查記錄：

2014年4月26日上午，由谷關開車往梨山。在上谷關有管制站，管制時間和

車輛，必需要有通行證才能允許上山，我在松鶴林先生和博愛里里長的幫忙之下，才能允許上山，順利往梨山。大隊車陣通過德基水庫，繼續往上，中午之前就抵達佳陽新村。劉金盛是佳陽新村的頭目，算起來，他應該是司拉茂社的第六代頭目，他也是碩果僅存瞭解大梨山地區歷史和文化人物。目前陪著次男管理果園，他在大甲溪對岸的大平台上，即梨山人所說的「魔鬼島」，擁有一片廣袤平坦的果園。4月26~27日就在劉頭目那裡，聆聽他訴說梨山地區的歷史與文化，特別是有關日本攻打司拉茂人的戰爭。4月28日上午由梨山慢慢開車回花蓮。

※ 2016年三月、六月、九月，筆者曾三度造訪劉金盛耆老。他已於2016年11月12日因病逝世。

(5) 2014年8月1~6日 受訪人 Lawa Pengan(劉貴美)、劉金生(Yawi silan)

受訪人1：採訪 Lawa Pengan(劉貴美)、劉金生(Yawi silan)

時間：2014年8月2日上午 2016年5月、6月、9月

地點：Lawa Pengan 住宅(上谷關橘園)

參加人員：尤巴斯 瓦旦、Lawa Pengan(劉貴美)、劉金生(Yawi silan)

調查記錄：

2014年8月1日上午，從花蓮開車經雪山隧道往台中，晚上住宿在朋友家。第天上午(8月2日上午)九時左右，在哈崙台部落楊先生引見之下，前往拜訪 Lawa Pengan(劉貴美)耆老。她年齡八十歲，經營一大片橘子園，身體非常好。Lawa Pengan(劉貴美)的父親-Pengan Kumu 是當年抗日時期的風雲人物，莫那魯道率領奇襲隊攻擊烏來魯馬社時，他曾單挑莫那魯道，並將他擊成重傷。她當天特別請她大姐的男孩劉金生(Yawi silan)由哈崙台部落上來，一起等候我並一起接受採訪。

劉金生(Yawi silan)從軍中校級軍官退役下來，之後轉往政治發展，曾經當過幾屆鄉民代表，也曾經參選台中縣縣議員。大家在歡樂的氛圍中，結束了訪談，並相約下回再見。

※ 2016年5月、六月、九月，筆者曾二度造訪二位耆老，當時 Lawa Pengan(劉貴美)耆老已進入癌末。

(6) 2014年8月3日 受訪人楊德樹 yonay、張金河 pakaw 二位耆老

時間：2014年8月3日

地點：張金河 pakaw 住宅(十文溪部落)

參加人員：尤巴斯 瓦旦、楊德樹(yonay)、張金河(pakaw)夫婦。

調查記錄：

8月3日上午，我先在上谷關(skba)楊德樹(yonay)耆老的甜柿園採訪楊德樹本人，訪談有關當年烏來魯馬社被番人奇襲隊攻擊的戰事，楊德樹(yonay)耆老的父親 Yumin Hayung 也是當年迎戰莫那魯道、馬烈巴等奇襲隊的勇猛戰士之一。中午時，耆老正好有遠從南投縣仁愛鄉眉原(baøla)部落來相認的近親來訪，我們一起享用泰雅人豐盛的風味餐-米糕、醃肉、自釀的米酒。下午之後，楊德樹(yonay)耆老再帶我下到哈崙台落拜訪張金河(Pakaw Siyat)，這位耆老的父親 Siyat Hayung 也是當年迎戰莫那魯道、馬烈巴等奇襲隊的勇猛戰士之一。訪談一直持續到傍晚才結束。

(7) 2014 年 8 月 4 日~5 日 受訪人劉金盛

受訪人：劉金盛(Wilang Yabu)

時間：2014 年 8 月 4 日~5 日

地點：梨山佳陽新村劉金盛頭目住宅

參加人員：尤巴斯 瓦旦、劉金盛頭目、劉學明(劉金盛次男)

調查記錄：

幾個月前，我在和平鄉(區)公所已經辦妥往梨山的通行證，因此，這回往梨山上下都方便了。一大早八點從管制站出發，等候、出發，將近十一時，就到達佳陽新村劉金盛頭目住家，頭目和學明、媳婦都在家等候，有一群人在那裡泡茶聊天---。我在頭目家住了二個晚上，我們聊非常多，不只談司拉茂的戰爭史，也談梨山地區的文化與歷史，---。8月6日上午，我才慢慢開車往東部花蓮，回我的家。

※ 2016 年三月、六月、九月，筆者曾三度造訪劉金盛耆老。他已於 2016 年 11 月 12 日因病逝世。

(8) 2014 年 10 月 23~24 日 林誠

受訪人 1：林誠牧師 (Kawas Wilang)談烏來魯馬部落史與戰役

時間：2014 年 10 月 23~24 日 2016 年 6 月

地點：上谷關迦南茶園

參加人員：尤巴斯 瓦旦、林誠、黃秀梅(林誠夫人)

調查記錄：

10月22日開車由花蓮開往台中，23下午前去拜訪林誠耆老，我被安排到上谷關(skba)迦南茶園，林誠牧師和師母安排我住在他們迦南民宿住宿。耆老的父親 Wilang Yukan，在「烏來魯馬社」遭受莫那魯道「番人奇襲隊」的攻擊時，曾經和族人親自對抗，母親經歷當年被奇襲隊追殺的慘狀，母親一直活到102歲才離世，因此林誠耆老瞭解很多當年「烏來魯馬社」遭襲事件。

※ 2016年6月曾經到上谷關台地，造訪耆林誠耆老。

(9) (2015年11月28日) 受訪人吳愛妹(Lawa Hobing)

受訪人：採訪吳愛妹(Lawa Hobing)

時間：2015年11月28日 2016年6月6日

地點：台中市東勢區土牛耆老住宅

參加人員：2015年11月28日，第一次訪問時，只有筆者和吳愛妹耆老。2016年6月6日，第二次訪問時，吳愛妹(Lawa Hobing)、尤巴斯瓦旦及弗耐瓦旦老師三人都在場。採訪結束之後，帶著耆老到十文溪部落探視臥病中的劉貴美耆老。

貳、「烏來里馬戰役」田野調查訪談重要耆老名單

項次	受訪人姓名 /泰雅名	年齡	訪問地點/台中市	備註(出生)
1	陳和貴	76(2006年時)	和平區十文溪部落	已逝(享年76)
2	蘇阿金	88(2006年時)	和平區十文溪部落	已逝(享年88)
3	陳文筆	88(2006年時)	台和平區十文溪部落	已逝(享年88)
4	劉貴美 (Lawa · Pengan)	86(2016年時)	和平區十文溪部落	出生 24/04/011
5	劉金生 (Yawi · Silang)	63(2016年時)	和平區博愛里上谷關 台地	出生 41/06/06
6	林誠	91(2016年時)	和平區博愛里上谷關 台地	出生 16/11/07
8	羅進發	88(2016年時)	和平區博愛里	未問到
7	吳愛妹	86(2016年時)	東勢區土牛	出生 19/04/01
8	劉金盛	86(2016年時)	台中市和平區梨山里	已逝(享年86)

參、「烏來里馬戰役」田野圖片

上谷關地區環境

攝於 2016.05.15



上谷關地區環境

攝於 2016.05.15



十文溪部落入口

攝於 2016.05.15



哈崙台部落舊址

攝於 2016.05.15



林誠牧師接受訪問

攝於 2016.06.06



林誠牧師接受訪問

攝於 2016.06.06



劉金生耆老接受訪問

攝於 2016.04.27



劉金生耆老接受訪問

攝於 2016.04.27



劉貴美耆老接受訪問

攝於 2016. 06.06



劉貴美耆老接受訪問

攝於 2016. 06.06



吳愛妹耆老接受訪問

攝於 2016.06.06



吳愛妹耆老接受訪問

攝於 2016. 06.06



羅進發耆老接受訪問

攝於 2016.05.17



羅進發耆老接受訪問

攝於 2016.05.17



劉金盛頭目接受訪問

攝於 2016.05.25



劉金盛頭目接受訪問

攝於 2016.05.25



劉二德、劉三福耆老接受訪問

攝於 2016.05.26



劉二德、劉三福耆老接受訪問

攝於 2016.05.26



楊德福耆老接受訪問

攝於 2016.05.27



楊德福耆老接受訪問

攝於 2016.05.27



周吉德耆老接受訪問

攝於 2016.05.28



周吉德耆老接受訪問

攝於 2016.05.28



肆、「烏來里馬戰役」相關歷史事件年表

年代	西元	重要事件
光緒 21 明治 28	1895	4 月，清日訂立馬關條約，台灣割讓給日本。 5 月，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抵台，對原住民採取綏撫政策，政令沿襲清制，但參酌實際情形修改。
明治 29	1896	3 月，總督府民政部下設各地撫墾署作為「理番機關」，管理番地內林野、蕃族調查、蕃人授產、撫育以及取締不法等事項。
明治 30	1897	6 月，台灣總督府民政部官員伊能矩奉命進行環島 192 天進行民族誌調查。夜宿十八兒賽夏族頭目家中，差點被霞喀羅群眾所殺。
明治 31	1898	6 月，修訂官制，廢除各地撫墾署，另設辨務署負責撫墾與山地治安工作。 9 月，提出「山地政策」。
明治 32	1899	6 月，設立「樟腦局」。
明治 33	1900	6 月，准予隘勇等吏員於執行任務時攜帶火槍，防備原住民襲擊。
明治 34	1901	11 月。總督府廢除全台各辨務署，「番地」撫墾工作移交殖產局及廳總務課，另在警察本署下設蕃務課，處理隘勇與「番人」取締事項。
明治 35	1902	10 月，頒佈「改善防隘制度」，將隘勇全部改為官派，以便統一調度。 12 月 持地參事官提出對「山地問題」復命意見書，內文包括原住民之身份、山地之法律地位、既往與現在之山地行政。
明治 36	1903	4 月 山地事務由警察本署長親自掌理及由廳警務課掌理。
明治 37	1904	9 月，施設隘勇線時請軍隊協助保護。
明治 38	1905	3 月，擴張南投廳轄內埔里山麓之隘勇線。
明治 39	1906	2 月，南投廳轄內之霧社群歸順。
明治 40	1907	2 月，南投廳轄內之濁水群郡大社人歸順。
明治 41	1908	12 月，擴張南投廳轄內霧社方面之隘勇線。
明治 42	1909	4 月，南投廳轄內之土魯固群歸順。 10 月，南投廳轄內之道達群歸順。 10 月，南投廳轄內之馬烈坡群歸順。 11 月，南投廳轄內之白狗群歸順。

明治 43	1910	南投廳轄內之霧社群、土魯固群、道達群、馬烈坡群、白狗群等雖言歸順，但仍然攻擊隘勇線，阻止開鑿，因此日本官方決定派軍隊與警察討伐。 7 月，中止開鑿南投廳轄內司拉茂社與中央山脈鞍部間道路。 12 月，討伐南投廳轄內之土魯固群。
明治 44	1911	1 月，討伐南投廳轄內之霧社群。 4 月，日本隘勇線前進隊進攻南投廳轄內之拜巴拉群。
明治 45 大正元年	1912	2 月，日本隘勇線前進隊進攻南投廳轄內之馬烈坡群、白狗群。主戰派瓦力士谷木和尤命貝賀率領族人逃到大甲溪上游，建立烏來里馬社。
大正二年	1913	8 月，日本南投軍警聯合支隊與由宜蘭陸軍平岡部隊聯合上山討伐司拉茂、司考耶武二部族，屠殺泰雅人。司考耶武群歸順，司拉茂人逃亡深山。
大正五年	1916	10 月 16 日 莫那魯道率領番人奇襲隊屠殺烏來里馬社之貝速社。 10 月 30 日 莫那魯道率領番人奇襲隊屠殺烏來里馬社之戈賽旦社
大正六年	1917	番人奇襲隊輪番上山攻打司拉茂人。最後司拉茂人避居到大霸尖山地區。
大正十二年	1923、	2 月 烏來魯馬社歸順。 6 月 瓦力士谷木一族又逃出線外。
大正十七年	1927	8 月 瓦力士谷木一族又歸順，烏來里馬人遷到哈崙台。
昭和五年	1930	霧社事件。

以上大甲溪戰役相關歷史事件年表，是從「理番誌稿」和文獻中整理出來，提供參考。

註解：

1916 年，司拉茂戰鬥團，被日本「番人奇襲隊」不斷追打圍剿，傷亡慘重，全體逃竄到大霸尖山底下馬達拉溪一帶避居，「番人奇襲隊」找不到之後，就停止追殺。

伍、田野報導人簡介(烏來里馬、司拉茂戰役報導人)

一、司拉茂社、烏來魯馬社歷任頭目：

Slamaw 社歷任頭目：

第 1 任-Yumin Masaing (日治時期)

第 2 任-Temu Suyan(日治時期)

第 3 任-Maray Suyan(日治時期)

第 4 任-Yabu Tngah(日治時期)

第 5 任-Takun Lawpaw(日治時期)

第 6 任-Bawtu Temu(日治時期)

第 7 任-Wilang Yabu，中華民國時期，直到如今。1926 年 11 月 12 日逝世。

第 7 任-未定

Ulay Ruma 社歷任頭目：

以 Pesyx 為主

第 1 任-Walis Kumu(日治時期)

第 2 任-Mekax Walis(中華民國時期)

第 3 任-Hayung Walis(中華民國時期)

第 4 任-Kici Mekax(中華民國時期)

第 5 任-從缺

以 Ksetan 為主

第 1 任-Yumin Pehu (日治時期)

第 2 任-Yukih Yumin(中華民國時期)

第 3 任-從缺

二、田野報導報導人的簡介：

一、Wilang Yabu 劉金盛

現年(2016)86 歲，佳陽人，slamaw(佳陽)部落第七任頭目，直到逝世。伯父 Takun Lawpaw 是司拉茂第五任頭目，報導人父親 Yabu Lawpaw 和伯父 Takun Lawpaw 是司拉茂戰役的主要戰將之一。

二、Pasang Watan 劉二德

現年(2016)86 歲，梨山人，kiyai 部落最年長的智者之一。kiyai 部落從母體 slamaw(佳陽)部落分出去時，報導人之父 Watan Litu 是其中之一，也是司拉茂戰役中 kiya 社重要戰將。

三、Payas Temu 楊德福

現年 86 歲，梨山人，他是 Pasang Watan 劉二德的堂兄弟，從小一起長大，kiyai 部落最年長的智者之一。kiyai 部落從母體 slamaw(佳陽)部落分出去時，報導人之父 Temu Rukun 是 kiya 社重要戰將之一。

四、Labi Toli

現年 85 歲，梨山人，她是 Payas Temu 楊德福的妻子，其父 Toli Suyan 是 Slamaw 社第三任頭目 Maray Suyan 的弟弟，從小由長輩口中聽到有關泰雅文化和司拉茂戰役。

五、Yosichang Soki 黃輝榮

78 歲，佳陽人，Slamaw 社第 4 任頭目 Maray Suyan 的孫子，從許多長輩口中得知有關司拉落戰役之事。國小主任退休。

六、Taki Yabu 周吉德

佳陽人，78 歲，當過台中縣縣議員與和平鄉鄉長。祖父 Lbak Watan 在日據時期砍殺馬烈巴駐在所日本人，被日本通緝逃亡到司拉茂社，被 Takun Lawpaw 收容。很重視泰雅人歷史與文化。

七、劉三福

梨山人，73 歲，曾擔任多屆台中縣和平鄉鄉民代表，目前仍在梨山國小教泰雅語。父親在高砂義勇隊中死在南洋，他也從事梨山地區文史工作。

八、Takun Mekah 賴鴻憲

佳陽人，現年 62 歲，目前為梨山電信局局長。曾祖父是司拉茂第 2 任頭目 Temu Suyan，很重視泰雅人的歷史與文化。

九、Payas Tusang 蔡長管

今年(2016)66 歲，松茂人，歷任教會傳道師與代理村幹事。他是梨山地區文史工作者

十、Yuraw Pasang 曾坤達

63(2016)歲，松茂人，從事教會工作，擔任長老教會牧師長 30 年，有關司拉茂戰役很熟悉。

十一、 Hayung Walis 陳文筆

已歿，烏來魯馬社人，享年 88 歲，烏來里馬社第三仗頭目，曾經三次到南

洋作戰。

十二、 Watan Yabu 蘇阿金

已歿，烏來魯馬社人，享年 88 歲。祖父和父親曾和莫那 魯道奇襲隊、馬烈巴奇襲隊作戰過。他和陳文筆一樣，參加日本高砂義勇隊期間，曾經三進三出到南洋作戰，最後平安歸來。

十三、 Kawas Wilang 林誠

91(2016)歲，烏來魯馬社人，父親曾經對抗莫那魯道奇襲隊攻擊烏來魯馬之戰，也曾經對抗馬烈巴奇襲隊攻打部落。擔任台灣基督教長老會牧師長達 45 年。

十四、 Kici Mekah 陳和貴 (民國卅三年出生)

已歿，享年 76 歲，烏來魯馬社人，烏來魯馬社第四代頭目。祖父 Walis Kumu 為部落第一代頭目，父親 Mekah Walis 為第二代頭目。陳和貴耆老從事公務員長達 35 年，退休後擔任二屆台中縣縣議員。

十五、 Suyan Walang 羅進發

今年 88 歲，司拉茂人，父親 Walang Yuraw 曾經在司拉茂鞍部戰役中，射殺日本警部補，在畢茨坦事件中被逮捕，帶往東勢途中帶日本警察跳崖自殺。

十六、 Lawa Pengan 劉貴美 生日: 民國 24 年 4 月 1 日

今年 85 歲，烏來魯馬社人，她是烏來魯馬社 Pengan Kumu 的二女兒，長大之後嫁給在林務局工作的漢人楊樹木先生。

十七、 Lawa Hobing 吳愛妹 生日:民國十九年四月一日)

今年 86 歲，司拉茂 Kayo 人，她的父親 Hobing Yumin 曾參加所有司拉茂戰役，畢茨坦事件發生之後，被日本逮捕，帶著日本警察在德基水庫底下跳崖自殺。

十八、 Yawi Silan 劉金生 生日: 民國 41 年 6 月 6 日

65 歲，烏來魯馬社人，烏來魯馬社戰將 Pengan Kumu 的孫子。軍中出身，以校級軍官退役，再轉往政治，當過多屆和鄉鄉民代表。

陸、田野訪談錄部份:

一、Kawas Wilang(林誠牧師) 出生 16/11/07

受訪人: Kawas Wilang(林誠牧師)

時間:2014 年 10 月 23 日

地點;上谷關茶園

採訪人:尤巴斯 瓦旦

Kawas Wilang(林誠)牧師:

日本官方命令莫那魯道組織賽德克族突襲隊去奇襲烏來里馬社，日本人給他們工錢，也給他們槍枝、彈藥，並予以獵首獎金，一個頭目首級日本官方就給 150 圓日幣、一個敵方戰士給 100 圓、婦女小孩老人給 50 圓，命令莫那魯道帶突擊隊員去殲滅青山峽谷一帶抗日的泰雅人。日本人派遣莫那魯道和年輕戰士將近 200 名，攻擊大甲溪上游青山地區的烏來里馬社。根據耆老們之口述，莫那魯道奇襲隊要來攻打烏來里馬社，經過他們原鄉邁西多邦社，Walis Kumu 留在那裡的親戚看到了，連夜趕到烏來盧馬社來報訊警警告說莫那·魯道組織的德克達亞(賽德克族)突襲隊要來攻擊他們，要他們早日準備。烏來里馬社的人於是趕緊攜大小家眷、食物、衣物到更深更高的山上藏躲，戰士們則到大甲溪底下等敵人，等了好幾天都不見莫那魯道他們蹤影，所帶的食物也吃光了，大家心裡想可能不會來了吧，不差那麼一天吧，部落人便回到底部部落大吃大喝一頓，由於食物缺乏，第二天部落大人們緊急到高山上狩獵，只留下幾位老將和老弱婦孺在部落。莫那魯道所率領的 100 多名戰士原來在半迷路上了，他們走了好幾天才終於找到烏來盧馬社，奇襲隊一個個突然由高處下到大甲溪底，緊急紮營在溪另一端的溪畔旁。天將破曉黎明時分，烏來里馬社的人在毫無警覺，沒有備戰之下，蕃人奇襲隊總攻擊，砰！砰！砰！槍聲四起，敵人直接攻進社來，直接殺到家裡面。那些社裡的人醒來，準備拿刀槍迎戰時，根本沒有時間反應，敵人已經殺進家裡，並一個個把他們砍殺，就像砍南瓜一般。敵人在那個上午殺死了 29 個(也有耆老說 25 個)烏來盧馬社的人，首級被被敵人砍回去了。Mekah Bliyh 還是十二~三歲小孩，看到敵人正在砍殺他的父母，他馬上取下爸爸的箭，拉滿弓“嘟！”他射中一位賽德克人胸膛。賽德克人驚慌說「箭！箭！箭！」的喊叫時，敵人立刻退下，他們誤認有弓箭隊人員在等候迎戰射擊。就在敵人退下的剎那，小孩子們立時逃往深山溪谷。敵人在攻擊部落之時，在高山上狩獵的大人們聽到槍聲，知道部落被日本蕃人奇襲隊攻擊，馬上從高山上衝下來救援，烏來盧馬的頭目 Walis Kumu(瓦歷士·古木)和其他戰士，站在不同方位、山丘制高點上，砰！砰！砰！射擊敵人，敵人又誤認為烏來里馬的人在那兒等候射擊他們，因此正追殺婦女、孩童的敵人立時退下來，也因此烏來盧馬社才有存活下來的人，並沒有完全被殲滅。部落戰將 Pengan Kumu 直接抄近路攔截莫那魯道，怒罵：「狗糞便的日本走

狗，別逃，有種和我單挑」，莫那魯道怒罵：「你是誰？膽敢向我指名道姓單挑」，Pengan Kumu 吼道：「我是 Pengan Kumu，你這個日本走狗-莫那魯道，我今天就要把你的頭砍下來」，立時雙方砰！砰！砰！槍聲大作，互相射擊，過不了多久，莫那魯道舉起槍大聲說「Pengan Kumu，你贏了，我的腳被你擊傷了，下回我一定討回來」，莫那魯道看看戰況，被襲的烏來里馬社死亡慘重，而奇襲隊員本身一下子也死亡多達十幾位，莫那魯道看著自己也受傷，於是大喊這些人怎麼那麼會作戰！於是命令隊員盡速撤離戰場。鄰近的 Ksetan 部落族人，知道他們被襲擊趕忙過來救援時，莫那魯道等人已經逃離現場，他們看到烏來里馬社當時被屠殺的情形，其淒慘之情況，猶如太陽被黑幕遮蓋，眼前都是無頭死屍，哀嚎之聲，響澈山谷。烏來里馬社的人大人小孩被殺了 29 名，首級都被日本番人奇襲隊砍下帶回去了。此時莫那魯道一行人已經遠離大甲溪，爬向白狗大山，趕往霧社方向準備向日本官方報功領賞。烏來里馬社的泰雅人被殺的很慘，死了將近二分之一，老頭目 Syat kukmu 和重要耆老 Hayung Nomin、Mekah Bliyah 的爸爸 Yabu 等人也在當時戰死，莫那魯道的奇襲隊也並沒有好到那裡，現場留下 14 名賽得克族人死屍，幾乎兩敗俱傷。烏來里馬社算是小社，大大小小才 50 幾名，可出戰的男人大約只有 12 位，一下子突然來了一百多名番人奇襲隊來襲，若非來魯固的司拉茂人及時前來救援，可能還無法將莫那魯道等敵人趕走。烏來里馬社的勇士為：Siyat Kumu、Walis Kumu、Pengan Kumu、Toci Kumu、Mekah Walis、Hayung Nomin、Walis Nomin、Siyat Hayung、Yabu Hayung、Yukan Hayung、Yumin Hayung、Yabu Mawi(黃秀娥祖父)、Pihaw Ali 等 13 名，Ksetan 小社的 Yumin Peho 兄弟也來不及趕到現場救援。

二、蘇阿金 Watan Yabu 耆老與陳文筆 Hayung Walis

受訪者:蘇阿金 Watan Yabu 以及陳文筆耆老。未問到出生日期，受訪之後沒有幾時間:2006.9/4

地點:十文溪部落 :蘇阿金耆老住宅

蘇阿金耆老與陳文筆耆老均曾參加高砂義勇隊。沒有問到他們的出生年月日

以下是蘇阿金 Watan Yabu 耆老與陳文筆 Hayung Walis 口述烏來魯瑪被奇襲情形:第一回 青山事件

- 1.近溪邊平坦之處←在青山、平坦、50me
- 2.日方警察叫他們移位到青山上面，車路邊→日方就不理它們
- 3.之後再移到 Hrng 哈崙台部落

日方叫我們下來，給我們水田，平坦地居住。

這是 Tbulan 德芙蘭人的水田、土地，排我們的土地，日本叫我住過去給我們。Kuras 土地很多，寒訓中心均為 Kuras 的地；但他們人確不多，我們比他們多。

我們請 Yumin Peho 一起下去，→Yumin Peho 他們和我們都是同一個族源，他們比我們先移位到 Kuras。

兄弟的這些人是：

Yumin Peho

Syat Peho

Iban Pehu

Wilang Nokan (林誠之父)

第一次莫那魯道來攻擊烏來盧馬社

Mona 第一次攻來時，我們住在 Tunuh Balong 在平原山上

雙方真正的會戰於溪邊

有橋，台電的橋，曾住有 Goyume 50 位的那個地方

那一戰，我方死亡—Syat Kuma、我的祖父 Huyung Nomin (Walis Nomin 的弟弟、Walis Kumu 的小孩→叫 Kusong Walis 她正背小孩，小孩也死，我記得的共有 24 位，共被殺大約 24 位，這是我能點出的名字 (林誠說 29 位)。

三、瓦旦 亞福口述 (Watan Nabu 口述) 《第二回青山事件》

受訪者:蘇阿金 (Watan Nabu)

日期:2006.9.3.

地點:哈崙台部落受訪者住宅

第二次攻擊時 攻入 Gong Knuwal，這些是 Ksetan 部落的戰將：

Yumin Peho→蘇東海

Syat Peho→翁家國之祖父

Iban Peho→林講文 (Yabu Neban)

被南勢人 Tawkil 殺死，由南勢那邊投奔過來的，固 Iban 常取笑 Tawkil。Ex: Iban 叫他去拿芋冰，背回芋頭回來時，Iban 就取笑 (諷刺譏笑) 說：「Tawliki 背著人頭首級回來囉！」去背南瓜時，也是如欺負取笑他，Tawkil 被欺壓的抬不起頭來，他忍氣吞聲，最後有一回請 Iban 吃飯，Iban 不領情，Tawkil 當時忍辱到用刀殺死 Iban 了，那個時候 Ktasiq 的莫那魯道奇襲隊攻擊 Ksetan。

Mona 來襲 Ksetan 時，被殺的是 Iban Peho

1 Yumin Peho 射殺二位 Ktasiq 戰士，射殺莫那魯道身旁的一位副頭目

2 Suyan Pihik 胆怯拋棄孩子逃跑，去跟 Lituk Peho 逃亡，妻子先被 Ktasiq 打死，也把孩子丟下，孩子也被對方打死了。

1 Mona 的人殺死 Ksetan 的人大約六位

2 Yumin Nokan 也跟太太 Lituk Peho 逃跑，沒有留下來應戰，那一次戰後，也帶著新婚太太逃到 Tbulan 了，沒有再回來山中。他聽太太的話說：「你不要等 Mona 來襲，你會被打死了，那麼我怎麼辦呢？跟我們逃跑」

因此，迎戰的 Ksetano 其實並不多，真正迎戰的是 Yumin Peho、Syat Peho、Iban Peho 被對方射死，還有 Wasig Biyaw 也跟 Litulc Peho 逃亡。二位 Ktasig 被射死，副頭目被射死了，因此 Mona 他們不追逃亡的，婦孺這時撤退，Yumin 射死副頭目。

開戰當時，「Kagi Ku Nomin，Ktay Ktasig！」對方也回（吼）「Yaku Mona Noran，Kanig S'ilkgga」，Kagi 徒地跳起來：「混蛋！這群吃狗大便的混蛋！！」雙方開戰之前，首領互報姓名，報出姓名，讓對方知道。「Kuing ga Kagi Nomin Lagi ni Yumin Peho」...對方唸完。

知道對方是誰，指名通姓的單挑，表明我挑那一位，你是哪一位，開戰後，即可知道誰殺死誰？我方敵方誰開槍擊給對方，即可知道。

Mona 到青出奇襲，出來二次。Mona 最後一次來攻打我們時，我爸爸擊中 Mona 的頂頭頭皮，我爸爸本來描準正胸膛，Mona 瞬間低下避開，因此子彈破他的頭頂皮膚，Mona 頭頂上就留下一道傷痕疤痕，氣憤難消，種下抗日起義的「霧社事件」。

Mona 起義之前，向各部落奔走一同起義，他也到過梨山、環山，唯獨不敢來我們部落來，因為我們是敵人，曾經互相打過仗。泰雅族的部落，表面上應允答應起義，並非真心話，但是那裡會幫他，他是壞蛋（Zruy）他替日本跑腿，殺了許多泰雅族的人，他是我們的敵人哪！

Mona 攻擊 Pesyux 時，他們被我們殺死 14 名，那場戰後我祖父 Hayung Nomin 也在當時戰死。Ulay Ruma 他們都是來自 Stbwan 部落，他們在 Stbwan 與日本作戰，殺死日本警察，拿走他們的槍，舉家逃亡到大甲溪來。Mona 第二次攻擊 Ksetan 時，就是 Yumin Peho 他們的部落時，他們二名被殺死，副頭目也被 Yumin Peho 射死，然後立時撤退。他們逃，「逃到 Kobah 山，裡可以遠眺他們的故鄉，即可安全了」Mona 說：他們逃亡的那個時間，我們 Pesyux---

陳和貴的媽媽 Sayun Hobing，佳陽人，Mekah Walis 頭目夫人，她的爸爸是佳陽部落頭目叫 Hobrng Nomin，其叔叔（or 阿伯）Uking Nomin 是畢茨坦事件的六位主角。

Pengan Kumu 脾氣暴躁，常殺人，沒有當頭目，Walis 頭目雖然死了，頭目一職未交給他，妹妹嫁到德芙蘭社，Yumin Peho 紅杏出牆，做哥哥的 Pengan 就削掉妹妹耳朵，二耳全割下。

Tapas Kumu 嫁到 Yumin Peho，育有 Kagi Nomin(蔣敏真的爸爸以及 Yukih Nomin 蔣東海)，Yumin Peho 再婚 Kopat Tawluk 生黃榮勇 (Pawan Nomin)。黃秀娥父親叫 Meka Nabu (又稱 Meka Blyah)。Meka Blyah 的爸爸為 Blyah Hayung，陳和貴的祖母叫 CiwasHayung，因此黃秀娥和陳和貴是真正的表兄弟。

四、採訪 **Kici Mekah** 陳和貴頭目

時間:2006.9/3 出生 民 33 年

受訪人:陳和貴和陳夫人

地點:南勢村和平區公所附近陳和貴頭目住宅

採訪人:尤巴斯 瓦旦

Kici :

民國 17 年 6 月莫魯道 mona 攻擊我的部落,我當年記得最清楚，然後莫那魯道回去之後，他有了民族自覺的意識－他問自己:「為什麼，日本人會以番制番呢?」然後霧社事件時強暴婦女，又不給工錢，再加上山地人打山地人，莫那魯道回去想了這些種種，他們稱日本人為 Talah Tunuh，「nana talah tunuh gani! (這個紅頭的人啊!)」。

莫那到各個部落去採詢起義之事，也到過梨山地區當時梨山的頭目是 Tahus Pilin，但是 Tahus 不敢相應起義，他懼怕。那個時候，梨山地區已經被日方控制管理，又得@疾，而且日方又會給他們一些米糧，梨山地區的人覺得日本人不壞啊！不錯！覺得管理照顧的不錯，因此，不接受 Mona 起義抗暴之說。他也打算拜訪 Walis Kumu，但雙方曾打過仗，不敢來，他傳話告訴 Walis Kumu：「我們殺日本霧社事件起義時，你們也攻擊殺吧！」他要我們這一方把所有電話切斷。Mona 的頭腦是軍事家...。

先有青山事件，二年半之後才有霧社事件，這個青山事件的歷史，我跟黃教授一起採訪研究，我有趕祖父年代，我的祖父 Walis Kumu 那個時候已經九十歲，不能走路了。青山事件，真正有參戰的是蘇阿和的爸爸－Yutas Yabu，我爸爸羅達訓的祖父 (mama okan) 楊德樹的爸爸，有參戰的再加上朵山一些，其他的都已過世了，(並不多喔!) 老了。我家族這裡三個兄弟，Yonay (楊德樹) 的爸爸和我爸爸一樣，民前六年，民前九年，跟我爸爸一樣。Mama Okan、Yonay 的爸爸、Pengan Kumu、Yutas Yabu。

莫那魯道無法完成奇襲我們部落的任務，七七事變以後，日本開始攻打中國大陸東北，對於「以番制番」政策有影響到，日本預備侵犯南洋，日方認為台灣原住民勇猛、英勇，要培養「高砂族義勇隊」，投入到南洋，背東西也會，打

仗也行，有計畫性的組織、訓練，台灣原住民野外求生能力又起強。

那個時候日方又派葛文德的祖父—Lbak Paran，還有林朝欽的祖父(Mpasing)，Mpasing 部落的頭目，(他叫什麼名字?)那個要問林朝欽了，Nanu Purata、nanu Putata (XXpurata) 都已賜日姓了。日方托他們上山去說服 Walis Kumu，說：「你們住在深山做什麼？你們又不是獼猴。請下來到平坦地區，我會給(分配)你們水田」。其實，十文溪的水田，(原先都)是松鶴原住民的水田，我們是沒有地的。還有 michang (吳秋霞)的祖父 Yumin Nokan，是我祖父最小的弟弟，Yumin Nokan 和我祖父 XXNokan 的這一方，就是我祖父的祖父；這位這小的弟弟 Yumin Nokan，他之前就先入贅到 Tubulan (德芙蘭)地區，他們當時先移住到 baybara (南投眉原地區)，後因不太習慣又跟著 Yukan Syat 的爸爸，他也是 Stbwan 來的嘛，他們自 Stbwan 出來，先到 ba ala，再轉到這裡，他們和 Walis Kumu 討論遷徙下山之事宜。我祖父 Walis Kumu 等人深怕歷史重演，擔心為對方所騙而陷入日方計謀中被抓，他們研究差不多一年，我的祖父 (Walis Kumu)、劉智義的祖父 (Pengan Kumu)、幾個代表，一起下山，祖父對部落交待：「如果我們就這樣而死亡，你們自己設法生存下去，山高又廣，動物很多，你們不會死的；認真努力工作，播種米糧」。他們下山而來，日方好好接待他們，沒有發生什麼事情，雙方談論的都很好。

日方將 Tubulan 挖好水田—就是十文溪水田交給我們，而且也將日方建好的房屋—漂亮的社區分配給我們去住，每一戶分配一棟房屋，讓我們居住；也從八仙山那裡拉電讓我們使用。我的祖父等人，認為日方很有誠意，下山移住的配套措施不錯。他們一行人回到深山之後，林朝欽的祖父和 michang 的祖父也一起隨行到 Uray Ruma 深山部落，他們對祖父(說)：「你們何必艱守住在這裡呢！日本政府照顧的很好啦！不要再殺戮出草了」，他勸服我祖父等人。

部落移時，也採分批下來，最先下來是男的，接著是婦孺以及所有東西，全部落遷徙下來，先到哈崙台。家裡是日本人做的。二方面，日方尊敬我的祖父，大頭目啊！是真正的英雄，敢殺日本人。到了哈崙台，人口愈來愈多以後，我爸爸接部落頭目之位，就帶族人再遷到上方居住，就是現在的十文溪位子。

我們是具有歷史淵源，好像那個朝代生一般，因為頭目像是一個王者，要愛他的族人。在 Uray Rima 時，第一個是我的祖父，打日本之後，避居到 Uray Rima。在那裡大概有二十幾年吧！然後與日本談和，和平之後遷到哈崙台，哈崙台字彙是來自 hrong (樹名)，到了哈崙台那個時候是我爸爸領導了，我爸爸是 Mekah Walis。還有一位 Mekah Blyah，是黃秀娥的祖父，他也有和 Mona Rutaw 作戰過。那時候，我們遷到現在的十文溪，我父親過逝之後，頭目之職交棒給 mama Hayung (Hayung Walis 陳文筆)，當時的耆老有：mama Hayung、劉金生的爸爸、林金木的爸爸、林文生的爸爸(林德利)、羅進河等，他們都受日本教育，生活比較進

步，這些長者過逝之後，頭目棒子就是第三代時，就交給我了。因此，頭目的依序是：Walis Kumu→Mekah Walis→Hayung Walis→Kici Mekah

頭目人選民我們這一代時，本來要投票，那一次林文生本來要競爭競選頭目，部落長老都說：「什麼投票！雖然是民主，Tayal 的頭目是有制度的，不要破壞 gagan na 頭目」。大家一致說我才有資格做頭目。

日方利用原住民來打原住民，日方用炮用什麼，他們知道原住民在那裡嗎？那個那麼大，日本那裡知道，所以日本人要消滅原住民是絕對不可能的，沒有辦法消滅的。日方祇有用「以番制番」策略才有可能，山，祇有原住民瞭解它。Mona 知道山，我的祖父也知道，日本派 Mona 組織番人奇襲隊來偷襲我們，有沒有效？還是沒有效啊！最後，Mona 退回去，民族自覺，醒悟過來，原來日本人利用他來消滅反日、抗日的原住民同胞，這個是霧社事件的根源，林春德承認瓦力士。貝林承認，他們認為一定有原因的，不可能說是祇有虐待啦！

我們在 Uray Rima 的期間，第一次日本政府派力行村的泰雅人來奇襲我們，他們到了，和我方談了一陣之後，無功而返，第二次來襲時，就是 mona 他們來突襲時，我們沒有預備，第三次時，我們等候他們來襲。第三次來襲時，有些婦女被殺害，我們追擊他們，一直追到青山總統別墅，追到第一道山，第二道山才放開的，mona 帶來的奇襲隊被打散掉不成軍了。我們的人先抵達青山山頂去等候 mona 他們，後面也跟蹤他們。等到 mona 等人抵達山頭時，我們的戰士前後夾擊攻打，把他們打得七零八落，落荒而逃。

我現在已經退休，回想過去我和黃誠博士撰寫訪談的青山事件，我還是有點印象，但是事件發生前後的年月日，我們都是用西元，沒有用民國，也沒有用昭和。但是我爸爸的生日不對啊，他是民國前六年，但是明治算來是明治九年，不對的啊！我媽媽民前六年，這是對了。

有關青山事件，我們可以重新整理。青山事件的泰雅語是 pintriqan na Ulay Rima。Tunuh balong 就是 Ulay Rima，日本正式有寫的文獻 Ulay Rima,泰雅語有三種講法，一個是 Pyasan,一個是 Ulay Rima，一個是 Tunux balong(沒有叫 Pesyux 嗎?)，那個地方是 gong pesyux(pesyux 溪)，但不能稱 pesyux 社。部落的名稱起源是 tunuh balong，那邊 rima(桂竹)其實並不多，稍有一些，我的祖父就將部落賜名稱為 Ulay Rima。我爸爸是一位 nqarux tagal(真正的泰雅人，勇猛剽悍的男人)，他到任何高山深山，他都可以單獨一人睡覺過夜，唯獨那個地方—Ulay Rima，他不敢睡，會想啦，他青少年就是在那邊，童年時他是在 Stbwan 部落，青少年以及青年都在 Ulay Rima。(第一次 mona 來攻擊時，你們已在 Ulay Rima 了嗎?)已經在那裡了。(那麼松鶴的 tubulan 人，他們那個時候在那裡呢?)

我祖父輩的姐妹是這樣，Yungay Kumu，嫁到雪山坑陳家，就是陳榮@他們家族，我們互為姻親，Payan Yapu 是頭目；第二位是 Yaway Kumu，是林文生的祖母，所以我跟林文生是表兄弟，很親的，Yaway Kumu 的女兒，就是林文生的媽媽，第二個女兒就是嫁給羅進河；Yaway Kumu 祇有一個兒子，就是張信義的爸爸 Buyung Nawy，其名為 Yawy Nokan 就是孫家，孫正文那邊的人。

再過來 Tapas Kumu，蔣東海的媽媽，蔣東海和我爸爸同輩，是我的叔父輩，Tapas Kumu 男孩是蔣東海，女兒是嫁到南勢的 masako，胡學意的媽媽，那是我阿姨。由此看來，林文生、張信義，十文溪部落絕對不可以通婚嘛！我們都是娶外面的女孩進來的，這種優良文化還能保留到現在。祖父輩兄弟們，有 Walis Kumu、Syat Kumu、Pengan Kumu 等三位，另一位兄弟叫 XX Kumu，我已經忘了，也有可能在 Stbwan 時已經死了。族譜、我們有整理，我自己家裡的，我有整理。全鄉族譜總理時，那個時候我當村幹事，楊開枝主辦，我協辦；自達線，是由陳秋生、陳秋盛主辦；梨山環山線是林清隆主辦，這些人都已死了；南勢村、十多@村是我負責的。

吳東發，是 Yumin Nokan 的養子，Yumin Nokan 是我祖父最小的弟弟，Yaki Bilun 是我的 Yata(阿姨)，她是蘇阿聰爸爸的妹妹，Bilun 和 Yabu 是親兄妹，同父同母啊！都是 Bilun Hagung 和 Yabu Hayung；Bilun 的媽媽叫 Bawlong，她是 Bilan Bawlong，張建勳的爸爸叫 Yupas Bawlong，蘇阿聰爸爸(Yabu Bawlong)的弟弟。

Yumin Nokan 和我的曾祖父是弟弟，名字叫什麼，Watan(蘇阿金)知道，你提前三天來找我，我們到哈崙台找他，我叔叔 Hayung Walis 因喝酒身體變差了。以前環山和花蓮的秀林鄉打過仗，因為我們泰雅爾族像我們和你們苗栗是一個兄弟，你看嘛，台中縣苗栗縣以及仁愛鄉，那個是大哥，留根啦！有一個不喜歡耕種，喜歡狩獵的，那是住南湖大山，是宜蘭大同鄉、南澳鄉的祖先；然後，射日英雄的那一位，住大霸尖山，那裡就是新竹了嘛！台灣真正的原住民，真正的根是泰雅爾族。

(用餐前，與陳議員夫婦合照留影留念)

主人陳和貴以最豐盛的鱸鰻大餐招待，席間我仍然繼續和受訪人聊往事的歷史。陳先生擁有高貴領袖特質，睿智、果斷、精神奕奕。

青山事件，Pintrigan na Ulay Rima，Ulay 是溫泉，但是那裡其實是沒有溫泉，馬崙那邊才有溫泉。我們之說 Ulay，乃是 Ulay Rima 那裡的石壁上有滴水，遠從高山的水鹿會下來，到那裡舔這些石壁上滴下來的水，我們會說：「Ulay na ganux」，那石壁上的水不會乾掉，有礦物質，像海澡一樣，會吸引各種動物野獸下來吸吮

舔食，因此獵人們在那裡捕獵相當數目的高山水鹿。

我的祖父 **Walis Kumu** 和父親 **Mekah Walis**，都曾經和 **Mona Rutaw** 親自作戰。祖父八十幾歲下到哈崙台，九幾歲在那裡過逝。青山事件和霧社事件，都有人寫書描述，但是黃教授說，一半以上不對，捏造事實，日本人很虐待霧社人，真正原因是民族自覺，良心受責備。

你看嘛，有牽涉到環山，黃秀娥的祖父，她的爸爸叫 **Mekah Blyah**，祖父為 **Blyah Hayung**，我的祖母叫 **Ciwas Hayung**，我和黃秀娥是二代兄妹，**Curu** 是我真正的表姐，故從那裡我該稱呼你 **Yama**。

霧社事件的那個電影，我不看，風中飛櫻還比較好，比較接近事實，但是與事實有差。文建會裡退休的人員溫先生，專門研究客家文化，他有泰雅族仁愛鄉古老照片。我們連二二八事件我們都有打呢！林講文老鄉長也參戰，民國三十六年，那時他是第一次鄉長呢！就是 **Yabu Wasig** 帶領先父他們去參戰的，那時先父說：「我們又要打戰了嗎？那些孩子怎麼辦了呢？退回去吧！這個戰爭又不是我們的，與我們何干呢！」這是先父說的，於是全部撤退回來不參戰了。他說被一位謝先生（謝雪虹？）蠱惑挑撥離間出來的。**Yabu Wasig** 老鄉長很聰明很果斷，第一任的鄉長。**Yabu** 當二任鄉長，當議員時，鄉長換陳文秀了。二二八事變是剛剛台灣光復二年多一點，**Yabu Wasig** 剛從南洋大東亞戰爭回來，勇敢，民眾又服從他，他們當時參加二二八事變的目的，是去擄掠搶奪槍枝武器，那些都是新式槍枝，長柄槍等都是新式的。我爸爸說：「我們已經坐上車，到豐原地區了，還沒看到國軍」，那個時候共產黨在背後操縱鼓動，挑撥國民黨和閩南人戰爭，為了香菸嘛！共產黨在背後煽惑。先父對 **Yabu** 說：「我們還要打嗎？**Yabu**，他們（國民黨）會把部落殲滅掉了，我們怎麼（如何）用這些新式武器呢？」當時，阿兵哥連機關槍都搬出來了，砰！砰！砰！不斷傳來。族人戰士瞧見之後，都說：「這個大問題，麻煩大了，不打！不打了！我們怎麼打！」

Yabu 就全部把部落的人員撤回來了，像林金木的爸爸，林文生的爸爸@人，他們都有拿三八式的槍啊！二二八之後，他們還是又繳回去，那時候，我們對象是誰？不知道啊！國民黨還是誰？都不知道，先父說那些都是平地人對平地人的戰爭，不關我們的事。

Talah Tunu 是 **Ktasig** 稱日本人的稱呼，當泰雅爾族人出草時，他們連小孩幼童一律屠殺，這是不好的，在日本文獻中，他們提出台灣當時的民間英雄有三位，客家人的劉銘傳，閩南人的丘逢甲，原住民的莫那·魯道，三位民間英雄。

我是民國卅三年出生，民國六十年考上公務員，五十八年退伍的。霧社事件的歷史，有很多是被誤導的。（2006.9.3 採訪 2007.12.28 手寫完成）

我們逃竄到大甲溪青山一帶時，日方派奇襲隊來攻打我們，最先是力行村—Lepa，被日本人派遷攻擊我們，結果，不好意思打了，自己人，所以他們往返回去，第二次時，莫那·魯道率領賽德克人奇襲我們，那一次他們獵首很多，我們沒有防備之故，第三次時，莫那·魯道又率領 Ktasig 人再次奇襲過來，之後，莫那回去了。第二次是民國十七年，第一次是民國十二年，民國十七年 6 月來攻擊我們的部落，我參考的很好！

五、 Lawa Pengan 劉貴美和劉金生 田野訪談

受訪人：Lawa Pengan(劉貴美)民國 24 年 4 月 1 日.劉金生(Yawi silan)

地點：Lawa Pengan 住宅(上谷關橘園)

時間：2014 年 8 月 2 日

訪問者：尤巴斯瓦旦

劉金生：Pengan Kumu 由山上到這裡之後，他的工作就是去打獵，那是台灣光復之後，整個四周圍的高山都是他獵區範圍。

尤巴斯：請問你們在 ulay Rima 時，現在下博愛的蔣家(蔣東海他們)和林誠牧師的祖先(上一代)，他們是住在那裡？也和你們同住一塊嗎？就是 Yumin Pehu 他們？

Lawa：yumin Nokan 他們也是我們的親屬(glun yaba mu ai)，他是被召郎到蔣家的 Lituk Pehu 的。那是我爸爸很近很親的親戚。

劉金生：吳東發也是入贅的，入贅到 Bilun Hayung。

Lawa：Yumin Pehu 他們是在 ksetan，來自 kanazi。

劉金生：我外公(Pengan Kumu)的姐姐嫁到 Yumin Pehu。我們是有姻親關係。

尤巴斯：你們在 ulay Rima 時有被番人奇襲隊突擊過？或者也被 Lepa 奇襲隊攻擊？

Lawa：莫那.魯道他們有來突襲我們

劉金生：相同語言的(泰雅人)，沒有沒有打過仗。就是那些 mspakux hmali 的賽德克人，才有來攻擊我們。

Lawa：莫那他們和日本同伙，聽從日本命令的。

劉金生：日本佔領霧社，賽德克人歸順之後，就以霧社為理番中心，那時候日本勢力沒有進入 slamaw 和 sqoyaw 地區，最後有霧社事件的發生，間接跟我們有關。

老人家常講番人奇襲攻打我們和 slawan 有輸有贏，打來打去，他們帶多少人也無法殲滅我們，有的時候他們被打敗，打不過就逃竄，改天再來老人家講說在一次正統的打仗喔！面對面正面交戰，有一個唯一的獨木橋，要過來對岸要過那個

嘛!結果七~八個，橋的藤條被我們砍掉統統掉下死亡慢慢他們人少了，就開始另外找路，就要攻啊！他們來了箭、槍綿密射他們，那一次他們死傷慘重…老人家也講那個時候也打到莫那.魯道，他也受傷…但是我們這邊並沒有將他們趕盡殺絕，沒有追殺他(莫那.魯道)，在對岸喊話：「我們為什麼要殘殺自己，日本人給你們什麼好處？為什麼你們一直來追殺我們？小孩子也死掉了，你們沒有一點人性嗎？Pengan Kumu 和 Mona Rudaw 認識，他喊話：「Mona Rudaw.你們回去好好反省一下，日本的話不能聽，不要太信任這些人的話，我們沒有理由這樣互相殘殺啦！我們又沒有對不起你們……」莫那魯道受傷的回去了。剛好莫那回去的那個期間日本輪姦了他的一個村民(女兒)，還有日本打罵教育，他們深受污辱他們回想並覺醒…發動霧社事件。

尤巴斯：事件之前，他們有沒有派人來說我們一起起事？

劉金生：沒有，沒有很遠了，我沒有去看「賽德克巴萊」……。

尤巴斯：你們在 Pyasan 被攻擊，戰士男人都沒有在社內嗎？

Lawa 劉金生：Ktasiq 攻擊我們 Pyasan 時，男人們都上山打獵，那個時候我們被番人奇襲隊莫那他們攻擊，傷亡最重…山下的部落被擊，在山上打獵的男人，聽到槍擊才下來救……

Lawa：我爸爸擊傷了莫那.魯道的腳，他們逃走了。男人聽到槍擊就下來啦，沒有輸贏，雙方傷亡慘重打到最後他們退回去了，但是他們奇襲我們部落，清理戰場的時候，那一戰是我們死亡人數最多的時候。

尤巴斯：大概那一戰，你們死亡人數有多少？

劉金生：老人聊天時，都有講..那個孩子死掉了…那個爸爸、媽媽死掉…，我的祖父祖母沒有被射死，他們是老死在那裡的，很多小孩和婦女被射死…人數多少？說法不一…死亡人數得確很多很慘…。

尤巴斯：聽說 ulay Rima 的戰士有直接到白狗大山那裡攔截 Mona Rudaw，你們有聽說嗎？

尤巴斯：地名方面有 ulay Rima、Pesyux、Pyasan、Ksetan 等那是如何？

劉金生：這是不一樣地方、不一樣地名。從 stobown 和 knaiz 逃回來時，大家都是一起，命運共同體的，統稱 Ulay Rima。後來受番人奇襲隊突擊攻擊，族人隨時都有備戰狀態，在同一地方不能待太久，不斷移動。其次是獵物逐漸稀少，也要移動，第三個耕種農作物小米地力不肥沃了，必須從新另僻新地耕作。移防或活動的空間要防備敵人攻擊，地方要易守難攻才行。所以才有許多不同名稱。Ulay Rima 要有四個遷徙地點，第一個是德基的山的裡面半山腰、第二個是 qong pesyux，第三個是 Pyasan，最後一個是青山別館一帶稱 tunux Balong。之後日本叫我們下山，給我們蓋房子做水田，完全提供免費給我們，我們遷到十文溪(哈

崙台)部落。日本將原來住在那裡的人遷到德芙蘭，也將上谷關的地給我們，原使用者遷到松鶴上部落 qalang slag。

那個時候日本非常聽從 Walis Kumu.Pengan Kumu 等人的話，霧社事件發生之後，日本人覺得不可以再用強勢手法統治，而改用柔性人性方式對待。理番政策改為能就近管理，……。

劉金生：年青時，老人家常常要我聽往日戰爭的事情，還用歌謠方式來講說過去的歷史，唱出當時戰爭的人、事、地、時、物。陳和貴的爸爸 mama mekah,就對我說：「yawi，換你了」…那個時候我也會喝酒，才給他們倒酒、買酒，因為老人家沒錢啊！我的印象裡，老人家不酗酒，一瓶太白酒，就可以喝喝一個晚上，都是在聊天，不是像我們現在的乾乾乾杯……，老人家喜歡在陳和貴爸爸(Mekah Walis)那邊聊天…。

尤巴斯：我再問一下 yaki(阿嬤)，有聽說過 pistan 事件？

Lawa：有聽過我媽媽的那個年代，佳陽、佳陽…我媽媽、我媽媽…qalang kayo(佳陽部落)發生的…我的媽媽她的哥哥三位都參與…所有部落族人全部都在大平台，日本召集他們過來，日本帶豬肉、日本酒、日本鱒魚…我媽媽說日本人把族人都集中在一個房屋內，…我媽媽那個時候大約十一~十二歲，我不太清楚…日本人把我媽媽的三位哥哥抓起來，她的爸爸、媽媽統統都被抓在那裡，放在同一個房屋裡然後用大火燒起來，燒死他們。

劉金生：當時三位佳陽被抓的人，用繩子綑綁起來，為防備逃跑，日本警察也用繩子綁在自己手上，一邊拿槍一邊牽著犯人繩子，準備往松鶴方向走下去…。三個佳陽的人知道下去也會被日本處死，因此超過德基再下去，一個大懸崖，三位用泰雅語說：「再見囉！我們把這些(日本)人帶去死」，一起的連日本兵也一起，拉下去跳崖掉到懸崖全部死掉…。這就是畢茨坦事件的約略情形。

尤巴斯：Yaki(阿嬤)您說的那一位婦女是…？

Lawa：那時住在部落附近的族人，日本(兵)就叫他們全部過來，召集他們回來，集中在同一屋內，給他們美食吃，給他們美酒喝，給他們豬肉，住在很遠的就沒有來了……日本用食物欺騙他們來，騙他們來喝酒，騙他們來用美食、豬肉，族人相信日本人真的是誠心真意的要招待他們..當時我媽媽的祖父祖母以及兄弟姐妹都有去參加，只有我媽的媽媽在園裡，沒下來，我媽那時候年紀還小，我媽的祖父母對我媽說：「日本好像不懷好意，有陰謀…」，所有 kayo(佳陽)的人都被日本燒死，燒光光呢！我媽對有一位會講泰雅語的兵說：「我們去山上拿槍，那裡有很多槍藏在山谷那一帶」因為她顧念到園裡還有一位媽媽，只有她一個人在那裡，那個時候被反鎖在屋內的人中、祖父母、爸爸及三位孩子都被抓了，是一家人被抓呢！所有住附近家的人都被日本召喚來喝酒吃飯吃豬肉，族人乖乖的相信，附近的族人都去了…祖父母對我媽說：「妳騙日本人說你要去山上拿藏在那裡的槍」，日本相信因為她們是女人，覺得我媽的話可以相信說：「好！好！」，裡面

的人都喝的酩酊大醉了，我媽媽往外面跑，碰！碰！碰！日本兵在後面開槍，沒有打中，也沒有受傷…直接逃到溪(大甲溪)底，回頭看，哇~我們活下來了，一直逃一直跑，再回頭時，火光已沖天，他們被燒起來了，房屋被燒了，哇~哇~，kayo 的人很多很多在那裡被燒起來…因此，我媽媽活到現在，非常憎恨日本人…我媽媽名叫 **Tapas Yayut**，祖母是 **Yagut** 什麼？我忘了就是我祖母，騙日本說我們去拿槍的…我祖母的三兄弟都被燒光，他們的父母也燒死在那裡…這個仇恨，我媽媽怎麼可能了結，我妹妹恭恭帶日本朋友來家裡時，媽媽都非常討厭憎恨，極度不歡迎…很多整個 kayo 的人都在那裡被大火燒光燒死，一家一戶，大人婦女小孩統統燒死，凡是住在附近被日本召喚請客的人，都在那裡被大火燒死…沒有任何原因喔！沒有打仗呢！日本真的是有意要屠殺 kayo 的人…我媽說凡住在附近的人都下去了，我祖父母及三個哥哥都去了，我媽媽想到園裡獨自一人的媽媽，在那裡，因此騙日本人說我們去拿槍…。我們是真心誠意相信日本的話說要和平了，才下去的。幸好我媽媽很聰明，騙過日本才逃回來的媽媽說她逃出來跳入懸崖，都沒有傷，也沒有被日本兵打中，碰！碰！碰！日本子彈都在身邊，就是沒有射中身體，真是幸運逃開…kayo 社被日本兵用大火屠殺，這是我媽媽跟我講的。

莫那魯道被擊傷，不是頭部，我爸爸(**Pengan Kumu**)說他是擊傷莫那魯道的腳 (**kakay**)，那是我爸爸射傷的，…kayo 社參加畢茨坦事件之一 **Walang**，他有四位小孩，本來日本要抱他丟掉到大甲溪急流或中淹死的，後來被 **ulay Rima** 我們的部落救回來了…。大人的罪過，不可泐及無辜小孩，然後交由沒有生育的 **Tapas Ali** 和 **Yukan Hayung** 夫婦撫養，我爸爸他們去把四個小孩接來之後，部落的人一直幫忙他們的生活，四個小孩可憐啊！**Pengan Kumu** 和 **Walis Kumu** 兄弟很會幫助照顧人…。

尤巴斯：**Yaki**(阿嬤)，您有聽說過 **qalang Lbluki**(來魯固部落)嗎？

Lawa：我不太清楚，好像是 kayo 人逃亡到那裡的，在 **Pyasan** 溪那邊，我爸爸也有說過，他們在那裡藏躲的，都是懸崖峭壁，易守難攻。爸爸說他們已經躲到最深山了…番人奇襲隊攻進去，都是被打敗回來的…是在劍山後面了。我媽媽說 **Kayo** 的人真的很慘，死的很多很多…**slamaw** 的人，是年青人很多很多被設宴擺酒誘殺而死的，…

Lawa：我媽媽的父親及三位哥哥都被燒死，我媽媽是最小的女孩，家人四位統統被燒死，那次日本的大屠殺，之後我媽變的呆痴傻瓜似的，她親眼目睹大火燒了他爸爸和三個哥哥，整個人變呆痴了。我媽和她媽媽躲藏到很深很裡面的山，敵人來搜尋找她們…我媽媽說剩下的不多了，大部份都被火燒死了…還好媽媽很聰明，逃亡也沒被日本兵擊中，跌倒也沒受傷，在峭壁上滑下去也無傷…我媽媽談論往事時，一面講一面哭泣…她的親戚都被燒死、阿姨、姑姑、伯父、叔叔、大哥哥、大姐姐，還有從小一起長大的玩伴，還有小弟弟小妹妹，統統都被大火燒

死，一整個部落的人都被火燒死了，二百多個…所剩無幾了，就是現在的魔鬼島，舊佳陽對面的大平台啊…我媽媽她們躲在大平台往內山的深谷中，沒有煮飯夜裡就赤裸裸忍受寒風過去，她們不敢生火，我媽媽叫 Tapas Yayut…沒有剩多少了，只有園裡在很遠地方，沒有來的人，才存活下來了。Kayo 社的人都在一大房屋內擠滿滿的，我媽也有擠進去…。

劉金生：中部地區日本理番過程中，Walis Kumu 和 Pengan Kumu 是響噹噹的人物…日本運用各種手段，務必將他們殺盡…。

Lawa：莫那魯道攻打我們部落時，男人們正好在高山上打獵，聽到山下槍聲，統統跑下山救援，下到部落時，我爸爸(Pengan Kumu)直接抄到敵人後方攔截莫那.魯道，大罵：「莫那.你們是狗嗎？怎麼無緣無故來攻擊我們，一點 gaga(gaga)都沒有，你出來！我們單挑，一對一的決鬥…」莫那傳來謾罵之聲：「Pengan 你這個死肯哈古兒！」頓時雙方槍聲大作，激戰一段時間之後，敵方傳來莫那.魯道吼聲：「Pegan 你贏了，你打傷我的腳…」莫那把他的槍高高舉起道：「這回你贏了，我們下回再戰…」他們立時就撤走了，我爸爸他們也沒有追襲，他們人多，部落死的人也很多，也趕緊退回部落，處理後事…。

尤巴斯：可以再請 yaki 阿嬤自己簡單介紹嗎？

Lawa：我的名字叫 Lawa,爸爸是 pengan Kumu, 大姐是 Tupay,其次是我，我有二位哥哥，大哥叫 Wilang，二哥是 silan，還有一位妹妹 Kung kung，真正名字叫 yayut，我爸爸生下五個小孩，二男三女…媽媽叫 Tapas Yayut…。

尤巴斯：你(劉金生)還有趕上祖父(Pengan Kumu)嗎？

劉金生：我祖父，我升中尉的時候，我給他掛二個槓，告訴他：yutas(阿公)，你看！我升中尉了」我把二條槓掛在他的帽子，他就嘻！嘻！高興起來，我從小很喜歡到阿姨這裡，我喜歡長者或老人…有一年我們陪老人家上山打獵，他吊到一隻幼熊，他要我們抓活的…我和陳和貴爸爸(Mekah Walis)抓住壓各一邊，對我說：「你是軍中來的你壓另一邊…」，熊很凶猛，二個人一下子被熊摔甩開，阿公一下子就壓住下來道：「你們算什麼男人…」把熊一手就一抓就制服住了。

尤巴斯：你有國語名字嗎？

Lawa：劉桂美啊！民國 24 年 4 月 1 日，我爸爸他們的那一代，大伯是 Walis Kumu，二伯是 siyat kumu，我爸爸常稱他 Toci，老三是我爸爸 Pengan Kumu，女孩子也有三位，Tapas Kumu、Abay Kumu、Abay Kumu 就是嫁到雪山坑 sbqi(此勢群雙崎社頭目)，還有 Yaway Kumu 嫁。我(Lawa)有二位哥哥，大哥是 Wilang Pengan 在日本新兵訓練中心，日本兵叫他劈刺，第一次他並未用全力，日本兵叫他劈刺，刺他胸部，用力的刺呀！再一次！不用力就開槍斃了你，這一次他用全身力道劈刺，嘍！刺刀全部刺入日本兵胸膛，日本兵當場倒下去死了…我哥哥真可憐呢！日本兵全部圍攻上去用槍托敲打我哥哥全身…內傷極重，傷痕累累，日本說他自己跌

倒的，我哥哥吐血骨頭斷裂都露出來了…訓練中心是在德芙蘭，就是要準備到南洋作戰的高砂義勇隊訓練…他們都不讓我爸爸知道實情，比令·蘇彥他們都不敢講，日本軍方警方全面封口不能洩出去，因為他們知道我爸爸…日方希望他早早死亡，我哥哥不敢(懼怕)告訴我爸爸，媽媽照顧他哥哥告訴我說：「Lawa 我骨骼都斷了，內臟都壞了…」我說：「Wilang 真的呢！你的胸膛都軟軟了…」不久哥哥就死了。因此我媽媽對日本人極為憎恨，我爸爸並不知道我哥哥是被日本兵打成重傷而死的，之後我爸爸也過逝了。日本投降離開了，最後比令·蘇彥才把事實真相公佈出來…當時事件發生，我爸爸知道了，他一定馬上去殺那些日本，一定去殺的，他不知道被隱瞞著。我媽媽真的很可憐，她爸爸兄弟被日本人用大火燒死，她的男孩也被日本人打死，能不恨日本人嗎？她真的很可憐，她在佳陽(Kayo)的所有親戚都被日本燒死打死，在玩笑歡樂場所中，她都無法笑出來…。我爸爸是個英雄豪傑(ngarux squliq ai yaba mu)人物。

尤巴斯：Walis Kumu 的後代有那些人嗎？

Lawa：Walis Kumu 的小孩 Hayung Walis 也死了，孫子很多最大的女兒是 Labi Walis 也死了，白清文的媽媽最大；對了！最大是 Mekah Walis，其次是 Labi，再其次是 Hayung，還有 Lawa 已經過逝了。Mekah 的小孩是陳和貴 kokici，Labi 的小孩是白清文。女孩還有 Tapas Mekan，謝進講的太太，還有 yungai Mekan，嫁到松茂胡長老，還有 Iwal Mekah 陳美花，嫁到美國。Walis Kumu 共有三位小孩，Mekah、Labi 以及 Hayung 等三人。Mekah Walis 的小孩是：Tapas、Yukih、Turay、kokici kapah(又稱 yungai)、Tlaw(陳豐盛)、Iwal(陳美花)等七位小孩。

尤巴斯：可否多講一些爸爸的事情？

Lawa：他把甘薯放在櫥櫃裡，我沒有福氣和爸爸一起用餐，那次應該是爸爸和我最後的用餐了…我看到爸爸在洗臉洗手，他已經把飯菜用好了…他沒有胃口，不想吃飯…他倚在桌子上沒有跌倒…「Lawa~」他在呼喚我，馬上回「喂！」，飛快奔到爸爸那裡扶著，爸爸說：「Lawa~我要回去了(Lawa~Musa Ku Iki!) 我說：「你要去那裡？」「sgaya ta la(再見囉)!」就這樣，爸爸就走(斷氣)了…那個時候我和二位友人在 Tmapus Pagai(搗米殼)，爸爸在屋內煮甘薯，爸爸說甘薯如果熟了我們一起用餐，我說「好」…當時我忙碌忘了一起去用餐…現在想起來我真的沒有福氣和爸爸吃最後的一餐…第一次、第二次叫我時我還反應不過來，最後一次呼叫「Lawa~」時，我才飛奔過去抱著爸爸問「怎麼了？」「你要去那裡？」「再見了~」，我也沒呼叫另外二位女，她們也跑來了問「妳爸爸怎了？」「不知道為什麼在咯！咯！咯！了」，我抱著爸爸，她們扶爸爸的腳扶到床上，那時爸爸已經斷氣走了…他大概八十幾歲走的，還很健壯，沒有生過病，一次都沒有…他喜歡喝酒，你不給他買酒會生氣的…爸在部落不會隨便罵人，對人慈祥愛護，他很會招待梨山地區來的親朋好友，給他們吃的飽飽的，還送很多食物…很慷慨，對我說：「Lawa 即使是妳不認識的陌生人，他們渴時給他們水喝，為他煮 ayang

yahoo(野菜湯)給他們食物吃,因為出外人很可憐…爸爸常常這樣告訴我,「可憐,要給他們,吃的東西又不是什麼…不要吝嗇…要幫助人…」因此我也常常接待陌生人,請他們到家…即使只有 ayang yahoo(山菜湯)來招待都可以…。死掉時,我爸爸為什麼知道要回去的時間呢?大概有一個月的時間,他的話不一樣,他說:「mstobown 老故鄉朋友來訪,我叔叔、兄弟、親屬他們都來看我了…Lawa 請替他們準備餐煮飯,我的親屬親戚都來了…」「在那裡?」我問著,「都在這裡啊!」原來這是爸爸臨死前,他們先來等他,準備迎接爸爸回去…我那裡知道還以為是酒後的醉話,以為爸爸頭腦有點問題了,「你看那麼多的親戚從 mstobown(瑞岩)來的,Lawa 趕緊給他們煮飯、那邊有很多醃肉、魚類、還有豬肉在這裡…拿給他們吃…」我自己都笑了,爸說不可以笑會失禮,他們專程來探望的,我說會給他們預備,爸說「好!好!」。我媽要走前也是那樣呢!三更半夜早上黃昏她都會呼喚我,清早她會清早叫我起來嘍!只有一次清早沒呼喚我,我偷偷看過去她在洗臉洗手,我走過去,媽摸著我手我的臉,我請她吃飯,媽媽嚼了半天,她是活到九十五歲走的,我問媽媽:「有什麼話要說嗎?怎麼嚼了那麼久」,「媽媽張開口看看,您是怎麼嚼的,媽妳的舌頭返回深處底部了,媽媽,您的舌頭怎麼會那樣…您是要走了嗎?」「是~Lawa」聲音非常微弱,「我本來打算三更半夜走的…我爸爸、媽媽、阿姨…所有的親戚,都在旁邊四周圍…我說先等我的 Lawa,不會先走的…」她這樣回答我,「所以我等你的」…我撥電話叫我妹妹恭恭他們趕快回來…「不要等啊!台北很遠的,您可以先走…」媽媽微弱聲音說:「好!好!」「媽媽,謝謝您等著我…如果三更半夜您走了,那你怎麼辦了呢?」「不會的他們都在等我,我都告訴爸爸媽媽,請他們稍等一會兒,…我一定等妳,跟妳交待話別我才會走…」我也是最後照顧媽媽走的,她把她的祖先,以前的事情都告訴我。爸爸生前我常常給他買酒喝,一瓶他就高興了,「我死了以後,Lawa,妳要給我酒」爸好像用玩笑的語氣對說「你怎麼喝?你已經死了,你怎麼來吃來喝酒呢?」爸說「妳要呼喚我(hai ku mlawa),我要帶朋友前來,妳要先把瓶蓋打開,因為我無法打開,你切一塊豬肉放在那裡,妳就先去工作了,我們就會慢慢喝,妳要先叫(呼喚)我啊!」我也半開玩笑的說:「您來了把房子東西都嘎嘍!嘎嘍!的敲響著,我不是會生病了嗎?」「不會!我又不是神經病來找吃的,妳為我預備了酒,叫我呼喚我,就會很高興過來看妳了,沒有豬肉沒有關係,帶酒來就好…記得酒的瓶蓋先打開…我有很多朋友會一齊帶過來…」,「您那來的朋友?」「很多家族的死去的親屬都是我朋友,很多呢?」「好!我知道我會給您,但不要吓嘍!吓嘍!的來嚇啊!」「我又不是神經病,我會罵人嗎?不會的」…爸爸特別交待酒瓶蓋子一定要打開,他無法打開…酒放好就去工作了…。

尤巴斯:作戰的期間,您爸爸的戰友伙伴是那些人呢?

Lawa:爸爸同伴們在一起聊天時,會一起聊好像是七位呢!一同自南投逃亡的好像七位呢!我爸爸 Pengan、大哥 Walis、二哥 Siyat 三位,都是自己人,就是我爸爸三兄弟,還有 Yabu Hayung、Mekah Blyah(黃秀娥的爸爸) Yukan Hayung(尤勞的

爸爸) Pihaw Ali 等七位，不是很多，都是自己人…就是他們七位和莫那.魯道番人奇襲隊作戰，utux 照顧我爸爸他們，沒有在那次戰鬥中戰死，莫那.魯道被擊傷，霧社那邊的頭目說：「哦！我被擊傷腳囉！Pengan Kumu 你贏了」，統統逃走回去了，莫那.魯道如果沒有被我爸爸擊中，他們統統一定會碰！碰！繼續攻擊，他們槍多人多，日本給他們槍來打我們，幸好神憐憫我們；莫那.魯道如果沒有受傷，我們部落所有的人都會死光了，因為來襲的 Ktasiq 賽德克突擊隊非常多，utux 憐憫照顧我們…我爸爸說他擊傷了莫那.魯道的腳，「你贏了 Pengan~你擊中我的腳了」，莫那呼叫所有奇襲隊的隊員「撤退！撤退回去啦！我腳被擊傷了…」，我爸爸說他們把莫那.魯道揹著回去，他的同伴把他揹回去。

尤巴斯：Lepa 也有來攻擊突襲他們嗎？stobown 呢？

Lawa：沒有，stobown 是我爸爸自己的部落，他們都沒來。

爸爸在 stobown 部落期間，日本相當討厭他，命令他去工作，他違抗日本命令，泰雅人去砍樹(要蓋房屋)，小孩都沒有飯吃了，所以爸爸的家族都不聽日本命令，去砍樹孩子怎麼辦？所以他們逃出來，就是那七位戰友的家屬統統一起逃出來，逃離日本魔掌，是日本派賽德克奇襲隊來追殺我們…我爸三兄弟、Yabu Hayung、Yukan Hayung、Siyat Hayung 三兄弟，再加上 Pihaw Ali、Mekah Blyah，總共是八個家，不是很多都是帶自己最親近的家人逃亡躲藏，來到大甲溪的 Ulay Rima。每次開會，我爸不多話講重點，沒廢話身材不高、健壯結實，圓圓的身體，粗壯結實作戰時，跳躍來去如飛，日本追不到，敵人打不到…。年紀雖然大了身體仍然硬綁綁，非常結實，爸爸非常慷慨好客…。

尤巴斯：你們是如何遷徙過來的？

Lawa：我是在 tunux Balong 出生，就是總統別館那裡，那是我們的部落…幾個月之後就遷到哈崙台。我們並沒有先到德芙蘭，日本把房屋都蓋好之後，我爸爸才下來的，遷徙下來時已經有蓋好的房舍，做好的水田，還有園地，我爸爸和伯父 Walis Kumu 一句話，日本就說好…日本曾經帶我們先到大道院，看是否適合居住，伯父和爸爸不肯，沒有水我們要吃什麼…他們喜歡哈崙台，有敵來襲時，後面有大山可躲藏，伯父 Walis 中意那裡，德芙蘭曾經在那裡耕作水田有水源，日本對他們說把哈崙台給烏來社的人，就是給我們…曾經在上谷關耕作的泰雅人，遷到 qalang slaq(上部落)，我們就接續過來耕種，我們遷到哈崙台之後，我們自己繼續努力開闢水田，土地都是大家分配好的，水管是鐵管，日本替我們拉的，水源充沛。哈崙台部落，位於麗陽軍區後面的平台，有日本派出所，再過去遠一點是公墓，光復後就是現在的哈崙台派出所了…部落在公墓後面大的平原上，很平…都還有舊址…現在已經有登山路，登到 maniuri，就是敵人如果來襲時，伯父 walis 他們退守躲藏敵人的場所，登山客喜歡到那裡遊覽…。政府有開闢登山客的路線，有一個登山客不知怎麼一回事就死在路上。我們水田與園裡距離很遠，所以就離開原來的部落到現在的十文溪部落了。舊部落很廣很寬地方很好，社區日本建的很美…只是揹米時路程遠，所以我們才離開的…在部落時已有公墓、很漂亮，現

在都是樹林了。(Lawa Pengan 劉金生採訪文稿到止結束)

六 Ulay Rima 民族史-劉金生耆老專訪

(第一卷錄音帶，錄音時間長度:01:16:21)

受訪者:劉金生(Yawi Silan) 41.6.6

訪談時間:2016/04/27

訪談地點:skba 上谷關上台地受訪主人果園

訪談人:尤巴斯 瓦旦與弗耐 瓦旦

尤巴斯(以下簡稱尤):

他媽媽也曾住在下部落，是嗎?

劉金生(以下簡稱劉):

那邊啊，陳議員隔壁啊，底下都是酒鬼(tbusuk)，啊!他說我們甘脆上去好啦，哈!哈!哈!哈!---

尤:那是真正的哈崙台部落(目前的部落)嗎?

劉:

真正的 mkharong 老部落，是那個時候，日本安撫我們下山遷下來的部落才是，然後日本在那裡給我們蓋房子，就是墳墓那邊啊。(劉耆老叫我先別急，他先泡個新茶)---我這裡(上谷關 skba 果園)有半年沒有上來了，現在是又開了露營區，分身乏術啊!這裡的話，在農忙的時候打藥施肥我才上來，大部份時間都在露營區。---那露營區還沒開張啦。

尤:

我記得訪談 yaki lawa hobing 時，他形容她小時候，她有提到你爸爸，她說非常帥!

劉:

哦!-哈!--- lawa hobing 是佳陽的人，因為她的姐姐是陳和貴的媽媽，她是也跟著姐姐他們下來的，她另外一個姐姐是黃約翰的媽媽，就是上部落真耶穌教會的 kusung，她們是姐妹，一個哥哥是參加日本兵，沒有回來了，高砂義勇軍，我爸爸回來了。

尤:令尊也有去?

劉:

aw(是啊)!他在那邊六年哪!哈!哈!哈!

尤:好像去十位，回來二~三個，回來的不簡單了。

劉:對啊!他是第二期的 takasagiyutay，第二期的---很多人去，像羅達訓的大伯，

也沒來回來，還有 lawa hobing 的哥哥，也沒有回來，回來是我爸爸嘛!還有湯福義、蘇阿金(watan nabu)，還有???

尤:林講文呢?

劉:

林講文沒有去，你的 yutas 林誠牧師，準備去了，在台灣受訓，末期了，但是日本已經戰敗了---。還是二個原子彈啦，那個時候日本軍隊還在南洋打戰，還不知道投降，沒有收音機嘛!日本天皇已經宣布投降了，他們在深山裡那裡有收音機?還在打啊!但是已經沒有那麼激烈了，中國、美國他們聯合部隊已經在慢慢收編---那個時候我爸爸講補給品也沒有了，他們在菲律賓偷當地人的木瓜、地瓜啦!最後知道日本投降，日本說你們要回日本嘛?還是回台灣?二個選擇，那我爸爸就回台灣，哈!哈!--

尤:那個時候，他結婚了嗎?

劉:還沒，還沒結婚。

尤:

他名字是?silan?--

劉:

Silan kawas, (這個時候果園正在打藥，當我們正在往打藥方向看時)我哥哥正在打藥，這個時期是關鍵，這個病蟲害---最脆弱的時候，這一段時間沒有顧好的話，細菌一漫延就來不及了。那我前幾天打完了，做農就是這樣，一定要按照它的步驟走，---。

(我們一面喝茶，一面聊天，順便提到此行的來意)

尤:

我曾經在雪霸國家公園開會中提到有關大甲溪三大戰役，他們對此很有興趣，希望我能下到部落進行田野調查，因此才有機會來部落尋找當年曾經參加戰役的後裔們，訪談他們可能記憶裡所聽聞的片斷戰役，所以特別來拜訪 您。

劉:

很高興你們能來，我很瞭解學長你一直以來關心我們原住民歷史文化。今天知道你們要來，我也在上午稍為回憶回憶，我以為是三山國家公園什麼的，--下山時在車上沿路想，過去，當然我們現在這個部落，叫做 hrong，哈崙台部落，其實沒有「台」啦，ke na tayan hrong，因為--當時日本人為了安撫我們，我們從青山別館那邊下來的原候，日本叫我們選擇你們要什麼，坦白說，日本警察為了要控制山林所有原住民，因為依照日本傳統過去，我曾經當做軍人，最怕的是野戰，最怕的是山上的人，因為平地的好控制，那麼山上的呢?如果他們沒有高壓政策，山上的人要偷要搶，隨時到東勢鎮要做什麼的，發生社會案件，哦!一下子跑到森林裡面去，日本警察怎麼抓得到?而且那個時候戶口、名字啦，都沒有，不好抓，而日本警察在這裡也不多，所以，任何一個國家，尤其是像日本，他進來台

灣，他第一個---我我的想像，過去他們的領導，一定先要控制原住民，因為平地人，他們的野性不夠。第二個呢，平地人比較會懂道理，第三個呢，怕事，平地人怕事情嘛，既然誰管理，那就順服吧。台灣曾經從荷蘭、鄭成功啦，到日本，都有嘛，當然最早我們也曾經住過平地，聽老人家講，就是因為這些外來的過客移入者，我們這個 **tayan** 這個民族，據老人家生活習慣，我的瞭解是不太容易受人家控制、指揮，就拿最簡單的部落-司馬庫斯，過去我們真正原住民的範例，過去我們要開路，不要，要給燈，不要，我們自己生活，那個是守住我們台灣原住民真正共治傳統的生活，就是自己的族群一起生活，不要受制什麼，我們自己有我們的公約，我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非常簡單，非常快樂，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他們知道嘛!平地人來，什麼人來的話，會影響所有的以前的傳統生活，甚至於土地會會被掠奪。所以，司馬庫斯，我很尊敬，我很欽佩。

今天，既然學長你們來了，我只能根據父親祖父他們那一輩給我的回憶來告訴學長，重點式的來給你們瞭解一下，有關我們這個 **qalang** 從那裡來?有關泰雅人的事情，日本人來了，賽德克他們也來了，這個過程，然後怎麼會到 **hrong** 來，這個歷史的演進，我知道的，儘量用老人家過去的口述，來向你說明。我們這個部落叫做 **hrong**。當年日本要我們遷徙到此時，這個地方都是長 **hrong**，木麻黃，反正所有樹生長最快，最沒有用的，過去我們那個部落長滿了那種樹，因此被稱為 **hrong**。但是他們解釋呢，**hrong** 是個很堅硬的樹，你用斧頭去砍，斧頭會反彈啊，哈!，韌性很強，其它的樹可以燒，只有 **hrong** 不能燒，燒不起嘛，只有煙，很不好燒，上一代前輩的意思，我們是 **ngarux ta tayan**(英雄豪傑)，就叫它 **qalang hrong** 好了。這個 **hrong** 長的又快，又最不能使用，又最茂盛，而且 **hrong** 這棵樹，你要用刀子，用斧子去砍啊，也砍不下來，除非用鋸子，當然這個不是主題的話，順便說說---。我在部落裡面，我是民國 **41** 年 **6** 月 **6** 日出生，現在應該是 **64** 歲了，這個生日正不正確不一定了，台灣剛剛光復，我媽媽告訴我，當時的戶政單位還是很不健全，我說:「媽媽，我的生日是很正確的嗎?」「誰還能知道(正確與否)?」，「取名字是誰幫我取的呢?」，「戶政事務所的人員取的」，---因此講到這一點，對我們原住民是非常的不尊重與簡單，我的外祖父(**pengan kumu**)姓劉，他的親哥哥(**walais kumu**)姓陳，兄弟姐妹很多不同姓的。

尤:真的?怎麼會這樣?

劉:

真的啊!我問，為什麼會如此?，他說，他(戶政人員)是從百家姓去抓的嘛，族人到戶政事務所，漢人不是有百家姓，陳、劉、林什麼的滿天下的，他說你抽到什麼就姓什麼啦!就是這樣子的姓名-(19:28)。當然那是過去的歷史，中華民國蔣公到這裡來，對原住民很尊重嗎?馬馬虎虎啦，用什麼都沒有關係啦，但是 **tayan** 的名字要維持啦，但是以我 **64** 歲在部落來講，因為我生長的過程，我自己可以講說，國小、霧社農校五年，再到軍校，然後退伍回部落服務，當軍人的這個中

間休假回來，每一次老人家在聚會、喝酒的時候，我幾乎都在他們旁邊，別的小孩可能去玩，玩什麼的，我一個傻傻在那裡聽。在 **plahan naha ga** 那是他們烤火的地方，大概老人家都是集中在陳和貴的家裡，就是 **Mekah Walais** 的家聊天，

尤:Walis Kumu 老人家那個時候已經走了嗎?

劉:

Walis Kumu 走了，我沒有看到他了，那個時候我們部落最大的長老就是我的外祖父-Pengan Kumu，那個時候那些老人家都稱他是 **mama** 長輩了。其實我聽我媽媽講，泰雅族是沒有頭目的，他們就只有給他們取 **mrhuw**，**mrhuw** 就是會領導會生活，後面日本人來了之後，才叫頭目，頭目是日本話呢。過去我們對領袖都叫 **mrhuw**，對不對?你應該也知道吧!因為從國小都有和這些老人家接觸，我才知道這些。其實我為什麼喜歡和老人家他們在一起，我是喜歡老人家他們吃剩下的骨頭、湯、肉啦，所以我一直留在那裡，---等到我霧社農校高中了，慢慢的懂一點事，偶而，尤其是我跟陳和貴，雖然我們的成長，相差了 7 歲，但是我們的成熟度夠，能夠相互交談，他讀苗栗高農，我讀霧社農校，他高中上了，我初中，但是我每一次回來都在一起，我和陳和貴還比我大哥親如兄弟啊!所以，即然這些老人家都在他家裡聚會啊，那時我就在跟陳和貴在一起嘛，有的時候老人會叫我們去買酒，二個人嘛，那個時候的酒不是瓶裝哦!是用一個 **ong**(罈)，我們自己要帶裝酒的茶壺，一個勺子一個勺的裝，看你要裝多少。老人家給我們多少錢，我們就過去散步去，再帶給他們喝。一瓶酒他們可以喝到一個上午，他們根本不是在喝酒，在聊天，談故事，聊過去打戰的事情，聊他們過去怎麼樣了---。他們當中常聊到部落中最兇悍的，就是我的外祖父，**Pengan Kumu**，尤其是莫那魯道，最記得 **Pengan Kumu**，那個時候因為他的哥哥 **Walis Kumu** 會領導，可是他的弟弟 **Pengan Kumu** 是最勇猛慍悍，真正在前線作戰的就是我這位我的外祖父 **Pengan Kumu**，戰鬥領袖。在老人家喝酒聊天當中，就這樣子了解一些部落的往事，前輩的過往。

即然談大甲溪，大甲溪啊，從和平鄉的南勢，叫 **pasing**，再進來就是裡冷，然後就是 **tbulan**，以前叫久良栖，以前陳德祥鄉長任內改為松鶴，松鶴他們開始大量種五葉松嘛，這是松鶴的起源，然後就是最兇悍的我們的部落 **hrong**，哈!哈!哈!最兇悍的哦!再上去就是大峽谷過去的佳陽，舊的老佳陽被德基水庫淹沒了，---然後，可能是政府吧，把他們遷移到新佳陽，再上去就是梨山，再過去是松茂，他們屬環山 **sqoyaw** 人，他們跟著果園走，果園在那裡，整理的比較好，他們就往那裡蓋 **tataq** 工寮，最後甘脆就住在這裡了。其實松茂和環山是一體的，是同個族群的部落。那，這個大甲溪沿岸的部落，南勢、裡冷和松鶴一半，大概遷移來自眉原，拜巴拉，但是總的來講，應該文獻也有記載嘛，泰雅族真正的發祥地是在 **mstbon** 嘛，過去我的媽媽講說泰雅族幾乎泰雅族最最最早的 **tayan** 的發源地是在發祥，就是 **mstbon**，然後因為兄弟眾多了以後，有的往北，南部就很少

去了，大概都在中北部，最遠到宜蘭，因為宜蘭和桃園那邊都是同一個系統。那其它的從 **mstbon** 那邊分發出去的各族群的原住民，我就沒有考據了，真正的我這個大甲溪，我這個部落，南勢、裡冷、松鶴，那個時候早就已經被日本人安撫好了，他們根本就沒有抵抗，也沒有發生過對日本人的抗戰，這是到松鶴哦！但是松鶴有一部份是從 **mstbon** 來的，蔣家蔣東海的媽媽是我們的，吳聖文的祖父，張建勳的爸爸 **Yupas** 這些本來就是我們十文溪的人哪~(31:18)，蘇阿聰他們的兄弟，然後，招郎還是生活到那邊去了，像真耶穌湯家都是眉原來的。那日據時代，從松鶴就開始，那個時候還沒有哈崙台啊，我們還在高山上抗日，什麼時候轉進來的，這個源頭這個故事，就要從莫那魯道說起啦，因為霧社那個時候已經很有建治的警察單位在霧社，警察多，而且管理的很嚴格，所以霧社那個地區的人，現在搬到川中島，那就是莫那魯道的遺族都在那裡啦，還有，有的部落在春陽。因為日本人可以威脅利誘原住民，那日本始終是想辦法讓原住民管理，便於控制地方治安的方便，他都知道那個部在那個地方啊，日本時期那個時候也有培養原住民日本警察嘛，也有透過通譯的原住民，翻山越嶺到 **mstbon**，希望我們下山，不要再怎麼樣的，但是我們自由自在的生活慣了，跟著動物走，不再拘束，不要下去，不是說為了反抗日本人而不下去，他們不受拘束，他們要過自由自在的生活，因為他們有點像游牧民族，我的地耕在這裡，耕完了，這裡不要了，我又去找新的地，所以他們的耕地啊，哎呀！都非常肥沃，地瓜啦，玉米啦，芋頭啦，雖然當時原住民不像現在那麼的方便，可是溪有溪魚啊，肉有山肉啊，那個時候還有養雞哦，他們是抓山上的山雞拿來養的，種菜更不要講了，五穀蔬菜豐富，都是有機的。就這樣，日本透過很多的我們山地警察請我們這個部落下山。當時啊，那邊有二個部落，一個叫發祥，一個叫瑞岩，**mstbon** 跟 **mknazi**，瑞岩就是有溫泉，結果呢，來了幾次以後，那我這部落的人，喜歡在山上生活不願意下去，那日本人一請二請不行，用軟的不行，干脆用強硬的手段請你們下來，他要控制山上，那麼就開始推動「以番制番」的政策，就叫莫那魯道的所謂土魯固，其實我們的話是通呢，土魯固他們是為了保障他們立法委員的政權，才獨立一個土魯固啦，什麼西拉雅族、阿美族啦，什麼什麼的，那平地山胞的我一點印象都沒有，為什麼會變成有平地山胞有山地山胞的，這可能是好管理的問題吧。然後叫莫那魯道這個部落啊，強制我們要下來，要壓我們下來，我們不肯，就開始產生衝突啦，那麼日本提供子彈火藥給他們，我們沒有槍沒有子彈啊，起因有二個原因啦，日本人的指令為第一，這些莫那魯道的賽德克，以前是泛泰雅啦，日本人對賽德克下了最強大的指令，配槍配子彈，最主要的是說，如果不遵守不聽日本的命令的話，那就強制執行，只有殺跟打了嘛，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那個時候土魯固，我們稱之 **mktasiq, ktasiq son miyan**，除了日本政府指派以外，第二個是越區狩獵長期產生的一些隔閡，狩獵界線區到這裡為止，為什麼越到這裡來？或者是我打到了，你拿走了，又不做記號，因為原住民有個習慣，打到了以後，謝謝你哦，他用芒草或樹枝做個記號的，因為你不來的話會爛掉嘛。對方他們用偷的就拿走了嘛，拿走還不要緊，那個時候鋼索是很難買的，他們連那個鋼索一

併也拿走。這就是狩獵互相拿走，大家互相產生的隔閡，再加上日本強烈的一定要將這個部落順從我，然後，就開始起衝突了。那個時候我的外公常常講，我們那個老祖先啊，說：「muwah lga, si patus patus, 奇襲隊一來，就呼！呼！呼！開槍了」，ktasiq 還沒到，就砰！砰！砰！，「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怎麼有槍聲啊」，這些番人奇襲隊來時，根本沒有進行構通，當然，之前他們派有一些協調人員，都不下來嘛，那這一次非要強制執行了，也就是要我們滅社了，即然不下來，我(日本)就將槍交給奇襲隊來給你們滅村啦，---

(這個時候劉金生的哥哥劉和貴已打完藥回來，大家互相打招呼---他在匹亞桑溪上游狩獵時，曾經捕到熊，並和母熊搏鬥過，他刺殺熊，熊也剝他頭部的皮，小熊在上面哀叫呼喊，母熊才放下而跑上去，命才檢回來的，這是有名跟熊決鬥過的人物)。

小時候我們家就在 mama Mekah 老頭目隔壁，老人家們一到了時間就會自動此報到，我，小孩子們喜歡到他們那裡走動，吃吃他們剩肉、湯的，也就在那裡聽許多他們過去戰史。我進軍校畢業，進到步隊服務之後，我是利用休假時間，我在東引嘛，休假回來就是一個月，颱風天風浪大，差不多兩個月，所以我都有時間跟老人家，那個時候他們老人家也很稱讚我啊，因為我一回來，穿軍服，從少尉、中尉、上尉啊，他們也覺得啊讚嘆的，尤其是像瓦旦這位老人家，打過南洋高砂義勇軍的，特別對軍人有一份特別的尊敬與親切，他說你是真的男人啦，哈哈！哈哈！真的男人了，而且回來都是穿禮服，穿軍官禮服，跟一般阿兵不一樣嘛，---所以休假的時候都會跟他們聊天。有一次我有唱過他們的吟歌，他們唱完了，一個一個輪唱啊，「阿衛，阿衛，換你，換你唱了」，不論是當兵的時候，退伍的時候，mama Cili'、mama Suyan---，mama Mekah 我就怕他哦，我不敢跟他在一起這樣的，蘇阿金 Watan，就是打仗過的啦，還有我的舅舅 Hayung Walis，這個四個來的話，為什麼我一到他們就喜歡，因他們知道我有錢嘛，去買酒給他們喝，有的時候在 Watan 的家，有的時候在 mama Cili'的家，mama Hayung 的家，那個時候我爸爸走了。帶著酒去了，他們就在那裡喝酒聊天，他們吟歌啊，很有意思，你詳細聽了，有內容的，而且很精彩，就是用吟歌來說故事，唱完畢了之後，metaq qani kung la, isu la rawin,哈哈！就換他啦，一個一個一個唱哦，哦那個時候多和平多快樂啊，到了後面到時，「阿衛，換你唱一下泰雅歌，好嗎？[Awi, isu cikah pqwas ke, qwas Tayan ku?], [ini kbaq ai?], [ana qeri ga], [si ku hmut, pqwas ku lai~], [baqung mung lga, bla q la] maha, 哈哈！哈哈！我也唱了，它的開頭[wi~yutas yutas cyux psli sa kwara, kwing ga Yawi Silan, ana ungat qani qaba maku lga, kwin lairi na qaba maku i simu mrhuw]，這是開場白嘛，我代表我爸爸來這裡跟你們在這裡一起來相聚啦，[pongan maku kwara mrhuw ke mamu ga ,kahun mamu mstbon , ru muwah mamu qalang na hrong, lokah mamu re ngarux tayan ---] 就是這樣，哈哈！哈哈！---給他們誇誇拍馬屁嘛，好了，唱完歌了，大概就是這樣子。---那，這個過程我們分幾個階段來講，我們提到莫那魯道問題，那莫耶魯道一定要執行、貫

徹日本的命令，那就，自然而然對抗起來了，打起來囉！那我們這部落呢，究其原因，不是要跟賽德克打仗，是我不要下山，我要在這裡自由自在自然的生活，跟這個大地生活，我不需要受別人的控制啦，當然他們也知道到了那邊之後，日本有很多規矩，有什麼的限制---因為我們原住民有自己的 **gaga**，我們也有領導啊，我們不需外來民族來領導我們---大概的涵意也都在這個裡面了。那賽德克呢，為了徹底執行日本的命令，可能一知道他們不下山，好了，趕盡殺絕，應該是這樣啦，就開始發生衝突了。打一次戰會有一次戰的經驗，我們也在山上生活，奇襲隊也是 **tayan** 嘛，大家閃躲閃躲，傷亡都有，那麼到了晚上，大家都累了，他們也要槍彈也要補給啊，他們就下山報告有這種人。那我們這個部落呢，他們一定還會來---其實，我們山下也有內線，就是在霧社我們也有自己人，[**muwah myup lozi ai , mktasiq**] **maha**，後天還會進來，沒有電話嘛，透過去山上狩獵碰到了，就說奇襲隊回霧社，日本人開會之後，日本說不行，後天再去，子彈多一點，人口(奇襲隊員)多一點。那，部落一接到消息，就開始換地方了，就開始從白狗大山翻山越嶺，下到大甲溪，也就是說我們在北港溪 **mstbon** 時已經有好幾次和日本人和賽德克打了仗，打了以後呢，我們這個部落為了維持部落的完整性，為了子子孫孫不要活在槍戰裡面，遭到傷害，只好遷徙啊，我們每一次遷徙的地方，奇襲隊一直都來襲，一直追到我們那個地方。當然啦，我們到達的地方，一定要找到一個易守難攻的地理位置，那個是暫時的哦！他們還要轉進，轉到其它地方哦。所以，那個時候司拉茂人，他們的部落在志樂溪上面，我們從 **mstbon** 下來，就住在他們附近，他們在志樂溪，佳陽的，我們在匹亞桑溪(**gong pesux**)，在那邊的戰役非常的慘烈。賽德克打到那邊的時候，他老人家喝酒的時候，提到那個時候我們也有槍了，殺了敵人之後搶他們的槍，也有的是派人翻山越嶺，穿過松鶴，到新社買槍，就是當時的平埔族人，我們是用鹿茸去換槍的，我們也有槍了，這一段歷史很重要哦！因為他們為了要抵抗賽德克奇襲隊，他們用槍我們用弓箭，那裡可以打得過，所以在 **gong pesux** 那個戰役，坦白講我們是打勝仗的，因為我們已經把戰鬥位置和防禦工事都準備好了，他們過溪上來，我們早就在下面等了，然後老人家他們在談嘛，[**mama Pengan, lokah su be ai!**] [**wa mu si ktai peng! peng! peng! magan ai , wa mtakui ktasiq,**] 川田式的槍，單發的，結果就是在 **gong pesux** 那個戰役，我們打勝仗了，而且也把莫那魯道打傷了，打到沒有打要害了，然後在對岸互相叫罵，因為我們話通嘛，也知道奇襲隊指揮官是莫那魯道，「莫那，我們有什麼仇恨，讓你們這樣對待我們泰雅，自己反省，不是日本嘛，命令你們來攻打我們，我們之間有任何過節嗎？為什麼是我們泰雅對泰雅相咬相吞呢？」，因為莫那魯道被打傷了嘛，我們打勝仗了啊，以少勝多，以寡擊眾。結果呢，莫那魯道在那個戰役回去了，回去了以後，剛好日本人強姦他們部落族人的一個婦女，反正日本人是我行我素嘛，你說那些日本人沒有女人怎麼能夠生活？其實那個類似事情發生的很多，有的是泰雅女孩攀日本人的，愛慕嘛，但是那個時候他們去強姦的是有婦之夫了，結果他們回去了以後，再想一想，回憶回憶我們這個族群 **mstbon** 啊，跟他們曉以大義，可能打動了他們心裡，我們無緣無故的跟

我們自己原住民打仗幹什麼?目的是什麼?日本人叫我們來就來嗎?(01:01:45)又強姦我們婦女，對我們又非常的輕蔑，他們開始覺醒了，那過程如何我不知道了，怎麼樣呢，最後發動了霧社事件，起因就是他們和我們這個 **khrong** 的打戰作為霧社事件的開端，他們不是亂起霧社事變的啦，起因就是「以番制番」的這個政策的結果，我們都是原住民，後來經過幾次的打來打去的打仗，然後我們這邊的人，共同對話哦!你們再這樣繼續追的話，那我們就共同一起毀滅，---什麼理由啊，為什麼日本這樣子的要互相殘殺?那莫那魯道也受傷啊，老人家講這個，誰打的?知道嗎?很像是蘇阿聰的爸爸，已不知道是誰打的啦，---老人家在聊天玩笑中，yutas Pengan 說:[ta utux Yabu , mwah mktasiq lga, nanak kciyan niya(Yabu Hayung) mhutu ai!] 在開現笑，他本人(Yabu Hayung)也在啊，大家互相調侃調侃的，[iyat ai, mama ,wa mu bun cikh Mona Rutaw ai, wa mu krisan cikay ai] , [ai , kya isu mnu rwa ? kitan maku agai!agai!ma] , 互相聊天嘛，哈! 哈! 哈!大家互相講打仗的故事嘛，[pira wa su bun`Yukan, pira bay wa su bun` ga?] , [kintan mu bay ga, pax! ini ktakui ai], [nanu wa su ini bui] , [ga, mesazing maku lga, ungat lga squliq qasa,ini mu luwi la, wa mu bun qutux ai] , [nanu lokah su] , 大家互相開玩笑，比賽的說你打幾個，他打幾個的，最後談論的結果，我的祖父在旁邊嘛，他不講話看著他們，他們講完了以後，[mama, kwara qalang qani , ungat isu lg , aki wayal mkbka kwara qalng qani la] , 跟莫那打仗的那個時候我的祖父才 19 歲，19 歲呢!我那個祖父，你有沒有看他那個相片，掛在客廳，那個那個肩膀多寬啊!---然後呢，其實霧社事件，我們沒有辦法聲援他們，第一個消息不靈通，第二個我們還要防範他們又要來進攻，一直有危機感，gong pesyux 那邊打的很慘，很激烈嘛，族人說他們還會再來，我們換位置吧，我們就到「烏來里馬」啦，青山別館那邊了，跑到青山別館那邊了。

尤:

你們未曾避居到最裡面的 gong pyasan 嗎?莫那來的時候，你們是在大甲溪的那裡?

劉:

反正我們為了避敵，遷徙了好多地方啦，但是最後是在烏來里馬青山別館那裡。我們在青山別館那裡時，日本的高壓政策有稍為調整，然後呢，就叫松鶴的頭目和江世大的爸爸，以及林朝欽的爸爸，當警察的所長，他們很誠懇的到烏來里馬青山別館，在那邊把條件都講好了，你們過你們自己的生活，還可以自由狩獵，日本給你們蓋房子，給你們做灌溉設施的水濬，給我們相當優渥的條件，還幫我們拉電，我的祖父就說:[Mekax,ru ??,tyugan simu, usa lama mita ha, kya kenu biqan ta niya rheyal, blaq rheyal ga niyux qsya ru be`enux cikh ru nyux cikh rsnat ga, asa gali] , 結果跟著警察派了三個人去，去選地啊!結果第一個選的地方是白冷的電廠，就是東卯溪那邊，結果這三個人去看了，[ai iyat ku hiya la] , 沒有很好的山水，平平嘛，平坦的，而且樹形也不好，他們要的是有闊葉林和針葉林相混山林，才會

涵養水分嘛，第二個要有石壁，為什麼呢？他們已經害怕被人家追殺，如果平平的話，敵人容易殺進來，他們需要一個可以轉進攻守的地方，所以第一個選白冷，不要，第二個大道院，都是石頭，不毛之地，地方又小，松鶴已經有原住民了嘛，被日本管理好了，變成社區了，那邊有一個很大的派出所，警察很多。結果呢，哈崙台這個地方，原來都是松鶴的人耕種的，包括這裡。那個時候松鶴的人在這裡零零散散的耕作，種植一點小米，甘薯等，沒有完整的，一點一點的，那時候還是大森林，還有谷關。結果，第一個到 **hrong**，那個時候松鶴的人在此耕作，只是雛形而已，還沒很完整的。結果那邊有一條溪，那個地方，就是墳墓的旁邊啊，老人家上去，再下來一次，說:[**blaq la**]，結果呢，墳墓那個地方，平平嘛，這裡是日本要給我們蓋的房子，那邊是要做水田的地方，這裡是部落，先講好的。到谷關，我們要這個，往上谷關，我們要這個，日本人全部答應，只要我們要什麼就有什麼。所以可見日本的警察，這麼樣的尊敬又怕我們這個小小的民族，其它的都被日本同化了，就是小小的我們還沒歸順下來。那，我們後面來的，特別要來的人，日本給予最優渥的待遇。

我的外公啊，他的耳洞還可以掛煙斗呢！不會掉下來啊！他們用打到的山羊的皮做皮包，裝煙絲啊，他們自己會做煙草啊，以前會種煙草。---下來了，那個時候我們這裡是屬於台中州東勢郡嘛，結果派了一個相當大的官員來跟我們部落談，談這些要怎麼做的事情，結果我祖父和他的哥哥，**Walis Kumu** 和 **Pengan Kumu**，二兄弟下來了，和大官們決定就在這裡，然後又上去了，又回到烏來里馬那裡，等蓋好了，我們才下來。誰給我們蓋？是漢人，社區房屋和水田，都是平地漢人做的，沒有叫原住民。那個時候日本對我們原住民有一點禮遇，勞工的工作，不叫原住民做，水田一塊一塊，水濬等都是平地人做的。弄好了之後，就叫我們下來，好像是 14 戶，(01:14:03)部落社區當時的相片，好像林文生那邊還有，他當時是鄉長嘛，他有收藏，在一個歷史展覽中有展出，不知道他放那裡了，這是最珍貴的歷史鏡頭呢，我一看，這是我們 **qalang** 嘛，二排哦，好像是 14 戶，中間是一條路，很整齊，好像是有規劃的，都是平地人做的哦。好了，你們可以下來了，我們什麼東西都沒有帶，大大小小都來了。其實我們有多少戶？只有 7 戶呢，本來很多，就是沿途打仗之後傷亡很多，老的老，只有七戶。為什麼變 14 戶呢，有的兄弟分戶了，就這樣子我們在 **hrong** 定居了。差不多日本人把我們安定在 **hrong** 的時候，日本戰敗了。所以在我們老人家來講，對日本人過去「以番制番」的政策，他們沒有強烈的言詞罵日本人不好哦，然後他們給我們蓋房子，更讚揚日本人對原住民的愛戴哦，(01:16:21)

(第一卷錄音帶完畢，2016 年 7 月 5 日翻譯完成)

劉金生訪談記錄二

尤：他媽媽是 **mstbon** 的---

劉：我們是一起遷徙的，他們也是曾經住在烏來里馬的，**pesyux**，但是這個過程啊，

還有一段歷史，在日本時代的時候，真正跟日本人直接打仗的是佳陽 slamaw 人，那個叫畢茨坦事件，就是德基的後面，是志樂溪嘛，志樂溪上面，他們第一個部落在那邊，但是呢我們這個部落有去聲援，所以我們去幫忙以後，我的 yutas 就娶佳陽的小姐了嘛，哈!哈!哈!我的 yaki 是佳陽的人，Tapas Yayut，第一個娶佳陽小姐的是我的 yutas，大家互相聯姻，互為同盟。那個時候畢茨坦事件，佳陽死傷最為慘重，幾乎滅村，日本派警察去屠殺，那個時候，日本警察全部被佳陽的人殺死，只留一個管理員，躲起來(03;15)。很像是為了槍枝，日本人最怕原住民有槍，結果有消息某某人有槍，就懷疑這幾個這幾個，懷疑三個人，結果這三個人呢，不承認啊，就要帶到山下審問，帶到松鶴審啦，是槍斃或關起來我們不道啦，帶的警察二個啊，手也扣在犯人手，和犯人一起綁，怕他們跑啊。他們用泰雅語交談:[rawin musa ta, iyat ta muwah la,] 剛剛好有一個斷崖，[hata la ku,sita sgaya la ai, sgaya ta ska la] 他們三個人連警察也都跳崖，全部死掉。這就是畢茨坦的起因。我們那個時還在 gong pesyux，還沒有在烏來里馬，他們在上面，我們下面，知道這個事情，我們去援助嘛，二個部落結盟互相嫁娶，陳和貴的媽媽還有楊德樹的媽媽，都是佳陽人啊，就這樣子通婚了嘛。畢茨坦事件不是很大啦，但是曾經跟日本槍戰過，這是佳陽人有跟日本人槍戰過的，但是時間很短，號稱畢茨坦事件。我們在烏來里馬和 gong pesyux 二個部落都沒有辦法順服了，日本還沒有到環山啦，所以梨山、環山平安無事嘛，日本戰敗投降了，這個歷史就是這樣。總之，我們這個小部落的部落遷徙，原因、還有泰雅族熱愛山林，不願意被人家控制。有一點哦，為什麼他們怕我的外祖父?他們是不是有公約，我的外祖父的姐姐，那個時候我們已經在 hrong 啦，那個時候日本人還沒有訂法令，那個時候我們還是狩獵，他教我們耕種，種稻子啦，這些都很好啊。我們進到這裡，人口多了嘛，我的外祖父的姐姐，親姐姐哦，就是蔣東海的媽媽，她嫁給蔣東海的爸爸，結果她跟姓孫的產生戀情，亂倫，不是孫立生那一家哦，我的外祖父為了要扼止亂倫不倫理的部落，雖然妳是我姐姐，他親自去砍她的耳朵，讓妳不能見人，弟弟是部落的老大嘛，姐姐做這種事情，你不能包庇啊，從此有那個女人敢再怎麼樣，部落亂倫、偷情有那個敢。所以小時候我看我那個 yaki 啊，都是用包巾包頭，後來改嫁到南勢，就是胡學益的爸爸。

雪霸國家公園既然委托你們來細述我部落的沿革以外，我對於現在的政府現在設立那麼多的公園，有雪霸、太魯閣、玉山啦，他們設立那麼多的公園，他們的目的是在那裡?事實上損失最大的是住在山上的原住民，這個可以做記錄，我們不能比那個一望無際的美國公園，一片都是國家公園。那裡一個小小的台灣設那麼多，這有點太---而且原住民的生活已經受到了太多的單位，還有法令來把我們過去的生活習俗，包括文化，慢慢滅絕，就是現在的政府講求了什麼環境保護啦，生態維護了，我們現在又有什麼雪霸公園，又有林務局，又有水利局，又有電力公司，這些種種都是跟我們原住民發生了很大的生活衝突，你說這些公園有必要設立國家公園嗎?我們原住民來管就好了啦，對不對?你說原住民啊，山老鼠，原住民是

般運工，不是老板，只有取得某一小小的利益，那，原住民要生活啊，那如果你把公園全部給該鄉的公所來統一領導它的轄區的管理，那麼你把國家公園的那些預算，編給鄉公所，鄉公所來成立巡山員，巡山員有薪水，那我們自己山林路徑我們最熟，對不對？平地人來，我們就知道你來幹什麼？我們一瞄就知道好人壞人，對不對？好了，現在呢？雪霸公園職員、森林警察、林務局掛勾，然後又騙原住民做勞務工，去把珍貴的木材運出來，你去看那一個部落的家裡，很簡單啦，那些官員你去查一查，在這裡我要慎重的講哦，國家公園官員、林務局的官員，你到他的家裡去，叫調查局或政風處去看，他的客廳有沒有很大的櫟木的桌子、椅子，現在我們台灣珍貴的森林變成大傢俱，第一個都在有錢人身上，第二個都在官員身上，我覺得調查局、政風室相關單位瞎了眼睛，你去看看林務局局長或是他們的課長，他們有沒有很大一張的桌子，而這個那裡來的呢？好啦！就算我們的部落好啦，有一張嗎？連一個小小的木材都沒有啊，應該先享受的是我們呢！這是我住在山林的原住民對國家的這些有關單位，真正的有沒有守護這一塊土地，這是我想表達的。過去我們已經可以講說來不及了，社會已經膨漲到已經開發到這地步，包括保留地都流失也很多了，只有想要在中央山脈畫一塊土地來給年輕原住民來守護，過去的老人家被平地人騙，被企業騙，我曾到尖石鄉去參觀，什麼朝日、美人魚啦，像樣的溫泉館，都是財團的，原住民的露營區都是邊緣在懸崖啊！因此，我們原住民這個時候，我很企盼，過去的不正義，現在的轉型正義，這就是我要講的重點。蔡英文講轉型正義，這就是我們期盼的轉形正義，過去政府不對的，現在政府要向我們道歉，是不是？八月一日原住民日，蔡英文說要向我們原住民道歉，我們來看看它的內容---。今天，真的謝謝了，弗耐，有這個機會，我把我的工作停擺啦，我是不是能夠做一個對原住民發聲，做一個小小的建議，能夠透過你們今天的專訪，我們都是原住民，我們怎麼樣做一個在這個土地上，很公平的，原住民在全國人口來說是極少數需要受保護的民族，一個文明的國家，看他對原住民怎麼做，如果一個民主國家對原住民生活沒有提升，經濟弄不好，而且產生怨言的話，這個就不算民主國家，當然我們舉例來講，紐西蘭的毛利族，美國的印地安人，大陸的少數民族，日本的愛奴族，他們的政府是怎麼樣極盡的照顧這個少數民族，為什麼呢？少數民族就等於張大千的畫，死掉了更貴，因為一個國家有多元的文化，多元的語言是很寶貴的，那你要同化我們，我們全部都講國語，坦白講跟生態一樣，你說山上只有猴子，其它都沒有了，那就沒有叫做食物鍊啦，我們原住民在這個食物鍊上佔有重要角色呢！有一回我開計程車時，載了一個教授，他說他是東海大學的教授，他問我，夷？你的口音是？我說我是原住民，你原住民啊，不像啊，我說我是民國 41 年生的，那個時候橫貫公路還沒有開通，我爸爸媽媽不會有問題啊，我說你對原住民有什麼看法？他只有講一句話，我很佩服那位教授講的那一句話，「原住民才是台灣真正的主人」---(以後的訪談未再記錄下來)(劉金生訪談記錄二結束)

七、Lawa Hobing 有關畢茨坦事件口述

受訪人：吳愛妹 Lawa Hobing

年齡：出生 19/04/01

受訪時間：2014 年 8 月 3 日

地點：台中市東勢區土牛豐勢路 90 巷 24 號

採訪人：尤巴斯瓦旦

拉瓦：我們老家是民佳陽（Kayo）的淹水區，大姐是 Sayun Hobing，其先生來自 Mstobown，佳民青山底下烏來盧馬社。在達見曾經發生達見事件，又叫畢茨坦事件。去殺日本達盤駐在所的人中，有二位是我哥哥，原因是什麼，我都不知道，那時候我還沒出生，哥哥他們去殺日本人的時候，並沒有讓父親知道，我父親叫 Hobing Nomin（侯賓尤敏），日本就抓我父親…。

我曾經嫁給蘇阿金（瓦旦亞福），我們結婚在一起十年，他人很好，不會對我行暴力，祇因為我不生育，不會生小孩，他就告訴我他要取第號太太，我不肯，大約有半年，我陷入痛苦失眠，以後我要到那裡？我十六歲那年媽媽過逝，我爸爸是住在佳陽（Kayo）的人，大約是在我三歲的時候死的。

尤巴斯：那麼年輕就走了？真的啣？

拉瓦：是的，我告訴你有關我的人生，一生坎坷艱苦，說真的我是佳陽（Kayo）的人，就是舊佳陽（中橫公路站牌）站牌的底下，那是以前的老部落，德基水庫興建之後，溪水把部落掩沒掉了，那個部落就是我原先住的地方，我的家鄉。

（老老去煮開水，泡茶）

我有讀日本教育所，讀到六年級。說真的我是巷佳陽被水淹沒的舊部落的人，我的大姐到烏萊盧馬社的 Mekah Walis（美卡 瓦力士），我大姐叫沙雲保賓（Sayu Hobing），我姐姐很早就嫁給我姐夫，姐夫 Mekah Walis（美卡 瓦力士），來自南投縣仁愛鄉發祥 Mstobown 馬斯多普翁。姐姐結婚就住到烏來社，就是在青山的烏來麗馬，我姐夫他們是 Mstobown，我們是佳陽（Kayo），Mekah Walis（美卡 瓦力士）是英雄人物是頭目，他連日本人都不怕，就是陳和貴（Kokici）的父親，在日治時期是頭目，他都不怕日本人，能力很強，姐姐嫁過去時，他們住在烏來社，就是青山日本時期的理蕃道路青山的路上，大姐是 Sayu Hobing，老二老三都是男的，名字我不知道了，二個都是哥哥。二位哥哥告訴我們的爸爸（Hobing Yumin）說我們要去打獵，原來他們不是去狩獵，他們是去殺達見駐在所的日本人。二位哥哥告訴我們的爸爸，我可能還沒出生，哥哥說我們去追獵（mesbu），去獵動物，以前動物很多，原來他們去殺日本人，就是達見事件，日本不會記載德基事件，達見事件，他們去把駐在所內所有的日本人和家屬都殺光，可能有遠因？或原因？我並不知道，當時我爸爸並不知道。

尤巴斯：你的爸爸叫什麼（名字）？

拉瓦：**Hobing Nomin** 是爸爸的名字，哥哥他們（當時）對爸爸說讓我們去狩（追）獵，爸爸說可以啊，你們去啊！如果哥哥他們說是要去殺日本人時，爸爸不會准許的，爸爸會阻擋，因為當時我們泰雅人和日本人剛剛和解不打仗了。我哥哥他們叫什麼了呢？我不知道了，到底去多少人呢？二個三個四個？我二個哥哥還有另外一位，我也不知道，一共三位，好像是三位。達見發生事件時，會部都被殺，只有一位婦女躲進廁所，沒有被殺，泰雅人忽略了，沒有把電話線切斷，倖存的婦女就打電話到烏來社的日本駐民所說 **Kayo**（佳陽）的人屠殺了達見駐在所的人，**Kayo**（佳陽）的泰雅人出草殺人了，日本馬上連夜派大批警力來 **Kayo**（佳陽）部落抓人，他們強力抓我爸爸，認為是我爸爸聳躄孩子們去殺日本人的，我爸爸其實什麼都不知道，而是那二位哥哥自己的主意計劃。日本人抓住了我爸爸，把他網綁放在外面（屋外），不管風吹雨打就綁在外面不管，真的很可憐呢！只為了孩子的出草，又不是爸爸叫他們出草殺日本人，一直放在外面。活下來的人，有我媽媽，我二姐，哥哥，哥哥有去參加當日本兵，也死在南洋，沒有回來了，哥哥名字叫 **Yawi Hobing**（雅衛侯賓）。事件發生之後，我姐夫 **Mekah walis** 剛好在烏來駐在所。我父親是 **Hobing Nomin**。我姐夫 **Mekah walis** 知道岳父和小孩他們殺了日本人，日本叫他到烏來駐在所。日本人以為是我爸爸叫孩子去殺（日本人）的，而事實上是哥哥他們自己心裡要去殺的，聽說去殺的共有三位年輕人。我爸爸被抓了以後，日本警察很快的從東勢上來，除了我爸爸被抓，還有一位也被抓，就是 **Suyan Walang** 兄弟的爸爸，叫 **Walang Noraw** 二位被抓，日本人打算把他們帶到東勢，用電椅處死刑。他們把我爸爸他們二人綁起來，一個日本人在後面牽住，擔心我爸爸他們逃走，**Walang Noraw** 在前，我爸爸在後面，日本一共是四位，都互相被綁住，這樣泰雅人逃也無法了。後面還有多位日本人持槍，以防萬一這些泰雅人會發生狀況，就當場射殺擊斃。

我爸爸和另外一位互相用泰雅語講話，我爸爸說：「**Walang**，我們這回下去，日本人一定會把我們處死，我看我們帶他們赴死吧」他們選一個最高最陡的大峭壁，我知道那個大峭壁，但是名字我忘記了。那個時候路有通，**Yungai Uking** 的爸爸和我爸爸是兄弟，她已經過逝了，她爸爸和我爸爸是兄弟，**UKing Nomin** 和 **Hobing Nomin**，他們被抓就網綁帶到東勢，我爸爸在前，日本警察在後，**Walang** 和我爸爸互相講話，我爸爸說：「我們帶他們（日本警察）去自殺帶他們去死吧，我們只要下去就會被處死，用電椅電死，好走到大峭壁，我大聲喊之後就跳崖下去」，我爸爸大聲呼喚就帶二個日本人跳躍大峭壁，**Walang** 也同時帶二位日本人跳下去赴死。那次的事件（畢茨坦事件）日本人有把日本人的屍體收回去，我爸爸和 **Walang** 就沒有人收屍就埋在那裡了，日本人就發佈達見事件，**Hobing Nomin** 的小孩和 **Walang Noraw** 等五人在達見駐在所殺日本人，我的哥哥兩位其他三位等，日本警察命令 **Kayo** 社 **Kiyai** 社總動員去搜尋，他們（日本警察）和二個社的泰雅人全部出動，全面搜山，最後發現他們在高山上一個大平台。三位，就是達見對

面山上。日本有望远镜，看到三位在高山平台上瞭望，他們大概也明白日本人會全面搜山尋找，殺了日本人，日本人當然會互相聯絡上山找。日本動員 Kayo 社泰雅人上山，泰雅人是不得已的，找到之後雙方開槍激戰，我爸爸他們先開槍射日本警察的，但沒有射中那些跟日本人去的部落族人，日本警察強迫命令族人槍射擊，砰！砰！砰！有一位日本人被三人擊斃，日本再命令繼續開槍，砰！砰！砰！三位同時間被擊斃，被丟棄在平台，暴屍荒野，無人敢去收屍，日本會殺。我爸爸被抓，大哥也沒有了，二位哥哥戰死在平台，親戚鄰舍都不敢，因為日本警察會殺，日本警察都帶槍等候埋伏，在高山上，有人來收屍就開槍，因此三位就這樣暴屍山野。達見事件沒有霧社事件大，因此沒有大篇幅報導，很少人知道。我爸爸死的時候，我大約是三歲，我出生於昭和五年四月一日，中華民國是民國十九年四月一日。事件發生之後我姐夫來接我們，陳和貴的爸爸 MakaX Walis 來接我們，我爸爸 Hobing Nomin 和 Walang Noraw 跳入峭壁死了之後，我大姐 Sayun Hobing 的先生，我的姐夫覺得我們太可憐了，我媽媽已經年紀大，沒有男人照顧，小孩又都幼小，就去拜託日本人讓他去接（允許他接）我們到他那裡，日本允許我們這一家（Hobing 家人）和 Walang Noraw 家人都跟著我姐夫到烏來社（烏來里馬社）去。Walang Noraw 的小孩是 Hayung、Cili、Yakaw 以及 Suyan 等四位，Hayung Walang 和我哥哥 Yawi Hobing 有去南洋新基內亞當日本兵。日本人和幾位 Kayo 的人本來打算要把 Hoyung Walang 和 Yawi Hobing 二位小孩帶到大甲溪去淹死，帶到深水激流之處，他們真的要淹死呢！那個時候 Yungai UKing 的丈夫 Walis Temu 和 Besu Nomin 趕過來拯救他們，我姐夫向日本保證，以自己和人頭保證，保我全家和 Walang Noraw 的小孩（Hayung、Cili、Yakaw、Suyan）安全搬到烏來社，Walang 的小孩全部由 Yukan Hayung 領養，因為妻子 Tapas Ali 不生育。我這家到烏來社住的包括：我媽媽、二姐 Kusong、二位已逝的姐姐，其次是我，另外還有我外祖母，大約是六位姐夫帶我們到烏來社，再到哈崙台，包括我媽媽、媽媽的媽媽，Yawi、Kusong 二位姐姐及我，一共七位。我們沒有住烏來社，大約我三歲，姐來接我們，就直接住到哈崙台，Kayo 人 Yukan Hayung 夫婦也是我姐夫保他們到哈崙台的。Yukan Hayung 的太太是 Tapas Ali，他們沒有小孩，就領養 Walang 的四個子孩。

我媽媽名叫 Ciwas Lawa，Kayo 人，賴家的，賴鴻憲爸爸的媽媽和我媽媽是姐妹，我們自己是一家人；或者是鴻憲媽媽的爸爸是我媽媽的兄弟姐妹。

UKing Nomin：賴鴻憲媽媽的爸或鴻憲爸爸的媽媽

Hobing Nomin：是 Lawa（受訪人）的爸爸

Lawa Pengan 的媽媽 Yayut Tapas 的媽媽與 Lawa Hobing 的媽媽

Ciwas Lawa 的媽媽是姐妹

我父親 Hobing Nomin→Yumin Prayan

UKing Nomin→Yumin Prayan

這些人曾經住在 Lelukus 深山中

我們在 Harong 社區的住家，第一個是 Mekah Bliyah，一共有兩列，左排與右排，中間是慢慢爬坡石梯的寬走道。右列的第一家是 Mekah Bliyah，往上第二家是 Yumin Hayung，妻子為 Yawai Nomin，第三家 Yukan Hayung，妻子為 Tapas Ali，沒有生育，他們領養 Cili walang、Yakaw Walang、Hayung Walang（有去當日本兵），還有最小的弟弟 Suyan Walang，這四個兄弟都是 Yukan Hayung 領養照顧的，太太是 Tapas Ali，因為他們沒有孩子。第三家是 Yabu Huyung，是蘇阿金 Watan 的爸爸，Watan 就是我的前夫。

尤巴斯：這位 Hayung 到底是誰？

拉瓦：Yabu Hayung 這位 Hayung 我忘記他是誰了，Hayung Nomin 嗎？...第五家是 Pihaw，女兒是 Kagaw Pihaw，第六間是 Mekah Walis，就是我的姐夫，陳和貴的爸爸。其次大馬路的左列家庭，第是 Siyat Hayung，他的手肘不好，他是 Watan 爸爸的哥哥，他的妻子為 Ipay，小孩就是 Pakaw，他的前妻為 Buku Nomin，Ipay 是第二任妻子。Hayung Nomin 有三個小孩，Siyat Hayung、Yabu Hayung、Yukan Hayung，Siyat Hayung 的小孩就是 Pakaw（詹金和），Yabu Hayung 小孩就是蘇阿金 Yabu Hayung 兄弟，Yukan Hayung 的小孩就是蘇阿連 Yuraw。第二家是 Cili Walang，他有四兄弟，就是 Hayung、Cili、Yakaw、Suyan，Suyan 是我（Lawa Hobing）的同學。Toci Kumu 之子為 Basi，可能先走了，我怎麼不知道他住那裡。第三家（間）是 Payas Bukaw，就是林文生的爸爸，第四間是我的家，就是我媽媽的家，我媽媽叫（Ciwas Lawa，從母我叫 Law Ciwas，那個時候我還很小。）第五間 Kawas Nabu，就是我家上面，他是從環山來的，他的後代就是 Yawi 劉金生，小孩有 Silan Kawas 和 Yawi Kaula（劉金生）還有其他的二位。Kawas Nabu 的太太是 Miciko 生產 Habaw Kawas 之後，去山上時失蹤，再也找不到了，他們夫婦也是我姐夫 Mekax Walis 接回烏來廬馬社的，之後再娶 Tupay Pengan。第五間是 Yukan Bawlung，也是 Yabu Hayung 的兄弟他是用母姓的，Bawlung 可能是媽媽吧。再下一間，就是第六間是 Pengan Kumu，就 Lawa Pengan 的爸爸。最後一間最上面，就是 Walis Kumu，就是 Hayung Walis 他們，Walis Kumu 的孫子孫女就很多了，一位是 Labi walis，Taciro 的媽媽，嫁到環山，Taciro 就是白清文啊！Hayung Walis 的姐姐 Lawa Walis，都是兄弟姐妹，Makax 是老大，共四位。在 Harong 社共有十四間，林誠牧師次男林照最像 Makax Bliyah，我都叫他 Makax，林誠的太太 Aking Kopat，其父為 Makax Bliyah，其母為 Kopat Tawlk，陳德祥的爸爸和 Kopat Tawluk 是兄妹（或姐弟），當過警察。Pengan Kumu 的小孩為 Wilang、Silan、Tupay、KongKong 等四位。

尤巴斯：還記得 Mkharongo 人常出去對日或 Ktasig 作戰的嗎？英雄？

拉瓦：就是三位 Walis Kumu、Pengan Kumu、Toci Kumu 這三位就是英雄人物。日本派 Ktasig 人就是從霧社來的，日本命令這些霧社來的去攻擊 Walis Kumu、Pengan Kumu 及 Toci Kumu，他們說這三位都很厲害很強。番人奇襲隊過橋時，他們在

那裡等候埋伏，在那裡射殺了很多敵人，來一個射殺一位。他們的槍是殺了一個日本人，就有一隻槍了，他們本來沒有的，先用箭射，就搶他的槍和子彈，以前傳統的泰雅人並不笨，他們常利用峽谷無處可躲之處，上面放大石頭巨木，滾下去壓死日本人的，泰雅人作戰是很有智慧。

我大約十二歲就訂婚，我還很小，根本什麼都不懂，是大人講好的，女孩不喜歡也沒有辦法，以前總是那樣的。聽說有一位 Pyanan（南山）的人，那位女孩被強迫要嫁一位男人，他並不是這位女孩心意的那一位，是父母喜歡的，最後這位女孩在穀倉之下上吊自殺，現在的時代很好了，可以自由選擇戀愛了。訂婚之後，我的未婚夫 Watan Nabu 去南洋作戰，大約四年之後出現回來了，大約我十六歲就結婚了。

Pengan Kumu 有男孩 Wilang 和 Silan，Wilang 和 Silan 都是被日本軍人虐殺死的，只剩下三位女兒 Tupay、Lawa 以及 KongKong，Tupay 是我讀番童教育所的同學。我從三歲起到今天的八十五歲，經歷非常多的事情。Payas Bukaw 是林文生的爸爸，當過警察，那時我們已經由哈崙台部落遷到十文溪了；Yukan Bawlung 的小孩是蘇阿連 Yuraw 老實忠厚，媽媽叫 Yuma Watan，來自松鶴 Galang Slag，Yukan Bawlung 是很好的人，雖然喝醉但可愛不發酒瘋，不會罵人。Yuraw 的太太還活著，叫 Kagaw Pihaw，爸爸是 Pihaw Ali 是 Siyat Hayung Pakaw 的爸爸，手肘故障，好像是上山打獵時被山豬咬傷的。

尤巴斯：你的兄弟姐妹是...？

拉瓦：如今只剩下一個我了，都過逝了，我沒有生孩子。我的家人都是姐夫把我們接到烏來社，否則我們都會在新佳陽。我們由烏來社搬遷哈崙台時，我大約是三歲，我都沒有見過爸爸，長的如何都不知道。張信義的爸爸也是 Pengan Kumu 的兄弟姐妹之一，媽媽從霧社叫 Sabong。Walis Kumu、Pengan Kumu、Toci kumu 三兄弟以及 Yawai Kumu 和 Tapas Kumu。Yawai Kumu 嫁給張信義的爸爸 Buyung Nawi，他非常帥，當過警察，頭腦好又帥。Tapas kumu 嫁給 Yumin pehu，又看上別的男人，結果耳朵被切下來懲罰，紅杏出牆，她和情夫私奔到園裡，Pengan Kumu 知道妹妹紅杏出牆，他就直到園裡，配著刀趁著黑夜到工寮怒吼「出來」，男孩從窗戶逃出去，女孩怎麼逃？怕的要命了，Pengan 進入屋內切掉了妹妹 Tapas 的耳朵，之後她一直用布包住頭耳，女孩 Yungay 嫁到南勢也死了。Yawai Kumu 的小孩就是張信義兄弟，林文生的媽媽是 AKing Nawi，Cili 的太太是 Kagaw Nawi，都是 Yawai Kumu 的小孩，Yawai Kumu 的男孩是 Buyung Nawi。

Buyung Nawi→小孩為張信義兄弟

AKing Nawi→小孩為林文生兄弟

Kagaw Nawi→的太太，只有一位女孩，嫁給外省，住台中

Pihaw Ali 的小孩為 Suyan Pihaw 蔡阿財，女兒 Kagaw Pihaw，Kagaw Pihaw 嫁給

YuKan Bawlung，現已在醫院中風。（訪談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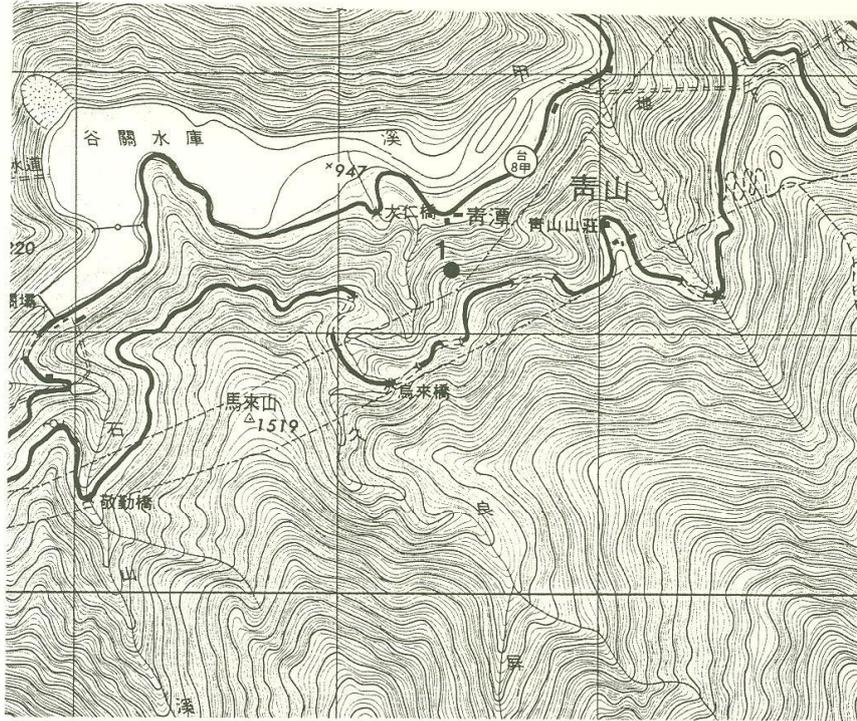
柒、相關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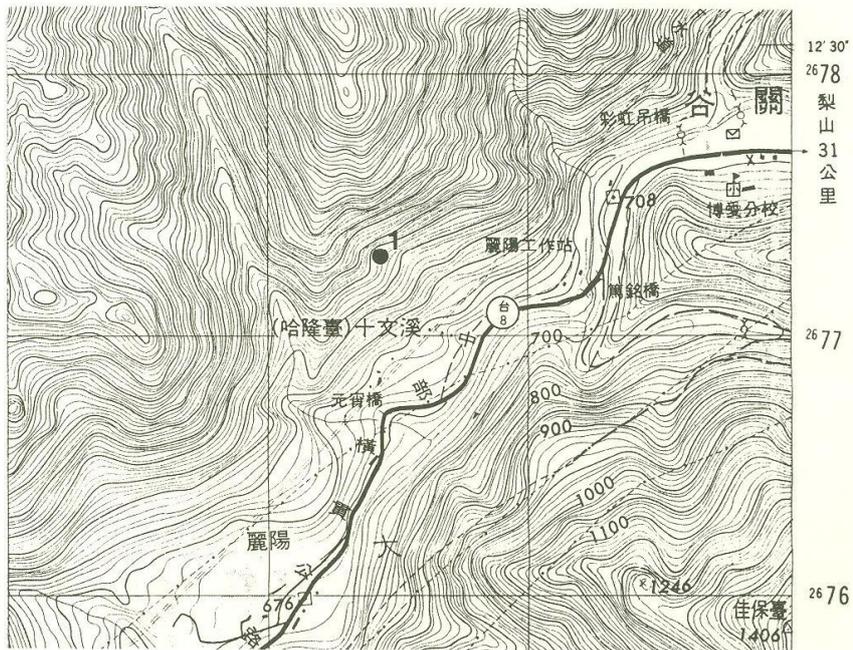
圖一：
 南投縣北港溪上游馬烈巴郡六社、白狗群三社、霧社群的位置；二、台中縣大甲溪上游司拉茂群二社、司卡耶武群二社的位置。三、中央虛線為日治時期司拉茂群、司卡耶武群和馬烈巴群、白狗群的傳統領域界線，從白狗大山到司拉茂鞍部、再往合歡山。



圖二：大甲溪流流域等高線地圖(劉益昌 民 87《大甲溪上游史前遺址及早期原住民活動調查(二)p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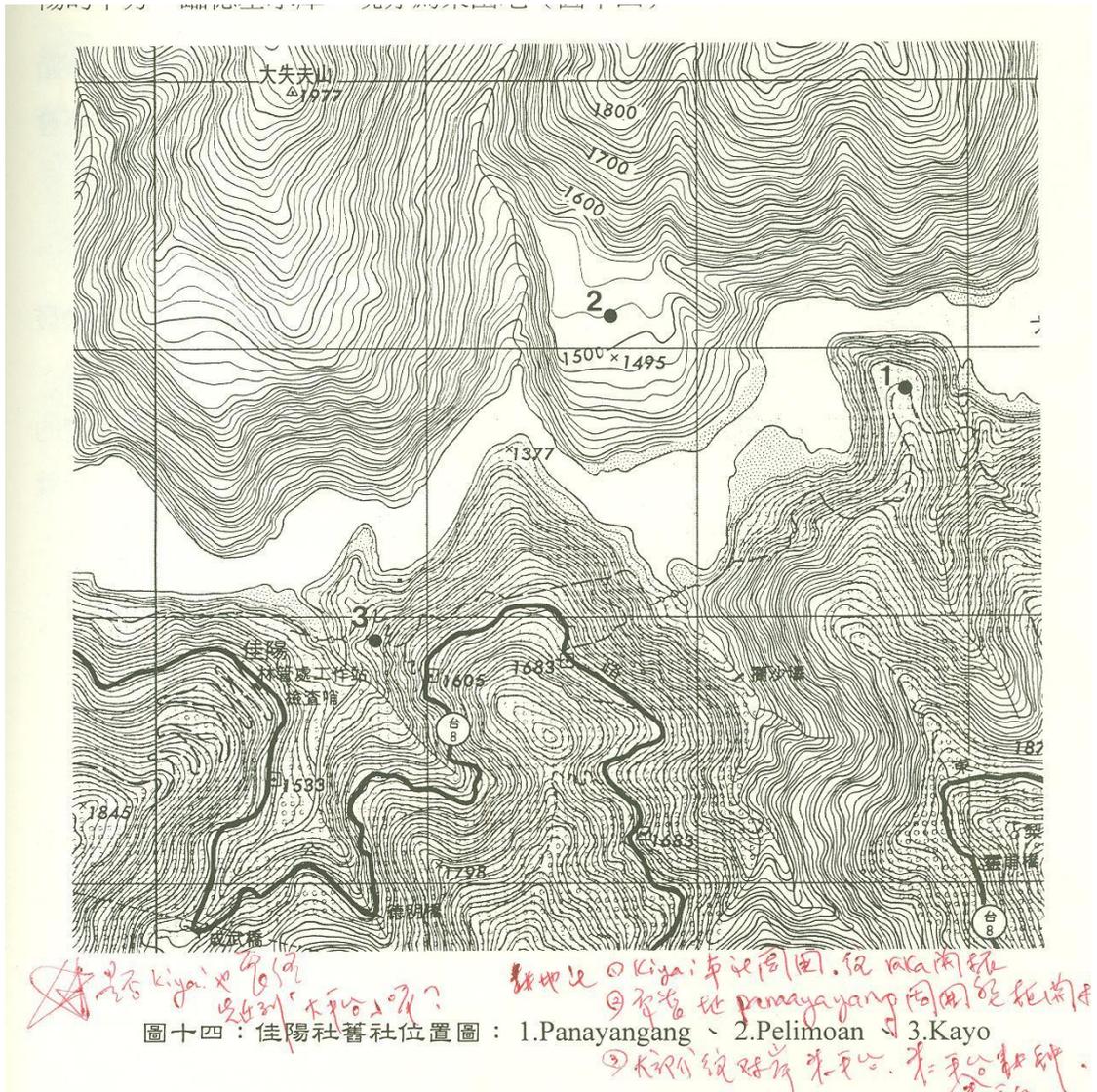


圖十二：烏來社舊社位置圖（一）：1.Ulai-Ruma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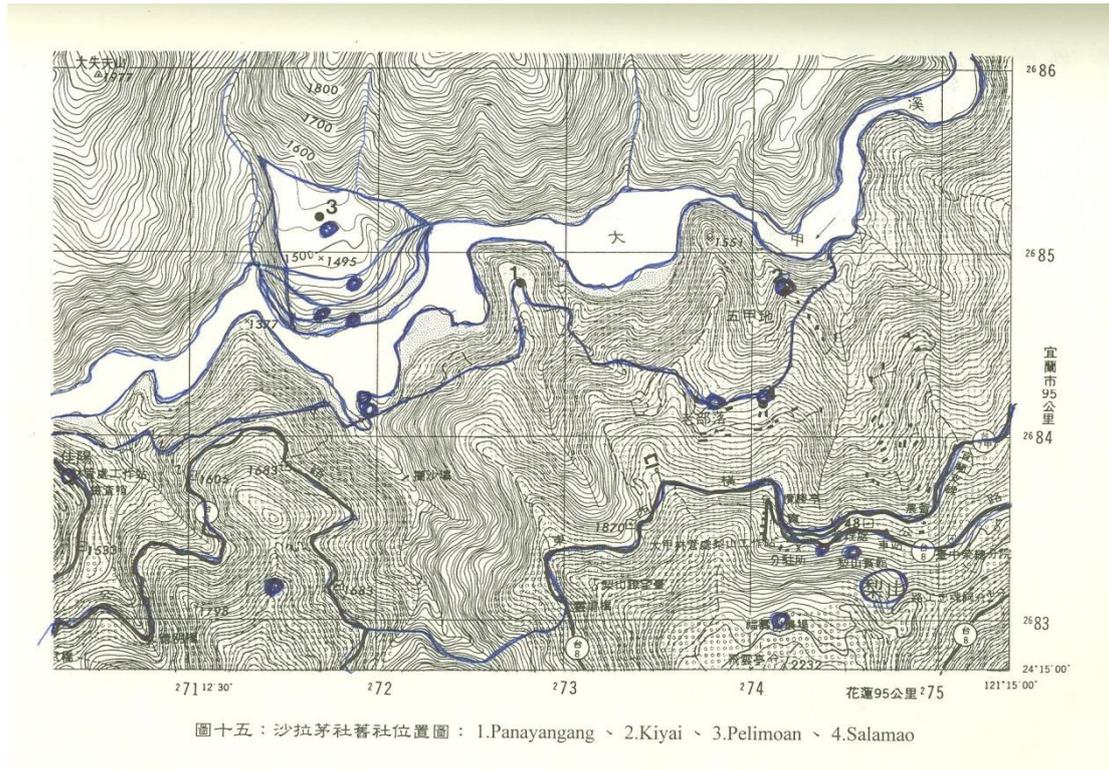


圖十三：烏來社舊社位置圖（二）：Ulai-Ruma IV

圖三：烏來魯馬舊社等高線圖(劉益昌 民 87《大甲溪上游史前遺址及早期原住民活動調查(二)p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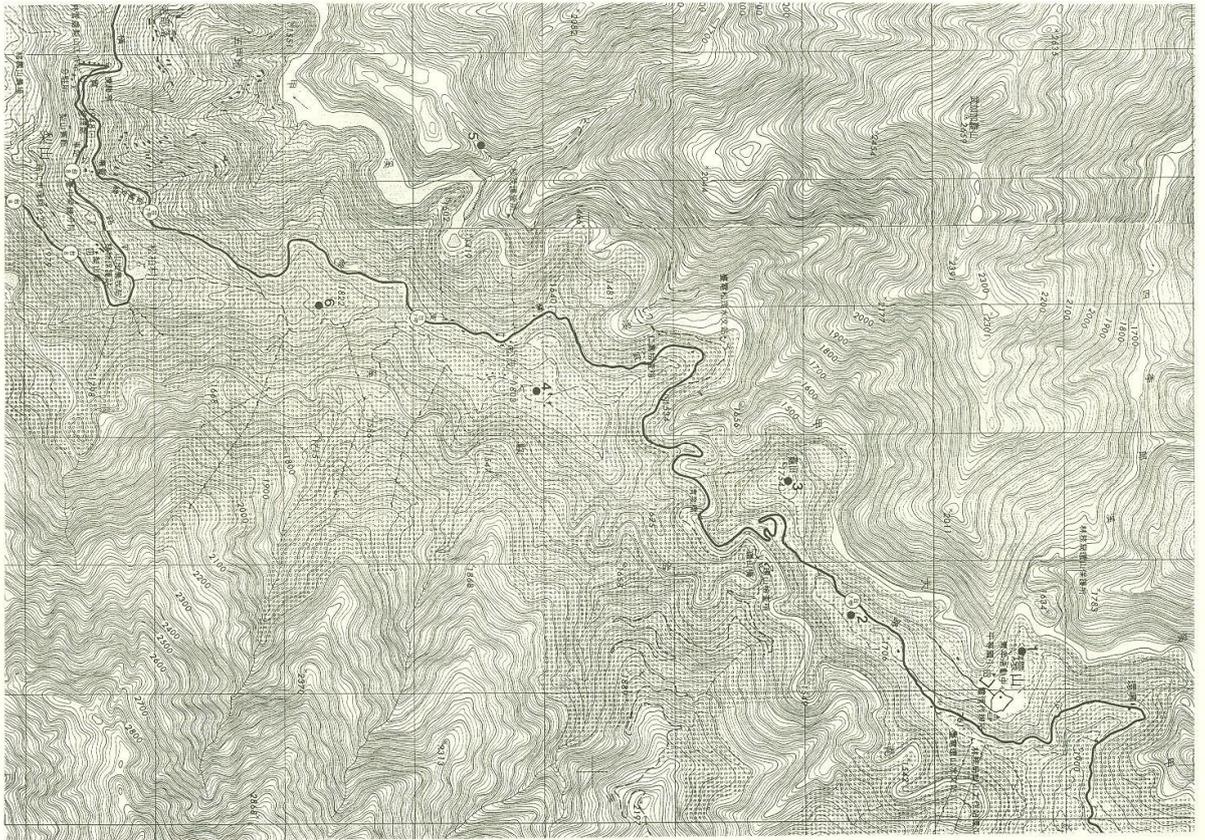


圖四：佳陽舊社等高線圖《大甲溪上游史前遺址及早期原住民活動調查(二)p33》
顯示司拉茂社大平台 2、開崖社位置 1、現在的中橫公路、現在的梨山以及日治
時期理番道路。



圖五：司拉茂舊社等高線圖(劉益昌 民 87《大甲溪上游史前遺址及早期原住民活動調查(二)p35》)

- 一、四個大平台 3, 第一平台在最底下, 第二平台為司拉茂人最大部落 bzinuk 社, 日本軍隊屠殺之社, 死亡將近 120 名; 第三平台為 plumuwan, 日本在此設立 plumuwan 駐在所; 第四平台為 kbabaw 社, 日本在此用火燒死司茂人約 150 名。
- 二、其它相關位置：2 kiyai(開崖社) 、4 slamaw(梨山)



圖十六：環山舊社位置圖

圖六：司考耶武(環山)舊社等高線圖(劉益昌 民 87《大甲溪上游史前遺址及早期原住民活動調查(二)p38》)

以上大甲河流域以及本報告書相關諸社的等高線地圖，均取自於 劉益昌老師在民國 87 年所出版《大甲溪上游史前遺址及早期原住民活動調查(二)》，在此深表敬意與感謝。

參考文獻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2011[1931]《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原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編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台北：台灣總督府臨時
灣舊慣調查會 原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編譯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7[1918]《日治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 原名：理蕃誌稿第一~四卷》台灣總
督府警察本署編 原著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印

台中縣和平鄉公所

2005〈原鄉踏查：和平鄉的歷史文化〉，臺中：和平鄉公所。

呂理政、郭碧娥、江明珊

2010《聞眾之聲-霧社事件 80 周年特展》。台南市：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佐山融吉

1918《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蕃族調查報告書 泰雅(大么)前篇(上)》。

台北：台灣總督府臨時灣舊慣調查會 佐山融超 原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 余萬居譯

林誠

2014《大甲河流域-泰雅爾變遷傳奇-林誠牧師回憶錄》。台南市：台灣教會公
報社

林素珍

2003《日治後期的理蕃傀儡與愚民的教化政策(1930-1945)》博士論文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5《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同胄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7[1921]《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蕃誌稿)》，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春山明哲、陸軍大臣官房、台灣軍司令部、台灣軍參謀部、台灣軍經理部

[1930]《霧社事件日文史料翻譯(上冊)(下冊)》。台南市：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郭明正

2012，《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台北：遠流

森丑之助

1915[1918]台北：森 丑之助編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黃文新譯

蔡慧玉

1997《中縣口述歷史 第四輯》。台灣：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廖守臣

1984《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台北：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觀光宣
導科)

劉益昌

1998《大甲溪上游史前遺址及早期原住民活動調查(二)》。中華民國內政部
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簡鴻模

2002《人止關事件-百週年紀念專刊》。台灣：永望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烏來里馬戰役」相關二張照片

(一)林誠牧師接受訪問

攝於 2016.06.06



劉貴美、劉金生二位耆老接受訪問

攝於 2016.06.06



期中審查會議回覆辦理情形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p>梁秀芸委員：</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建議受託單位將戰役事件發生之地理位置與現今地理位置緊密連結，並結合年代做成今昔對照圖，使得聽簡報者及閱讀報告者能輕易理解，順利且快速融入簡報中。 2. 希望受託單位在簡報中能先說明三大戰役的重要性，為何只針對三大戰役做調查研究(可分別對戰役發生時間軸、規模及特殊性…等，進行說明)，此外，當時是否還有其他戰役？ 3. 期中審查報告書內容之撰寫，建議應以方法論方式進行，以俾後續期末報告之彙整。另外，報告書中應註明參考出處或口述報導人。 4. 田野耆老訪談資料之呈現，需註記受訪人之基本資料及調查時間，以便未來研究調查人員能清楚掌握資料來源，且相關照片影音等須取得受訪者同意公開。 5. 請將審查報告書改為雪管處固定撰寫之格式。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遵照委員意見補充。 2. 相關資料於期末報告書補充說明。 3. 感謝委員的提醒，撰寫格式部分會再進行修正，期末報告書中會加註參考出處或口述報導人。 4. 遵照委員意見補充。 5. 感謝委員意見修正。
<p>柯辦事員武勇：</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本研究案主要為三大戰役之調查，此次簡報中分別有文獻回顧及田野耆老訪談二部分，針對耆老訪談部分，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感謝委員的建議，未來訪談會考慮加註影像紀錄。

<p>建議訪談中能同時以影像紀錄。</p> <p>2. 耆老訪談照片內容請補充受訪者年齡、訪談時間、訪談地點…等，相關基本資料。</p>	<p>2. 遵照委員意見補充。</p>
<p>于課長淑芬：</p> <p>1. 報告書中所使用的戰役名稱須統一（例如：烏來里馬或是烏來魯馬），並且將各項地名、人名、戰役名稱等，以原民會使用之羅馬拼音表示。</p> <p>2. 請受託單位將報告書中烏來里馬戰役前、中、後期各次戰役發生的年份（時間點）標註清楚，以供閱讀者清楚了解事件發生之時間。</p>	<p>1. 感謝委員意見修正，期末報告書會將戰役名稱統一。</p> <p>2. 相關資料將列入期末報告書中。</p>
<p>許秘書嘉祥：</p> <p>1. 請確切校稿，審查報告書上有部分文字繕打錯誤。</p> <p>2. 為愛護地球、節能減碳，未來審查報告書及成果報告書請以雙面列印。</p>	<p>1. 報告書中繕打錯誤部分會進行修正。</p> <p>2. 遵照委員意見修正。</p>
<p>鍾副處長銘山：</p> <p>1. 請將報告中提及之戰役路線圖套用現在地圖，以現今地理位置圖講解，能更清楚了解確切位置。</p> <p>2. 三大戰役調查文獻回顧內容豐富，若於簡報及報告書中，以「故事性」方式連結與呈現，會使聽者及讀者更容易進入氛圍也能更有感覺。</p>	<p>1. 感謝委員意見，期末報告書會補充說明。</p> <p>2. 感謝委員建議，未來報告書中，會盡量以「故事性」方式呈現。</p>
<p>陳處長貞蓉：</p> <p>1. 建議受託單位田野訪談時，同時做影</p>	<p>1. 遵照委員意見，未來田野訪談會盡</p>

<p>像或影音紀錄，使訪談內容將更加豐富及生動，對未來研究或使用幫助更大。再者，訪談耆老多已年邁，擔憂珍貴歷史及記憶消逝。</p> <p>2. 本研究調查案應秉持「莫忘初衷」之理念，回到以族人眼裡、心裡的觀點，將時間、空間、背景清楚重現，串連三大戰議整個時空及整體性，聽者及讀者情感會更快融入更有感覺，請受託單位依循本處的期望目標來執行計畫。</p> <p>3. 本案是二年期計畫，受託單位提及期末審查可將田野耆老訪談依影像檔逐字紀錄，翻譯為文字稿是大工程，若不可行，建議報告內容針對戰役部分必須翻譯。</p> <p>4. 請受託單位保留訪談之影音檔，彙整後提供完整檔案給管理處，俾利未來研究人員可檢調使用。</p>	<p>量同時做影像或影音紀錄。</p> <p>2. 感謝委員意見，本單位會遵照辦理。</p> <p>3.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p> <p>4.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p>
----------------------------------------------------------------------------------------------------------------------------------------------------------------------------------------------------------------------------------------------------------------------------------------------------------------------	----------------------------------------------------------------------------------------

期末審查會議回覆辦理情形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p>梁秀芸委員：</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報告書中 p17 至 24 補充地名對照(中文及泰雅族語)。 2. 報告書中 p48 中 1917 年避居到大霸尖山地區是否有明確的地點及過程可以提供。 3. 格式撰寫目錄編次請修正，內文部分字型請修正統一。 4. 報告書中 p12 及 14 的圖標題修正為族群分佈位置圖(非族群生態概況圖)，另外 p14 的圖建議可以增加現今地名的標註。 5. 報告書中的圖可優化處理(描圖紙)，p30 加註製表日期及耆老出生年份，以確認其實際的年齡。 6. 建議未來若要出版解說書籍製作，訪談紀錄與本文如何融合及穿插為首要考量之重點。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遵照委員意見補充。 2. 1917(大正六年)年，司拉茂戰鬥團，被日本將近千人的「番人奇襲隊」追打，傷亡慘重，高山上避居地被攻破之後，希拉克社(志樂溪中游)逃亡到志樂溪更高源頭，避居到雪山山脈次高山翠池一帶；來魯固社被攻破之後，全體逃竄到大安溪源頭大霸尖山底下的馬達拉溪一帶，在那裡避居五年之後再回來。 3. 感謝委員的提醒，撰寫格式部分會再進行修正。 4. 遵照委員意見修正及補充現今地名的標註。 5. 感謝委員建議，製表日期及耆老出生年份加註並於成果報告書呈現。 6. 感謝委員建議，未來若要出版解說書籍，會將委員意見納入考量。
<p>楊課長國華</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期末報告中今年主要執行工作是針對烏來里馬及司拉茂戰役前半段，期末報告中只提到烏來里馬戰役，成果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105 年 6 月 16 期中報告之後的工作如下：(1)繼續部落耆老訪談，(2)整理歷年來有關「烏來里馬社」訪談稿，(3)文獻與田野資料對照。

<p>中未呈現司拉茂戰役，請補充說明。</p> <p>2. 期末報告中圖與文字比對無法連結，族群分布圖可以用紅色標註，戰役遷徙圖可以用箭頭表示遷徙方向，使聽眾更容易。</p>	<p>四、製作「大甲溪流域三大戰役相關歷史事件年表」。有關「司拉茂戰役」完整的報告，還在調查訪談中。</p> <p>2. 感謝楊課長的建議，圖片中族群分布部分會加註紅色標註；戰役遷徙路線會加註箭頭表示。</p>
<p>于課長淑芬：</p> <p>1. 請受託單位於報告書 p29 有提到 2016 年 3、6、9 月有造訪劉金盛耆老，但缺少訪談紀錄，請補正，另外報告書烏來里馬戰役田野調查耆老訪談之照片，請補充註明訪談時間及地點。</p> <p>2. 報告書 p55 蘇阿金耆老及 p56 瓦旦亞福口述耆老訪談資料缺少時間、地點及採訪人，請補正，另 p80 Lawa Hobing 有關畢茨坦事件口述缺少採訪時間，請修正。</p>	<p>1. 相關資料將列入成果報告書中。</p> <p>2. 報告書 p55 蘇阿金耆老及 p56 瓦旦亞福是同一個人。受訪時間為 2006/9/4，成果報告書中已補正。P80 補充說明第一次訪問: 2015 年 11 月 28 日，第二次訪問: 2016 年 6 月 6 日，報告書中已補正。</p>
<p>許秘書嘉祥：</p> <p>1. 報告書 p31 至 44 照片加註拍攝時間、地點及拍攝者等資料。</p> <p>2. 將期中及期末簡報各單位意見及回應表納入成果報告書中。</p>	<p>1. 照片已加註拍攝時間等資料，已納入成果報告書中呈現。</p> <p>2. 期中及期末意見回應表將於成果報告書中補充。</p>